

心
病

李
健
吾
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所弟

存正

健吾敬贈



心 病

李 健 吾 作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263799

獻與 亡母

從事這篇的時候，我不知道您病着；我預期着您的獎勵；我在敘寫一位母親；您把最大的失望留給我；我相信我的工作永久是失敗了。

健吾

心

病

上卷

陳蔚成自記

一

沒有人曉得我的苦惱。我坐在這張小長方書桌前面，手裏拿着鋼筆，蘸了幾次藍墨水，奇怪我要寫什麼。我望着玻璃窗外，院子是空的，那棵空了心的老槐樹帶着乾枝子在牆頭哆嗦着，方纔一隻歸鴉棲在上面直着嗓子啼叫，這時也不見了。只有風的聲音；好像在我的心裏頭。慢慢我忘掉我要寫什麼，忘掉一切，甚至於自己的存在也忘掉了，沈落在
一種無首無尾的慵惰的心境，這種心境網罩了我的四圍，帶着深秋似的早春的黃昏。

苦惱和一片一片的灰雲一樣，從四角落浮上我的黯澹的天空；我說不出那是什麼

樣的苦惱，好像一塊一塊的稠雲聚集在我的心頭，分不清那一塊戴着雪，那一塊擁着雨，只是凝結着。我的棼亂的思緒好像一條一條的粗線，剛從棉條裏抽出來，又捲在紡車上從左往右地旋轉——轉出些什麼呢？我感到那加在一起的重量，雖然我辨別不出這一根一根的線。

呵！那說不出的煩悶。

我案頭的英文字典是灰色的，藍墨水瓶也呈出灰色，硯臺，筆筒，茶壺和茶杯牠們都帶着一副淒涼的難堪的顏色！我扔下鋼筆，我推開白紙，我過去立在牆上掛着的鏡子前面：牠映出的容貌也是蒼白的！我覺得我的心頭冰涼，我可憐我自己，我蹣跚到我的原座。我拿起鋼筆，蘸飽墨水，在白紙上畫了一個大圓圈，我詫異牠為什麼不圓，而且歪歪斜斜地有些扁平。我覺得牠可憎。這是人生！我認識牠的面貌。

我纔二十三歲，我的思想和普遍苦味的老人的思想一樣。誰讓我這樣悲觀的是我的父親？他的信一封比一封酸辣；是我的舅父？他的愚昧讓我難受；是我的舅母？她非常地

刻毒！我感到他們的苛虐的力量；然而不是！不是！他們有時可以在我的腦內消滅；我有時會忘掉他們。但是有一個東西鬱在我的心頭，讓我從來沒有忘過。我說不出牠的名姓，牠的形像，年歲和來歷。但是我知道牠的存在和他的高壓。那是什麼呢？是憂鬱！是青年！是我！爲什麼我這樣地不快活？這樣地不快活？我的不快活便是刁惡的舅母當着大衆也向我宣告過。她的刺耳的聲音！她的意思是我忘恩負義，住在舅家還不知道領情。我猜出她的心眼，然而我太怯懦，沒有膽子斥駁她的虛僞。但是我真不快活！爲什麼我要隱瞞我這種心情呢？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把我的痛苦講給誰聽；他能夠同情於我；但是他在那裏呢？我一個朋友也沒有，在這宦海升沈的大城市裏面。我不該到這古老的北京來，這裏樣樣使我失望，這裏整天有風沙吹入我的明瞳。每一個面孔是生澀的，每一條街巷帶着惡意。教授聽見鈴聲就走，同學對我毫不經心。在人羣裏天真是罪惡，智巧是導師。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只是一個人，如同中秋的時節，有紅有綠，沒有生命，沒有漿液。

我一個人坐在這兩間舊屋子裏頭，四周綽約着黯黯的黃昏。外面的北風還挾着一點餘威從樹裏穿過，從瓦上捲過，帶着喀嚓的酷虐的響聲。我放下窗簾，但是我沒有捻亮電燈。我習慣於坐在黑暗裏。這樣舅母就不嘮叨了，我可以省掉她來麻煩。在黑暗裏我可以哼唧着我幼年所唱的歌謠，或者故鄉的曲子；我可以忘掉那隨着光明現形的一切。這一切！我希望牠們另在一個世界，給我留下青春，幸福與和平。於是我夢想……大約快是用飯的時候了，我等着。

——真是大爺，譜子十足，每頓飯都得人請！

推開風門，聽見這句譏嘲的話，我不由得在門邊踟躕住。我知道這是誰說的；她坐在舅父的對面，一臉不耐煩的神氣。我呢喃着；意思是分辯，卻分辯不出一個清白的字眼。她從桌旁站起，幾小步走到我的身後，伸手善地將風門帶上。

——風也賊，長眼睛。門開了就進來！

門順着風勢往裏一扣，陡然一聲，連舅父癡癡地坐在桌邊，也從菜碟前擡起頭。但是他沒有開口。我低下頭走近我的位子。我心裏有一股冤氣抑在我的咽喉。我覺出我的臉紅燒上來。我曉得我沒有理由解釋我的迂緩的行爲。然而我怕她把我的罪名嚷出口。只有寬恕的沈默能夠挽救往深裏墮落的靈魂。

我看着身旁表弟的那個空位子。她立刻猜出我的心思。

——他早喫飽跳蹬去了，也許在那面學生的屋子。你喫罷。你舅舅還等酒哪。

我低頭喫我的飯。等老媽把酒燙上來，我已快喫完了。舅父許久不用酒，看見錫壺，餓眼也發起亮。他自己一杯一杯地獨斟獨飲。舅母今晚用飯特別少，彷彿有心事，每逢我低頭的時候，便把眼睛射在我的身上。喫飯活像捱罪，我容易趕完了。

——不要走！這裏有你爹的一封信。還是早响來的，我這纔想起來。她走進套間。

父親的信！我的心頭不覺豁然亮起來。我焦急地望着她的後身。屋裏電燈亮了，還不

見她出來。我跑到套間的門口。她迎出把信給我。我坐在靠牆的椅子上。信口是封住的，不過夾在另一封信裏寄來的。

——舅舅還有一封？

我的問話不招她的歡喜。

——對啦，你舅舅還有一封，薄薄不到一頁半，左不過是大小平安。別瞧你這孩子，倒有的是心眼！這一下可好了，你盼着你爹的信，你爹的信也來了。瞧你猴兒急得那樣子；你要是想家，去年你就不該老遠地，趁山趁水地出來。出來又不早出來，眼看暑天過了，人家學堂都停了考，這還不是你舅舅情面大，好容易把你插上南方大學。又不知道用功，又不體貼錢的來路不易，回回信上受爹的排揆。隔上一個月，巴巴地盼來了信，卻劈頭痛罵一場。

她轉過頭向她的丈夫。

——真是，路也太遠了，貴州到這裏，不說走信，就是走人也還得幾個月哪。

他應了她一句，問道：

——可不是你爹信上說些什麼？

——沒有說什麼。他讓我好好地念書，省喫儉用。

我的顏色告訴他們比我的無力的聲調還顯明。我尋不出話表示我的失望。我覺得我的憂鬱更深了，我的心思更黑了。爲什麼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便那樣不受父親的諒解？還要我怎樣向他老人家寫信？我立刻聯想到我的繼母，一定是她在中間挑撥是非，使父親寫出這盛氣凌人的嚴酷的辭句。

繼母的尖小的面孔立即在我的眼前浮動起來。這好像鼻母就是她的化身！她每一開口，便帶着一種媚人的微笑，然後隨着一口痰吐出同刀子一樣鋒利的話。她不滿意於父親的拘謹，同對於死者的思戀。她待我很甜蜜，過分地甜蜜，往往使我机隍不止，深惡她的虛情假意。從她的無意中，我可以看出她對於長子的嫉恨。我時時覺得她對於母親是一種侮辱，對於父親是一種玷污。然而我們從來沒有口舌交惡過。我很怕她在家鄉捏造

我的誹語，讓我在父親跟前失掉信用。

我慢慢地把信摺起，裝在信封裏頭。

——沒有給你匯錢嗎？

我羞愧地搖搖頭。信上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件事。

——你瞧，這是怎麼一回子事？你爹這樣地不給你匯錢，你這成年的食用出在那裏？你自己計算計算，到北京也半年多了，說話就要一年，你爹給你寄了幾回錢，你化了你舅舅多少錢。這你親眼瞧見的，你舅舅那窮衙門半年也不見一個錘子下來，今天索薪，明天討賬，鞋底也跑穿了，結果還要受凍受餓，還要養活這一家子。自然你是親外甥，我們說不了那麼許多，可是這個場面人人瞧得見，你也不是瞎子。真的！我說你爹怎麼了，越老越糊塗！你上月沒有給貴州打信嗎？

——爹信上的口氣，總以為我這裏有錢。

——唉！這傻孩子！你不說要錢，你爹自然以為你有錢了。你馬上再寫一封快信去。就

說你學費飯費都還沒有交哪，讓你爹越快匯越好。

——爹只是不信我，要不請舅舅……

——這孩子！你的話你爹還不信。何況一個拐彎摸角的舅舅？好孩子，回你的屋子把信稿打好，讓你舅舅過過眼也就成了。明天一趕早就可以發出去。

——寫去罷！我還要寫一封信哪，把你的套在我那裏頭，明早我就可以讓衙門上人送出去。

我低頭走出屋子。我的心裏墜着一塊沈鉛。我聽見北房裏的學生同表弟歡天喜地笑着。我緊起步子穿過黑魃魃的夾道。轉入後院我的屋子。我捻亮了電燈。我立在桌前半天沒有動靜。我看着白桌布面上一塊小的墨漬發呆；漸漸那塊墨漬漲大了，距離也近了，我的眼前好像就是一個黑水池子。

我想着我的青春，我的方興未艾的少壯的歲月，但是我沒有力量或者勇氣抑住這一夜的黑暗和在黑暗中流下的眼淚。這團團的黑暗象徵着我的現在和未來，沒有白晝的崢嶸。我的眼淚是爲我的少年而流的！那追不回來的童真的快樂！在那時喜悅永久是喜悅，彷彿夜裏碧空的銀星，而痛苦好像偶見的殞星，一灼一閃，不知道墜落在那裏，不等我們叫喊，便過去了，永久地消失了。

親愛的人們！從死裏重生，從永世的夢裏醒過來，因爲我今日的孤獨，因爲只有你們的憧憬是我停泊的樂土。你們在那裏呢？

我看見了你，母親；我明白你在憐愍我。你從地上把我抱起來，拂去我身上的灰土，抹去我的羞惱的眼淚，然後得意地向鄰婦道：

——這纔是我的兒子！

在你的面前，我是最聰明，最有出息的孩子；我用盡心力來招惹你的愛護。然而如今我是最愚蠢的東西，沒有人能加以瞭解，我也不能瞭解我的四圍。那最可憐的事情，是我自己

感到我的知覺的鈍鏽，失掉從前你給我的信心，失掉我的自愛，同時認出我的無能爲力和凌侮一樣的藐小。

我聽見別人的聲音。

但是我時常失卻內中的意義，同時在我的靈魂中，我感到一種生澀，彷彿牠變成我的一部分，我的一種官感。於是凝字加在我的姓名上，這可憎的字！

這傷我的尊嚴的毒評！這是我到了古都，古都對於我的第一個印象。

呵！親愛的芳，起來！從墳裏起來！把你從前那些可愛的諛譽的字句如今在我的耳際再重一遍，證實了我的勇敢的活敏的智慧。讓我抓住你的衣緣，在這風濤洶湧的人海，我是一個將要沈沒的自貶的靈魂。

然而爲什麼在這入魔的夢境，我的兒時彷彿一種永在的孤獨，在我這冷了的溫熱過的心裏？我漫遊在這裏，這裏一切明媚；綠的麥芽從雪下伸了上來，綠的樹芽從枯殼裏褪了出來，花蕾慢慢地綻破，帶着空裏飛鳥的喜悅和我們在田野上競跑的呼聲。然後野

草深了，榆樹把新錢贈給我們，燕子在麥穗上剪翼，麻雀藏在麥行裏啾啾，我們有時也和牠們隱伏在一起，你在我的懷裏！於是我們尾隨着各自的母親，笑着和開了的棉花一樣，井裏的新水沁涼了我們的熱血的沸騰，美麗的蝴蝶再把我們的新血熱了起來。慢慢地看呀，那蘆黃的大的穀穗，那高而峭直的搖曳的高粱，葉子從黯綠裏透出霜紅的花一樣的顏色，我們的心卻在捉摸不住的蟲子的聲音裏。但是那分離我們的銀花掩覆了大地的枯黃，在暖炕上我懶得下來，聽着母親的希奇的故事，或者紡織的嘎嘎的沈醉的聲音，忘掉了我還有一個伴侶……現在這一切都消失了。

生命整個是一個消失的集合，在時間的催促中，忽忽地溜落。但是即使生命永在，牠又能爲我做出怎樣可紀念的事呢？我的不安馴的小犢似的欲望總在鞭逐着我的肉軀，和牠所蘊蓄的高貴的靈魂，來厭惡單調的狹隘的現時，企求渺忽的欺幻的夢想。故鄉的平凡同牠的親愛的記憶使我鬱悶，家庭的煩瑣同牠的卑僞增我苦惱。於是我渴望着新的變化，新的文化，和新的呼吸；我提議，我掙扎，我奮鬥；我終於離開了刺眼的故鄉。

結果我得了一個字的評語：癡。我聽清大家在這樣竊竊地嘲笑我。我的舉動非常笨拙。我最初的感覺和一條受窘的狗一樣……

我吠着。

漸漸我覺得——這來得多麼奇異，多麼平常呀！我覺得我的精神的萎靡，心靈的頹唐和身體的衰微；這些我理解得就和一個不實在的夢一樣，恍恍惚惚地，迷迷惘惘地，漸漸浸潤了我的全思想。

我沒有錢……

我現在所入的大學是光棍式……

呵！我想念着我的質樸的故鄉。但是我能夠告訴誰呢？在這虛妄的大城市裏面，我和一個小黑螞蟻爬在土塊上一樣，對於我的踐踏沒有人留心，也沒有人感到那種壓軋的感覺；然而我痛苦！這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彷彿理應如此，理應如此。我要是現在有錢，慈悲的父親呀！我願意重返我的故鄉，探望牠的顏色，牠的健康同牠的仁厚。

我願意徘徊在你們的墳墓的距離的中間，母親和芳！讓我給你們說那浩闊的江濤；同漂浮在水面的外人的汽輪；讓我給你們解釋火車同牠的驚奇的速度；讓我給你們描述古城的金紫和街市的繁榮；然後再讓我哭出牠們所與我的羞侮，在我心上所劃的傷痕。你們會在地下靜靜地同情地聽着我的呢喃。於是母親用她的習有的疼愛的聲調：

——孩子，你爲什麼哭呢？告訴娘，娘有主意的。

那永久震慄在我的耳際的柔語！然後芳同我背倚背，坐在桃樹的傘下，爲我唱着那隻醉心的歌，呵！那湧在我的記憶裏的歌：

——清早起來爬大坡，

太陽出來露水多；

郎是金花開一朵，

妹是銀花開滿坡，

讓這嬈娜的婉轉的歌聲挽住我下沈的靈魂！讓母親的慈愛扶起我的自尊心！讓我

不要厭惡，厭惡我自己！

四

一夜我不能睡。我望着紙窗漸漸透出似灰似藍的顏色，屋內的什物也一點一點地從黑暗裏淺褪出來。我的舊皮袍在對面的牆上，在模糊的黎明的黯澹裏，好像一個人懸貼在我的眼前。慢慢我聽見烏鴉和上早課一樣，在槐樹上啼叫起來。窗紙有些透亮了。風聲我很早就沒有聽見了。我不知道牠在夜裏什麼時候收纏的，好像我懵懂了一夜。

我只覺我的頭有些沈重，盤旋在腦內的最後只有錢……錢……此外我便什麼都
想不起來。

——大老爺，賞我窮人一個大花罷！您越花越有的！

不知道從那裏，忽然這個含着譏諷的破鑼的聲音在我的耳上顫抖着。彷彿真有這樣一個窮鬼在我的牀邊。他在強迫我摹擬他的動人哀憐的扯長了的可怕的腔調。我忽

然煩躁上來，覺得這樣平躺在棉被中再沒有出息不過，我閉了的眼睛陡然睜開。

我的視線落在對面的牆上：我這一驚！那窮鬼就在我的眼前，動也不動。漸漸我記起那是我自己的舊皮袍。就在我這樣出神地看着牠的時候，一個新奇的觀念彷彿從皮袍跳入我的意識界。這樣地出其不意！這樣地颯疾彷彿一聲竹砲上去，落下一隻明燈，轉瞬又滅在夜空。

我不能描寫那種奇美的遇救的感覺。我急忙穿好衣袴，從牀上跳下來。我將被褥推在牀裏，然後從牀下的箱蓋上揭起一條青布包袱，平鋪在牀上。我過去把皮袍從釘子上摘下來，擦淨了浮面的塵土。我用包袱把牠包起來。怕舀水驚動了舅母，我從暖壺倒出一口水漱了漱口，然後溼了溼手巾，貼在臉上溫了溫。我把幾頁講義塞在包袱裏面，挾在腋下，輕手輕腳地從前院溜了出來。

我沒有遇見熟人。出了門，我一直奔往錦什坊街。空氣清冽；小胡同裏面有些陰沈沈的；偶然西北的房脊映出淡淡的陽光。我的步子是緊急的，零碎的；帶着初民的快樂；我的

未來的光明的預期把窮困逐出我的心境。我在那拐角的地方立住：在我的十步以外是那狹、而黑的鐵門。

我向四街本能地畏葸地望着，然後加緊幾步，和一個小偷在閃躲他的良心的追逐一樣，一下子跳入那牢獄似的黑的鐵門。我邁下高大的險峻的石階，順着夾道往內轉進。我站在一個高大的牆似的厚的木臺前面：電燈的白光逼得廳內分外陰慘。在賬桌旁邊的方凳上坐着一個掌櫃樣的老人，不遠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夥計，手裏都捧着早茶。他們和機器一樣地看着倚在內門旁的夥計往我這裏迎來。這個夥計也和機器一樣地將手展開，手心向上，伸在櫃臺上面。我把包袱提到臺口，他接過去打開了。

那幾頁講義先露出面孔。

忽然我的全身煩燒起來。在這幾頁黃紙上好像油印滿了我的曖昧的罪狀。他的犀利的眼光向我搜索着。我的羞恥變成一種被壓迫者的忿怒，差不多頂住了我的咽喉。我驟然把講義從皮袍上面攞下來。

他把皮袍抖擻開，扯低電燈，在亮光底下翻來轉去地檢驗着；他轉過眼睛毫無表情地瞥了瞥我，然後把牠鋪平在櫃臺上面，用手細細地摸着，用嘴吹着那快要脫了的發烏的白羊毛；他的臉仍然是平滯的。這樣嚴肅地審查了許久，他提起皮袍向櫃臺上一橫，意思彷彿是不屑，冷然向我道：

——也就值五塊錢！

我得了赦令地向他點頭。

多麼失望的一個數目！他一點不曉得我怎樣等錢用。要不然他看穿了我的窘急。他的冷漠的吝嗇的聲調點醒了我的……什麼呢？我忽然憎惡我的下賤的舉動。我跑到這高大的櫃臺前做什麼呢？爲了五塊錢？五塊錢！然而我只有點頭。我後悔，但是一種奇異的聊勝於無的滿足制住我的反抗的意志。我的皮袍從此算同牠的主人脫離了。

這是母親的兩件皮襖，她去世以後，拼湊成我這一件長袍。

我在高大的櫃臺的前面等着，牠所帶出的森然的景象和法堂的嚴肅的空氣一樣。

我慢慢看清那從櫃臺後面露出來的慘白的枯瘦的面孔，瞪着絕大的空靈的眼睛癡癡地望着我。我猜他是一個小學徒，生活在黑暗裏頭。一張白地藍花的發票由他遞到我的面前，我沒有細看那上面的字，只覺得龍蛇飛舞，一團漆黑。然後從他的手心溜下五塊現洋，一塊一塊地在櫃臺上敲給我聽。

出去的時候，從高大的石階迎面踉蹌下一位同我相似的青年。我們彼此微驚地凝視了一眼。我怕什麼呢？我一個熟人也沒有。也許是他的臉色令我注意，那灰白的，失血的，帶着一副下陷的黯黯的眼睛。他從我身旁飄過去，如同一片見了霜的透白的楓葉……我開始覺得生活有一點魔力了。

五

下午三點鐘左右，我離開學校，沿着大街向南漫步；我的興趣並不在觀察上，唯一的原因是怕早回舅家。我鵠立最久的地方是沿街的報牌的前面，其次便是各色零碎的小

攤子東西還沒有離開我的眼界，便已然出了我的心境。快到單牌樓了，我從西藥房的玻璃窗往裏窺探，忽然有人從後拍着我的肩膀。

——我看着像你，還回去嗎？

這是胡方山，我的同居的大學生。我沒有想到他在街上會招呼我。他和我們在一起已然同居一個多月，舅父的朋友介紹來的。我同他不大熟悉，他的生活我有些着不下眼，見面時除去笑笑，點點頭，平常我們很少過話。他每天總在外面或者學校用飯。他等着寄宿舍的空房間。最惹我厭惡的，是他的男朋友友，往往三三四四，在黃昏以後來訪候他。於是他的慫慫的有些強勉的狂笑，便從窗內侵到院子，那些學生毫無忌憚地附和着，彷彿一隻老鴨在河畔呷呷完了，引起一羣嫩鴨的煩耳的，天真的合樂。然後他會放聲唱起來，那驢樣的嗚吼！他的獷野的歌唱，有時會讓我抱住頭，在屋裏蹀躞着，不知道怎麼樣才好。他好像時常請他那些朋友們到電影院去，往往趕着夜深他在巷口叫門。劉媽實在懶得再聽砸門的聲音了，披上衣服給他開門。

——胡先生嗎？

——劉媽，快呀！

——您今晚早呵！

什麼使他這樣忘形地尋樂呢？我的疏遠也許由於我的嫉妬。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那麼多的錢，那麼多的錢隨他揮霍。舅母諂諛他的爲人，雖然反對他的生活的方式，特別是男女混雜。劉媽是一樣的意見，但是她樂意熬夜替他等門。生活對於他的輕易和他的耽樂在我有些可憎。

他今天彷彿故意要侮蔑我，出其不意，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帶着同我結伴的愉快。我不知道怎樣拒絕。他的無所謂的親熱的態度沒有我的迴避的餘地。我第一次覺出我的絕對的卑弱，從來牠沒有向我自己這樣生動地銳利地呈露過，好像離我非常地密邇。——再沒有這樣湊巧的事！我剛從電影院跑出來。我刷了她們一個整個兒的！那些

女孩子們！

於是他縱聲笑起來，記起他的得意的傑作。他的臉呈出興奮的醉了的顏色。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樣掃興的片子，簡直豈有此理！那個男的摟住那個女的，在一起哭起來，沒有出息的東西！隨後又不知怎麼七湊八湊，女的父親讓男的刺死了，女的撲在死屍上號啕大哭，回到家裏，媽媽又躺在牀上半死不活，一面咽氣一面說：記住——記住——你爹的死！

他好像從影片上學下那動情的聲調。他揮起左拳，接着講道：

——*Be damned the death! the tears! the……那些女孩子都哭了，後來簡直* 掏出手絹。那四四方方的小手絹還包不住一滴小眼淚。*These sentimental girls!* 我連告訴她們都沒有，就溜出來了。我決心刷她們一個整個兒的真倒楣！跑到電影院去開吊。你說，我們的人生不已經夠苦的了嗎？忘還忘不及，他們還把牠編成戲，讓人看的更清楚，更親切，還有些傻子忘掉自己，顛倒在別人捏出來的眼淚裏頭，好像他們忘得掉，好像他們在哭別人。

——你不像有過很苦的經驗，胡先生。

我的話煩惱地沈靜住他。轉過身，停住步，他看着我的面上的忸怩的怠癡的表情。他用手一揮，然後轉進一條小巷。

——爲什麼你不許我有呢？我笑，因爲魯迅說只有人會笑，不是他說的，他抄的——你不愛魯迅的小說嗎？他會啞着嗓子把哭弄成笑。你聽阿Q的笑！那傻小子，他命裏注定剪掉辮子再砍腦袋的魯迅太冷了，好像一個瘋子靠着鐵柱狂笑。聽那調子你會打一個擗！爲什麼我們不能享樂現世呢？能的你在霧騰騰的熱汽裏頭放聲地笑，沒有人能看清你的消瘦的發愁的臉，你也不會看清現世。於是你笑出來的聲音會是熱的！

他的譬喻引得他笑着。隨後他驟然變得嚴重而且神祕，大約新的迴憶流入他的來去無常的腦內。

——你見過替房東收錢的老頭子嗎？

——他叫做老王。

——我今早碰見他的。我奇怪一個人老了會龍鍾到那種樣子！我要是老了，我就死；再沒有老年替人生丟臉了。你舅媽早晨上市去了，劉媽讓他走，他說他要等；於是我們就談起天兒來。他滿嘴的陳少爺，我迷糊了半天，纔想到他錯把我認做了你。在他眼裏，年輕都年輕，彼此一點沒有分別的。頂怪的是他問我這些屋子有毛病沒有。他在院子臺階上擡起頭向各屋一間一間地望着。他說福氣大的人能把鬼怪鎮壓下去。他說從前他一個人在這裏看房子的時候，時常聽見什麼叫喚，可是他不怕，呵！他不怕。他上了年紀了，死不算什麼。

他站住，向我解釋道：

——這就是置之死地而後能生的道理。爲什麼一個人怕死？因爲他捨棄不下他的所愛；放得下現世的是能死的。死不可怕，沒有愛的人纔可怕；這種人若非頂天立地的英雄，便是遺臭萬年的奸雄。我們中常的人性都沒在愛裏頭。也許所愛的是一碟蕃茄牛尾，也許是女人，也許是男人，也許是性命……他怎麼會願意死呢？別瞧那老頭子，倒真明白！

他上了年紀了，所以死不算什麼，其實是他心上沒有牽戀。可是他還活着，別瞧他頭髮白了，腰彎成兩截，一隻腳踏進墓門，這……這……這因爲他沒有知識。

他的遲疑的答案使自已有趣起來。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歡喜上了年紀的人，他們有時很格別。有些闊綽的早就買好了柏木，不管什麼木頭罷，放在自己家裏。有些帶着兒孫到地裏指定了那一棵樹做他來日的棺木。別瞧一個死，別瞧他們活夠了，就是死他們也打算得再周到不過。在他咬着牙關，給自己預備棺木的時候，~~你~~說他是怕呢，還是不怕呢？

他不等我的迂緩的回答，接下去道：

——你沒有聽老王說嗎？他不怕！我覺得他的話很有意味，便追問他不怕什麼。他說他不怕鬼。我問他這院子是不是鬧鬼，或者從前鬧過鬼。他顯出左右爲難的神氣，嘴裏結結巴巴，擠着那陷成一條縫的老花眼，不知哼些什麼，我說這一定是一個女鬼。只有女鬼纔有趣。一定是一個女鬼！還是上吊死的！他再也不開口。後悔他的多嘴。我追問他是那間

屋子。他只是衝我做鬼臉。

——是那間屋子？

但是這時我們正走到他的學校的門口。他站住向我告辭，說他換了主意先用飯，免得到來回麻煩。他請我一同用晚餐；我覺得他的嘴在我的耳邊吵得也該歇歇了，便獨自走回來。我想我是應該孤獨的，自己既沒有錢，又沒有口才。

六

我常常想，真是一個傻子該多有福呀！他的蒙昧造成他的快感。但是爲什麼我也愚蠢，爲什麼我在事後就要懊惱，爲什麼我會這樣說不出地痛苦呢？還有人事比這更爲遺憾嗎？今日的我承受着昨日的我的茫漠的惡果。現在我是清醒的，自覺的，銳敏的；於是我感到雙倍的痛苦的荷負。我每夜在這種重壓之下自惱着。我不能安眠，從牀外向近牆處輾轉着；我的血異常地沸騰着，我的想像徜徉在海市蜃樓間。但是我繪不成一張完整的

健全的觀念的圖案；在我的失眠中，飛逝的是朦朧的浮散的煙霧一樣的沙粒一樣的東西。

爲什麼我總抓不實牠們呢？我有一種虛幻的感覺；牠們是虛幻的，然而我的感覺是真實的。我整夜整夜地爲這種綺麗的豐富的虛幻的感覺所欺誘着。我失眠，我忍受不了被筒內的鬱熱；我揭開被角；我冷；我縮回腿，在被中輾轉着。

秦太太！

我抓實了；這和雪沫一樣地噴上我的意識，這位秦太太。我想像她一定是一個嚴刻的拘謹的半老的婦人。舅母讓我明天收拾好了屋子等候她。我納罕她同她的女兒爲什麼會到北京，這快得出乎我的意外。我想她心裏一定很着急，或許下了火車就打發人通知舅母的。關係她的女兒的終身，她自然急於見我，她的未來的女婿。說也奇怪，我從來沒有想到她們，好像她們從來不會插入我的生活。

我有一種畏葸的懊悔的情感。

我怕她會把事情很認真的，舅母就是這樣。沒有人會像我這樣地慵懶，麻糊，將就；我有些彷彿舅父的性情。但是我希望我的女人將來沒有舅母那樣地刻毒，精明，高壓。呵！我的未婚妻是什麼模樣呢？我連她的像片也沒有見過，便是做主的父親怕也沒有見過。或許她是長得很美，和……和……和我的芳一樣。

呵！芳，你永久活在我的心裏。慢慢有一個你不認識的女孩子，要佔奪了你那唯一的位置。你不以為可怪嗎？我們從來沒有盟過誓；締婚這件事我們從來沒有想到。你是我的精靈，自然和音樂；你和我倦了時候所寓目的靜謐的怡神的萬物一樣；你是那歌聲婉轉的飛鳥，細語潺潺的流泉，或者明眸暗瞇的星宿。你對於我是這樣地重要，呵！我有時忘掉你了……於是父親領我去拍照，我訂婚了。

於是忽然我聯想到如果你活着，我或者會同你訂婚——這來到我的腦內是多麼地迂徐呀！可怕地迂徐，證實了我的癡。

但是你不知道我現在的孤寂和窮困。

我的未婚妻或許會同你相似。你不情願我這樣地希望嗎？這未嘗不可能；完全可能！不要喚醒我的癡夢。我會有一天看見她的，如今我們住在一個城裏，或許都在西城。至少我明天能夠見到她的母親，母女相像的地方往往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怎樣地靈警呀！秦太太或許非常地醜陋，否則便十分地古板，醜陋是不會的；不過她能夠讓我和她的女兒見面嗎？我們的見面一定很有趣。我的未婚妻起初是羞答答的；我一定蠢得可怕。還是彼此不見痛快些。免得我做女人們的笑柄。

可是秦太太爲什麼帶她的女兒到北京來呢？莫非……難道是專爲趕來完結我們的婚事？我一個錢也沒有。

性慾的衝動我早就有了，牠的潛伏的勢力隱約地增我的苦惱。我的憂鬱或許大半由於性慾的壓抑。在我未來北京以前，主宰我的注意的是向上的求學的意志；這半年，獸慾漸漸海潮一樣地高漲起來。在這繁華的城市裏面，呈在眼前的十九帶着淫慾的色彩，一種柔靡的頹唐的欺僞的奢侈。在這文明的社會裏面，所需要的是娼妓，或者戀愛。但是

我已然訂了婚，我拿這件事來慰藉我的窮困。

她一定是舊式的。

我們結婚的時候，她或許要坐花轎，前面打着前清的旗鼓，在飯莊的大廳上行禮……這會耗費很多的，我怕。

只要我能夠閉上眼睡，我的心身實在是疲倦了。夜又這樣地靜，好像我合在牠的無聲的音韻中進行着，好像我是題旨，夜是形式，我們合成一首沒有韻腳的細流一樣的長詩，往光明進行着。

七

再沒有今天這樣晴明的溫馨的天氣。春天可以說是到了。我起牀很晚，還是舅母親自到我的屋子把我叫醒；這時已然十點多鐘。她的熟習的譏誚的聲調把我從朦朧中驚轉；我惺忪着眼睛，恍恍惚惚，看見我所最畏懼和最厭憎的舅母立在牀前，起初以為我開

始在做夢，立刻她的著實的存在使我明白我已然睡失覺了。我趕忙披上衣服跳下牀。

——這孩子！你怎麼不穿好就往下跳，也不怕招了涼。

這話是從她的冷峭的嘴裏出來的嗎？我低着頭不做聲。我實在想不起她爲什麼到我的屋裏，並且爲什麼親自來喚醒我。我竭力在思索她的原因和牠的重要。我慢慢地繫着我的鞋帶。

——你瞧你的黑皮鞋都發白了，你這孩子也不知道省下錢買一盒黑鞋油。你舅舅那裏用的還有，回頭到我屋子把鞋揩亮了。你瞧你這棉袍子上怎麼儘是油點子，好像你天天夜裏偷誰家的油，嚙，滴滴羅羅，撒了一身。趕緊罩上一個乾淨的袍罩兒罷。我記得劉媽給你洗了一件在着。那怕愛國布，只要到人眼裏不惡心。

我從牀下抽出柳條箱，取出一件洗淨的藍布大褂，然後把箱蓋忽忽地合上。我不情願舅母一眼把我的箱底看破了。爲什麼她要賊一樣地偵伺我呢？她那種窺探的模樣好像要吞下我的貧乏。

——你也沒有一條新被單嗎？

我重新掀開箱蓋。其實我應該記得我沒有第二條，然而我仍舊在箱裏翻着。我差不多出了一身汗。我記得我彷彿還有一條，然而我怎麼也摸不出來。

——得了，也到我屋裏先拿一條用罷。

我舉起箱蓋，但是我的手眼變得說不出的笨拙，許久還沒有扣下去。我恨我自己。我覺得舅母的銳利的眼光不耐煩地從我的身上揚起。射向全屋，幾乎沒有犄角沒有亮到。她自己情急地屈就地替我拂理着。

——你猴在那裏呆什麼，這孩子！還不打水洗臉。你這個慢騰騰地斯文勁兒真能把人急死！就是你舅舅也沒有你這樣臘瘡！回頭你丈母娘來了，你可別這樣沒有出息，我的活祖宗！

我的腦子忽然豁亮起來。我記起今天的事，我明白她的慫恿的由來了。我扣準箱口，使力一下子就蓋住我那鬩扭的箱子，把牠推到牀底下。我的手脚靈活了，舉動也顯出敏

捷。我幫着舅母收拾我的蕪雜的屋子，然後拿起臉盆向前院廚房跑去。我捧着一盆熱水在夾道遇見舅母往前院走。我閃在一旁。她看着我的興奮的燦耀的面容同迅捷的體會揶揄地微笑着。

不到二十分鐘，我把我的兩間屋子收拾得和我新來的時候一樣，我自己也和屋子一樣地修飭。我立在書桌的前面，看着那小本的魯濱孫漂流記。漸漸我沈重地感到我的窮困。我的高興漸漸讓這種淤窒的銳利的感覺壓抑下去。我的衣袋內只有九角錢。我交了四塊錢的講義費，這是必須的，否則註冊課不發我講義。昨天晌午我買了一角錢的燒餅，在一條小巷的口外的餅麪鋪，沿着皇城的牆外慢慢地走，慢慢地乾咽着。

這九角錢遲早是要花出去的。那時候……爲什麼父親不給我匯錢呢？我看着夾在書裏的舊信封。希望好像從這水溼了的黃封皮上跳下來。這是三個月以來父親的第一封信。他大約還沒有見到我的催求的信件；見了，他會流下淚，立刻給我匯錢。說不定今天我就收到他的掛號信，或者明天……然而他的信是這樣地冷酷！他責備我不孝，浪費，無

思慮；不過我需要的是錢！

我走出我的陰沈的屋子。陽光已然沒有冬天的寒意，四散在澄碧的海空，我的思慮不覺消融於宇宙的協調的色澤。我踱到前院。廚房發出切菜的聲音；表弟纏住劉媽，指東問西，同她不住地煩絮。胡先生的門鎖着；舅父上衙門去了。我在北房前的太陽地徘徊着。四月菊已然透出綠芽，石榴還是一身的枯枝。

秦太太我拜見過了。下午兩點鐘左右，她獨自坐着一輛馬車來的。舅母迎到大門外。她們在門道寒暄着。我在屋裏辨出秦太太的溫柔的急切的語聲。我聽清她問了兩遍：

——陳少爺呢？

我推開風門，把她請進舅母的屋子。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然後笑向身後的舅母道：

——這不是那孩子嗎？

我向她深深地鞠躬。我的一隻手頂住風門。

——這孩子！天天盼着你丈母娘，見了面也不知道親親地稱呼一聲，真是越念書越變得傻了。

然後舅母轉向秦太太道：

——親家太太，你可別笑話我們這傻外甥呀！

我讓她們進來，然後又一躬到地，同時稱呼道：

——伯母，您老人家好！

——這孩子！怎麼不先請你丈母娘坐下，就行起禮來了？

她又轉向秦太太道：

——我說親家太太，你可別笑話他，剛從外省出來不到一年，那傻氣還一點沒有洗掉。

我心裏充滿了鬱怒：爲什麼舅母不能夠閉住嘴呢？她口口聲聲是我傻，我傻……彷彿她唯恐秦太太帶回我的好印象，竭力地輕薄地重複着我的葬辭。我坐在下首沈默着。

——其實這就好了，用不着多禮，行禮的日子在後頭哪。我看他還結實。

——可不是，來到北京還沒有病過。

——我們還是接到他令尊的信，纔曉得陳少爺到北京進了學。聽說進了什麼大學，名子我也忘記了。

——去年秋天他來晚了，人家學堂都開了課；這傻孩子也糊里糊塗的，急得不曉得要麼好，後來還是託人暫且在……在……

她看着我替她解圍。我固執地沈默着，低下頭，很拘謹的樣子。她的眼中冒出火星子。她向秦太太笑着。她的窘急減輕我的恨意。

——親家太太別怪我，連我也一時說不上那怪名堂。
然後我接住她的抱歉道：

——南方大學。我預備暑假後轉入師範大學。

——傻孩子！怎麼不早說，讓我招親家太太見笑。

她用半玩笑半責備的口氣向我說着，同時向秦太太告罪似地微笑。

秦太太興趣地隨着她謙抑地微笑起來。我沒有想到這會變成我自己的羞辱。我曉得我的臉飛紅，我曉得秦太太憐愍地看着我。或許她在尋覓我的癡的地方。甚至於舅母同她說話，劉媽向她斟茶，她的眼神從來沒有離開我過。

——這次就是親家太太同小姐來的嗎？

——就是同她們姊妹兩個。我們這一次到北京來，也是倉卒之間決定的。我們秦先生原在濟南督軍府做事，看着時局沒有希望，一天比一天騷亂，自己對全局也無法補救，所以決定把我們送回原籍，他好到日本去。後來還是我說，北京空着現成房子沒有人住，到北京豈不比回老家強？秦先生怕我們花錢，總是游疑不定。直到後來聽說南邊家鄉不是鬧土匪就是鬧共產黨，這纔死了心，打發我們上北京來。好在北京我們也常住；路上又有我娘家兄弟招呼，說來也就來了。

——秦先生沒有同着來嗎？

秦太太的臉上稍微帶一點痛苦的表情。但是她緊接下去道：

——秦先生從青島那邊到日本去了，帶着姨太太和孩子。記得舅太太還有一位少爺，在那裏呢？

——纔七歲；玩了半天，在裏面睡着了。等醒了，讓他給親家太太叩頭罷。

——沒有上學嗎？

——他爹自己教他認幾個字，說是年紀還小。

——哦！我還帶了些糖果點心在車上，快取了下來罷。

——親家太太，你可太客氣了！這還不都是自家人嗎？這是他舅舅衙門事情忙，要不

就該到車站接親家太太去。

——倒說舅爺呢？近來還好嗎？

——在衙門裏，近來簡直沒有辦法，薪水老是領不下來，上頭公事卻連天地緊。不過他曉得親家太太下午來，回得早也說不定。我說，親家太太，待一會兒你就別走了，留在這

兒用個家常便飯好了，有你這從沒有見過的姑爺相陪，那時他舅舅也就該回來了。

——晚飯我可不能領，臨走時我還吩咐她們在家裏用哪，別讓她們又等得着急。不過舅舅我倒想等着見一面。

聽着她們說長道短，我忽然不耐煩地疲倦上來。我原本規規矩矩地，挺直腰，坐在下首椅子上，不知不覺地向前俯下來，神不守舍地看着面前的幾條長磚的裂紋。她們的談鋒是滔滔不絕，使我不勝膩煩，最後簡直有些厭惡。以後我再沒有聽清她們說些什麼，說得那樣地輕快；我只曉得她們張着嘴在說，和那掛鐘的長年的擺聲一樣，同我毫不相干，然而長年地在耳邊煩擾着。她們正經其事地對談着，唯恐失掉上下的線索。

但是秦太太並不惹我討厭；她的慈祥的憐恤的目光時時朝我盤旋着；她的溫和引起我從來沒有經過的一種美感。她的身量有四尺上下，差不多要低我一頭，尤其她的團圓的溫潤的小面龐，同盪漾在上面的柔和的無主的光輝，給人一種玲瓏的孩氣的感覺。她的臉上薄薄地敷着一層細粉，兩靨微微透出一點脂胭。她的頭髮用油抹得平平正正。

她的全臉上最失尊嚴的地方是她的矮小的鼻子，因為嘴小，不算很難看。她的手指是又短又小，沒有一個戴着戒指，皮膚略形粗糙些。手腕上墜着兩隻沈沈的黃金鐲子。她穿着緞子一類的長旗皮袍，顏色似棕似青。她比她的實在的年齡顯得年輕。

是不是她的女兒完全像她呢？那低平的鼻子……我焦急她們爲什麼從不談到她的女兒。有時偶然碰到了，雙方立即有意地滑過去，彷彿忌諱着什麼。是我嗎？然而我是最關心的。忽然我想起一切都是舊式的，講禮貌的，我的頭慢慢垂得更低了。我不清楚這是否由於我的自覺的羞愧。

我想離開她們，走出屋子。她們看着我，但是都似乎沒有注意到我。這種虛僞的斯文使我苦惱。只要有我在我的面前，我曉得不到兩三分鐘總會看穿我的矜持的赤貧。自然秦太太不是例外。她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我的四圍。她或許在詫異我爲什麼這時就脫了皮袍；或許她猜出我的口袋裏只有九角錢同這九角錢的來歷。屋內的熱氣窒息我。爲什麼她們不讓我到馬車上取下禮物來呢？我可以藉口走出屋子。

——傻孩子！你在想什麼呢？

我立即坐直了，惘然瞪住舅母，希望擒住她的語意。我的蒙昧使她們好笑；我陪着她們笑。

——這傻孩子！你瞧着我作什麼？親家太太要你領她瞧瞧你的書房哪！

她轉向秦太太道：

——你可別笑話，親家太太，這傻孩子就是這樣症裏症氣的。

我領導秦太太到後院的兩間屋子。我告訴她我歡喜這兩間屋子的幽靜。我說我就歡喜一個人沈下心看書。我埋怨我的氣運惡劣，委屈在那樣無名無實的大學，但是暑假我一定會考上師範大學，我對於入學試驗很有把握。她坐在我的牀鋪的外角，好像嫌被單不平或者硬紮，用手在上面摸索着。她搜索地看着屋內，慢慢地轉向窗前的書桌。我立在書桌旁邊。

我驅逐不下浮留在我的腦內的那個奇譎的念頭。我無法驅逐她或許會給我錢，做

我買書用……我的屋裏的書是很少的。或者她正等我開口。

但是她安詳地問我的父親近來有信沒有。她的安詳同她的問題苦難住我。我的視線移在魯濱孫漂流記的封面上。我遲遲地開口道：

——家嚴常常有信，前天還來了一封。家鄉都還勉強。看信上的口氣，好像事情不大如意，所以……

我接着在別人的面前說父親沒有給我匯錢嗎？我的誑撒得再笨沒有了。我覺得我的不知廉恥的可怖。

——所以也不常來信。

她聽着我的應對，微笑着。她縮回摸索的手，收在衣袋裏頭。我的心脈怦然高躍起來；我低下眼，看着腳前的潮溼的地面：我等着她的手從衣袋伸出。但是她的手始終沒有離開她的緊扎的衣袋。她思索着。

同時她問了我若干關於我自身的瑣碎的問題。我的回答大體還算滿意，這事後不

能不令我驚異了。我聽見表弟在夾道提踏的步聲。舅母走路沒有響聲。秦太太迎到門外。

——來！這是秦家伯母，好好地鞠個躬。

——好孩子！行得好禮。來這裏有一塊錢，拿去買糖果喫。

她的客齋的手從衣袋抽出來。她們吵嚷了半天，錢終於由舅母替表弟接住。然後舅母說後面的屋子怕冷，請客人到前院坐。屋子本來有火，傻孩子不要，所以就沒有生。在她的眼裏，能言巧語的舅母越變越醜。我沒有跟她們到前院去，藉口我還要預備功課。她們走了以後，我忽然失望起來，心裏覺得空虛。

秦太太四點多鐘走的，沒有候舅父從衙門回來。舅母說改天她自己或者舅父準到秦府上探望。馬車從胡同口轉出去，轆轤的輪聲聽不見了，我們纔走回大門。我們都沒有言語，回想着一天的事迹。我正穿進夾道，聽見舅母在後面呼住我道：

——蔚成，回頭記着把你舅舅那條被單帶過來。真是的，我說，你怎麼一天總是那樣

沒精。打采，上氣不接下氣呢？你瞧你丈母娘頭天見你，你也不說打起精神，有說有笑，討她老人家的歡心，怎麼總是那個喪門神的樣兒？不說你不好，你丈母娘到了家裏，見了你那沒有過門的女人，說不定就一總不好咬到我身上。是呀，說起來總是舅母娘不好，住在舅舅家呀！

我喃喃着；我記起她詛咒了我一天的傻。她譏諷地微笑着。

——真是我說的你莫不是害了單思病罷？那你爲什麼不向你丈母娘開口呢？瞧她疼你那樣子，就是我這近門子的娘舅也趕不上，憑你一句話，她還有不聽的？我也省了少麻煩。

她好像覺察出她末句的失言，立即趑趄着，推開風門，走進屋內。

八

我移過一張椅子靠近門口，懶揚揚地坐在上面，脚蹬住門限。我想讀書，但是我約束

不住我的浮亂的心情。我仰首望着晴爽的天空，慢慢地，慢慢地，我記起這樣的一節新詩：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

那樣一副憂憂的眼，

看着這一塊小小的藍幕，

囚犯們所稱呼的天，

看着一片片漂浮的行雲，

撐着各自的銀帆。

在我的眼前的三面都是磚牆，我的房屋坐南向北，牆邊的老槐樹龍伏蛇行地覆住了天井，冬天輕易夕陽也落不到這狹長的院子。牠的陰沈，寂靜和闊澹正像禁牢裏的空氣；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不是憂憂的，然而我所能看得見的卻是一塊小小的藍幕，沒有浮雲，好像一層透明的灰色的霧縠撒在海藍的下面，略微帶一點低壓的感覺。夕陽的餘光從槐樹的梢頭斜掃過去，槐頂彷彿有新綠的消息了。

我沈思着。在我的想像中間明滅着一對扁圓的杏仁樣的眼睛，透出憐愍的和煦的弱光。我的思想不能集中，爲這黯微的目光紛擾着，拆散開。在這目光裏面，所吸收的是怎樣的一個形貌呢？滿意呢？不滿意呢？我怕我的癡……這差不多是我所能夠呈出的第一個可能的惡劣的印象。但是近來我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地興奮過。我被圈納在一個浮幻的光暈中間，現在牠已然完全消散了，留下我在追認或者印證現實的醜惡，無常和道德的氣息。

爲什麼我沒有說，我願意同她的女兒會晤呢？

男女們都談着或者實行自由戀愛，我們仍然被縛在陳腐的桎梏之下，似乎連反抗的意志也沒有。沒有嗎？我有的，我有的；但是我失掉了那唯一的可能的機會。我甚至於當時沒有想到這一層。即使想到，我的勇氣是不足依恃的。我的興奮是偶然的，自欺的，自欺的，短時的，現在我明白了。如果我懇求秦太太，如果她應允我們的會晤，而且我們彼此見了面，我又能夠怎樣呢？我不能夠告訴她的沒有出過閨房的少女的心，說我的精神是怎

樣地憂鬱，說我沒有錢……我能夠把另一個世界的人勉強在我的淒清的國度嗎？悲哀可以讓兩個人分擔，但是分擔的人一定不是快樂的人，否則是一種罪過，對於我是一種罪過。

我一點要見她的意思也沒有。

我撇不清獸性的糾纏。我願意結婚，雖然我不願意見她。我想我會恨她的，她要是曉得了我的隱秘，平分了我的一切。這會虧損我的緘默的自尊心。我切盼我懷裏抱着一個女孩子，然而我惴懼於她的疑問的水晶似的眼光和她的幽怨的責難的聲氣。

讓我毀滅了，毀滅了我的自苦！

——我的尊貴的伯母，讓我們及早毀了我同你的女兒的婚約，讓我們各自恢復我們的青春的自由，讓我們奔各自的人生的前程，讓我們在和平中告別！我不欺騙你；我憎惡你眼裏所蘊蓄的恩惠；我憐恤你的慈母的勞碌。但是我們完全不相識，你的劬勞會無用的，你會懊悔你的盲目。我一個錢也沒有；我向你撒謊，說父親的事情不如意，說父親常

有信來；他一封信都沒有給我；他恨我，責備我浪費，卻一個錢也不給我。讓你的女兒自由，或者另嫁一位高貴的富有的公子，讓我們分手！我求你聽我現在的忠告，不要讓我的不幸的運命籠罩住你的無辜的家庭。請你看清了我的慘白的沒有血色的消瘦的面孔，也許你錯把牠常做書生的習有的面孔；不！不！這是餓出來的，這是憂愁浸蝕成的：相信我，我不願意欺騙你。從你的眼裏，我曉得你是一位慈悲的苦薩；但是不要錯把慈悲施捨在無望的人的身上，他的心已經死了。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地卑鄙，就是現在，我想着你衣袋裏的金錢。你可以翻遍我的屋子和我的身上，但是你所發見的只是九角錢：這九角錢是母親的皮襖換來的！你不知道我怎樣嫉妬我的表弟，就爲你賞了他一塊錢！你猜不透我的無恥和下賤！我不要你的清白的女兒，讓我們及早解約！

我應該，應該這樣地向秦太太宣講。在我的赤熱的想像的絕崖上，和瀑流一樣地滔滔而下，我的語詞麻醉着我的幽沈的靈魂。我的動情的慷慨的聲音彷彿在我的耳際鳴顫着。我的脈搏應着牠的演說的節奏。我從椅子上跳起，跑在樹身的前面，覺得一種強烈

的不可滿足的欲望燃灼在我的胸懷。

——要不讓我們馬上結婚，滿足我的性慾，再害了你的女兒！

我靠在樹身上，咬住自己的嘴唇，失望地望着那將熄的日光，反射在

一塊小小的藍幕，

囚犯們所稱呼的天。

九

夜裏八點多鐘，我在前院碰見那位姓胡的，提着一把白磁茶壺，從廚房裏出來。他硬把我扯到他的屋子。屋內有男女的爭辯的聲笑。他推開風門，撩起垂在門口的棉帘，把我差不多塞進來。全屋的聲笑立即在一個生面孔前停住。他把茶壺順手放在門旁的茶几上，替我介紹。

我說不出他的屋子是怎樣地裝飾的，非常蕪亂，非常明麗，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靠

裏面的牆角有一個書架，擺滿了新文化的書籍，地下攤着成堆的報紙，緊鄰便是他的臥榻。窗底下橫着一張長方的書桌，在書架的前面，圍成一個空隙，中間正好安置一把坦適的軟椅。牆上有美術畫片，和許多外國女人的像片。沿牆圍滿了圓凳或者小椅。

我坐在離他的朋友們較遠的門邊的一張小椅上。我看着他們，沒有話。胡先生匆忙中所介紹的姓名我差不多都忘了。圍着書桌是兩位女學生，一位坐在裏面的軟椅上，一位坐在旁邊的矮凳上，低下頭，聚在一起翻閱桌角上的一大堆書報。她們的興趣彷彿很濃郁，向我點點頭，便繼續看下去了。她們的嘴角都帶着微笑。她們的衣服比較是樸素的。牀上平躺着一位，他的頭仰對着上面的頂棚，枕在似疊似揉的一堆被褥上，兩隻手平肱起，放在後腦同被面的中間。他最先看見我進來，但是假臥在牀上，腳垂在牀邊，身子一動也沒有動；他的頭從後仰起，表示我還沒有十分打攪他的意思。在一張較大的畫幅底下，背倚在凸出牆外的半圓柱上，站着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像貌很清秀，樣子也英挺，他的視線不時落在書桌旁邊的髮髻上，有時正面轉過來，雖然不是看他，他的臉也會熠耀上來。

我的不速而來好像不受他的歡迎，因為他時時斜眼看着我，最後簡直露出輕蔑的神氣。主人站在屋的中心，有時走到書桌前，湊近髮髻往下望望，有時走到成爲斜度的形勢的西服青年的面前。他興奮地徘徊着。

——我昨天從電影院出來，在單牌樓遇見的就是密司特陳。我記得我挖苦了影片一頓，也許連你們也罵在裏頭。你們說，等你們電影看完了，纔發見我已經走了，所以你們今天來與問罪之師。好，說罷，你們要罰我什麼？

那兩位女的噉噉地好笑起來。她們的笑和一陣輕快的夏雨一樣，在這傾盆而下的中間，全身花枝招展地顛擺着。她們忽然握緊小拳，彼此互槌着抽縮的肩頭。然後她們彷彿疲倦了。頭伏在手同畫報的上面；等她們擡起頭，她們不唯不笑，而且莊嚴地直起腰來。她們始終沒有言語。

——罰你再陪她們看一次電影！

西服青年不加思索地喊着。他的語氣涵蓄了不少的酸意。

——我很願意。但是你請我們嗎？

西服青年聳聳肩膀，看着那個梳雙髻的。兩位女的在一起耳語着，然後笑出一聲，立即努力自制住。

——爲什麼你們只是好笑呢？你們的笑能夠把一個壯實的靈魂笑沒有了。你們這樣笑着，是不是說：猜罷，猜罷，在我們的心坎兒上有一個神祕的地方神祕地癢癢着？但是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的笑在我完全是無意義，無道理，不足輕重。

那位梳雙髻的忽然把臉從紙窗那面轉向我們。她的玲瓏的面龐帶出忿忿的挑戰的表情。

——我們笑我們的，你的重不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你怎麼曉得我們的笑無道理，無意義？你的偏見同你的灰色的人生觀害了你自己；你以爲什麼事只有正正經經的纔值得人的顧盼。爲什麼我們要那樣無聊地嚴重，甘於自賤呢？我們的笑使我們的靈魂更加舒展，更加健康；我們是本能的，自然的。你呢？

——我蔑視你們！你們是矛盾，一面打自己的嘴，一面還強自粉飾。

——什麼！我們矛盾！

——聽我的！讓我分析你們的笑。你們的笑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問你們要罰我什麼；我是光明磊落的。你們從昨天起便不滿意我。你們聽完了我的話，便應該一直說出你們的懲罰。然而你們卻無緣無故地笑起來。和傻子一樣地笑着！你們全身動着和抽筋一樣！我的話有什麼可笑呢？沒有人笑，只有你們自己。隨後你們悄悄話說夠了，正要笑，忽然覺出這太沒有意思，便忍住了。你們能夠說我的話不對嗎？這沒有意思，便是你們自己也覺出來。於是我得了一個結論，便是你們各自有一個天賦的矯揉造作的靈魂，你們的生活，思想，動作便在他的支配之下。我還有一個證明。

兩位女的同聲嚷道：

——快說罷！你的話像一個……

——我的話什麼都不像。像我自己。我的第二個證明是你們的哭。昨天在電影院

你們可以不哭的，我覺得再沒有比那樣更無聊的片子，故事是殘忍的結晶，結構一點也不近情理：這種片子只是一個慘，說不到悲。悲是人生的，高尚的，慘是非人生的，魔鬼的。我們的眼淚是流給合情合理的悲劇用的，不是爲了那種慘無人道的幻燈用的。這裏只有恐怖，憎惡，我還給牠的也就是恐怖，憎惡。我的一滴眼淚也不消費在牠身上。

西服青年似嘲似諷地向他道：

——那你爲什麼不到終場就溜了呢？

女的一起合住掌，同聲嚷道：

——是呀！是呀！爲什麼？

他的閃灼的目光從西服青年轉向女的。

——我可憐你們。你們真蠢的可怕！我覺得那種壞片子不值得人類的同情。但是眼看你們就掏出手絹來了，隨後再也忍不住，索性哭起來！我覺得這對我是一種宣戰。

——你在那裏同你自己宣戰！

我第一次聽見牀上那位先生開口。他這一句出口出得好像很用力，全屋的視線都轉在他那裏。他慢慢地從他那傲慢的姿勢坐直。女的同情地向他崇拜地看着。胡先生退近門邊，倚住右邊的半扇門。西服青年出神地看着那無所知覺的梳雙髻的女郎的肩膀。我們都等牀邊那位先生開口。他的嗓音有些沈濁；他至少有三十歲了。

——你說女人的靈魂是矯揉造作。假定我們都有靈魂，你曾經分析過你自己，問過你自己，你的靈魂是什麼嗎？我替你擔憂，替你這樣的許多青年擔憂；你們站在情感上面，或者藝術的場面，自以為是地處置人生。先讓我來看看你，然後再汎論比你還糟糕的那些青年。我說你立在藝術的場面，因為這是你的口號；但是你站在不健康的藝術的場面，因之你的人生觀是病態的，再壞不過，是頹廢的，或者痺麻的。我聽見過一位老派的名流說他喝酒的緣故。他的話是很有趣的。他說在他面前擺着兩個物件。一個是鴉片，一個是黃酒。在他這樣腐朽的於現世無能為力的人只有這兩種選擇：是鴉片呢？是黃酒呢？這兩種東西都可以麻醉人的。他決定喝酒，這比抽大烟上進些。他老了，我們只好隨這般老人

醉生夢死罷。我們於現世是一樣地失意，所感覺的或者更要銳敏，更要深刻；我們的靈魂還是沒有多少折磨的嫩芽子。所以我們的創痕更要致命些。我們的反應比他們的還要沈痛。但是我們的意志是上進的，力量強的便克制住自己心身的失望，成爲有希望的奮鬥如一的青年，力量弱的便沈淪於一種類乎自私的可怕的欲望中間。現在我要說的便是後一種。

他停了停。我們靜靜地聽他繼續下去：

——在最初這裏是一個無底的深淵的舐望：黑暗！黑暗！完全黑暗！他感覺到自信力的全部的剝奪；人類以及萬物都是絕對地醜惡；他的尊嚴被踐踏在同樣酷虐的運命的鐵蹄之下。有些青年便墮在這種黑淵裏頭，永劫不得復生。第二步是比較有希望的，他已經用他最後的力量破開那較薄的羅網。這裏有一種掙扎，精神上的，物質上的。然而那黑暗的影子永遠投照着他全部的生活，事業和思想。在他心裏，唯一殘餘的美感是厭倦。他不肯毀滅自己的，他曉得就是毀滅也要用很大的力氣。他相信他再也不會插足於人類

的活動的範圍。他於是從地皮上刮下許多灰色的泥土，給自己築了四堵透明的灰牆，把自己擱在裏面，以爲別人不會望見他，同時他可以用娛樂的態度觀望牆外的活動。這就是所謂住在雲石和黃金的宮裏做他的想像的夢的。世界是紛擾的，喧囂的，而他既沒有隱士的安靜，又沒有屍骨的沈穆，於是他的靈魂在一種痲痹的狀態生活着。在這些青年裏頭，有許多是有天才的，有時他們會說出很漂亮的動聽的話，寫出很漂亮的動聽的文章，但是這不是在臥房裏面，便是在書桌上頭。

胡先生的面色微微透出一點慘白；他的上脣緊緊地扣在下脣上。最後他吐出一句話：

——你的話有道理，但是過於刻薄。

別人都沒有聽清他說什麼，回過視線訝異地瞥了他一下，又隨即集中在牀邊那位先生的面部。我們等他繼續下去。

——他的生活在動搖着。他有所屬嗎？他不知道。他明白他應負起他的責任嗎？他覺

得他就沒有責任。這種人我們天天看得見，尤其在近代精神與物質衝突的世界，尤其在混亂的無所適從的中國。他有一個不事生產的消極的靈魂。他要自由，但是他不知道打碎他的腳鐐手銬。他永久在菲薄別人的情感，思想和意見；爲的在人羣中掩飾起自己的厭倦。還有什麼理由嗎？

他倒下身又躺在牀上，閉住眼睛，然後睜開了，一位一位地望着我們。在我的茫漠的渾沌的印象上，他是超人的，沒有同情的，我所不能瞭解的。我隱隱感到他的近乎臃腫的龐大，這差不多使我痛苦。他好像預備好了這段議論特爲今晚說的。女的轉過她們的忍耐的目光，如同得了最後的赦詔，譎詐地望着我們三位。西服青年終用右脚尖在磚地上點着，和節奏一樣，最後喘了一口氣，表示舒服。胡先生沈默着。坐在書桌裏面的女學生同情地望着他，帶着一種神祕的微笑道：

——現在你該甘心領我們的懲罰了罷？

他好像從夢裏讓她的清脆的聲音驚醒，癡癡地看住她。女的有些發顫。他迂緩地向

她道：

——罰我做什麼呢？

那位躺在牀上懶懶的人物代答道：

——把你最傷心的故事告訴我們。

——你的話不做準，我要聽她們說。

他把眉頭皺了皺，搖搖頭，然後看着兩位女的。她們彼此看了看，會意地笑起來。她們不能夠約束自己了，完全放情於她們的雋美的感覺。我聽見坐在裏面的女郎扶住桌面自語道。

——我肚子要笑疼了！

——我也是！

她們止住了笑。那位梳雙髻的轉過身，向他解釋道：

——我們的笑是有道理的，至少這一次，我們的笑不像你猜想的那樣膚淺。我們的

靈魂是不是矯揉造作，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有靈性，這卻一點不假。我們笑這位大哲學家的提議會和我們的不期而同：我們想要聽的，便是你——你最傷心的事情！我們的笑裏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可憐你。

——好像一隻貓可憐耗子！

她們鼓起小嘴。這顯然傷了她們的好意。

——愛說不說！好像誰願意聽！

我沒有聽清她們中間誰說的。我的注意力讓那位西服青年的不耐煩的姿態引誘住。他哼唧着：

——說罷，說罷！這離不開失戀的。

——不聽了！我們要走了！

那位梳雙髻的站起來，堅決地向大衆宣示她的意旨。胡先生表示歉意，說明天晚上他一定對她們講他的最傷心的故事——那自然是失戀的故事。我坐在小椅上，始終沒

有開口，覺得頭有點發脹，順便告辭出來。他沒有挽留我。他好像有心事。我今天第一夜能夠熟睡。

十

那個鬼故事我今天早晨完全探聽出來了。爲什麼別人不關心，只有我探聽呢？我不曉得爲什麼。自從前天聽了胡先生的話，我的心裏便多了一件事情，沒有一個時候能夠割捨開。我那最初的疑問是那間屋子永在着。我否認我迷信，鬼怪的故事雖然常常地聽到，向例我是不恐懼的。然而這是一種神祕的非智慧的力量，從原始便存在而且活動在我們的影子的世界；牠在我們想像中間的根深蒂固，猶如我們的實際的生活或者虛邈的理想。我懷疑，我懷疑那有鬼的屋子便是我這兩間。我所思慮的只是這一點。

這正是我現在住的屋子。那老頭子完全告訴我了，帶着上了年紀的人的慎重的杞憂。我不怪罪他；他解決了我心裏因疑而起的惴懼：是我後面的屋子！我差不多心沈沈地

定下來了。在近代人造的明燿燿的電光之下，鬼是沒有法子存在的。那個希奇的神話的報應的世界已經隨着世紀過去了。老頭子起初還不肯說，但是經不住我的無畏的敦促。他說他不怕，他老了，離死近了。他甚至於把租賃房子的經過告訴我，因為他說他的良心始終是不安的，雖然每月房租有他兩塊錢。

今天是星期，我清早在屋裏讀英文。我的窗簾是捲起的。他慢慢地從夾道轉過來，在我的窗外遲疑住。他在石階上坐下來。我攜了一把椅子，推開風門，走到他的身旁。他詫異地看住我。我坐在他的對面。於是我們開始我們的談話。從他的辭句中，我看出他的良善的心腸同他的闕然無聞的神祕主義。前天他沒有候見舅母，今天他又來取房錢，不過舅母還沒有起牀。我奇怪他爲什麼單單到後院的石階上等候。

事情快三年了，他回想着，向我沮喪地說起來。這房子原先租給一家唱大鼓書的，當時房主並不清楚住家的底細，只曉得他家的老爺在衙門當差。大約他的差事讓上頭裁掉了，賦閒無事，家裏本來沒有多少積蓄，眼看就要淪落下去，後來他同太太商議，請了一

位琴師教女兒唱大鼓書。他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慢慢她在天橋有了點名聲，後來居然在四海昇平和城南遊藝園做起生意。他們鬧起來了。那位琴師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物，長得很漂亮，壞本領是有的。他同這位小姐既然能夠長在一起；不久他遂心所欲，把她害了。父親是怕老婆的。他的太太也很歡喜那位琴師。後來他就搬來同他家住在一起。那位小姐住在後院的兩間房子。這樣過了幾個月的光景，她便揀了一夜，在屋裏吊死了。尋死的原因起初外人不大清楚，漸漸有人揣測是因為母親把她的琴師奪過去了。

這家不久就搬走了。不過他們把禍根留在這裏。房子隨後又租出去，但是新來的人家住了半個月，便向房東退了房子。理由是房子不安靜。夜深他們常常聽見鬼叫喚——他們咬牙指定是鬼。他們說那嗓音在夜裏頭尖得不像一個貓叫喚，那哭聲細細的像一條活長蟲鉤子。有一個孩子還聽見牠哭，哭牠要找回牠的人來。那是一個女鬼，他們說。又換了一家，因為房子不安靜，不肯住下去。房東找來老王看守這所空院落。他常常聽見有什麼聲音，但是他不怕，他老了，反正離死近了。一年裏頭再沒有人來看這所房子。最後房

價因爲時局更加跌落了，便有洪先生搬過來住。

如果不是老王的顫顫的聲調有一點神祕性，這故事對我會絲毫沒有趣味。我在這兩間屋子住了幾個月，從來沒有聽到新奇的聲音。他支住頭出神地想着，隨後嘆息道：

——也許那女孩子找着她的人了！

但是他立刻換過一種奉承的腔調，向我道：

——你的命……洪福……大！

他這句斷斷續續的使我一天不安帖。我推開椅子，不高興地站起來。他的好意引起我的惡感。我告訴他應該到前院去了，舅母這時早已起牀。我看着他拄起拐杖，好容易從石階上掙起身來，不過意地微笑着，然後步履蹣跚，順着牆角轉過去。忽然我覺到他的孤獨，很想告訴他我可憐他，但是我懶得張口，心裏也沈沈的。我走進屋子。不由自己地先望着屋內的四角，我彷彿恐懼地期待着什麼。四圍是很寂靜的。我過去扭開電門，完全不知道我爲了什麼。看見燈光在白晝不唯不亮，而且黃黃的有些可笑，我立刻又把電門閉上。

十一

聽別人的憂愁可以慰藉自己。我急於盼望天黑；但是天黑了，他的朋友們卻都還沒有來，便是胡先生也出去了，還沒有回家。眼看鐘快要打九點了，我不禁有些失望。一個人把自己最傷心的事情講給別人聽，不是這事情的傷心是虛浮的，便是這人有絕大的天才，能夠用語言或者文字表現出他的憂鬱。在我，我只有沈默。所以我急於聽胡先生的故事。

但是他們終於一同來了；還是昨夜的原人。我們不約而同地圍住胡先生坐下。他開始講他的失戀的故事。

胡先生的故事

我從十八歲起便在北京念書，現在我已經二十五歲。起初我跟幾位同鄉結伴住在會館裏頭，名義上他們年長照護我，實際上我的世事是他們有意無意之中教成的。如果

我在鄉間讓人誇過好，在北京更有人誇我好，但是我的心地一天比一天變得骯髒，隱晦，靈醒，這卻只有我自己知道。中學的功課向例好對付；但是我的正在發動的欲望卻沒有法子滿足。然而我沒有做過一件不可告人的昧心的壞事。我的最大的過錯便是跟着同鄉瞎說，說些自己不懂而又感覺到愉快的不負責任的壞話；或者看些不正經的黑天烏地的小說。但是我沒有膽子，也沒有經驗。每年暑假我回家一趟。

我已然感到精神上的空虛和情欲的戟刺。我在街上看見和我一樣年輕的男孩子帶着和我一樣年輕的女孩子。他們的笑聲充滿了春天的氣息；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輕悠悠的，或者如魯迅所說，飄飄然的。快樂從他們的面孔洋溢出來，怎麼樣我就能夠和這些男孩子一樣呢？我羨慕而且嫉妬。我暗中自問，怎麼樣一個男孩子可以到一個不相識的女孩子面前，並且……並且做了朋友？在我，這是一個解不開的疑團。我從來沒有問過我的同鄉，不用看他們年紀大，主意多，都是空口袋，和我一樣地羞澀。但是他們不承認他們羞澀，以為害事的是沒有機會。於是我們每天每夜吹牛扯蛋，說萬一機會到來，我們

便要怎麼樣，怎麼樣，最後我們的爭論使我們自己衝突起來，因為我們各人都以為各自的應付的策略是最好而且最實際的。但是我們誰也不曾有過實驗的機會。

從小我的理想便是很高的。我給我自己設下許多美滿的夢境，在這些夢境裏頭，我把最好最美最高尚的幸福留給自己，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自己的不配。那種嗒喪的問題不會進了我的爛漫的頭腦。我的人生哲學便是努力做人，因為只有做到人上人，纔能夠盼來我所企圖的遼遠的幸福。達到這個終極的目的，只有喫得苦中苦。我不是說我聰穎異人，從小便懂得這種抽象的道德論；我沒有那種虛榮。這在我只是一團團圖蒙昧的觀念。於是我讀起書來比平常孩子都用功；我曉得只有讀書能夠實現我的綺麗的夢境。十六歲的時候，我發見了聊齋，那裏面浪漫的故事同牠的文字的典雅好像把沈悶從我的生活逐掉了。我愛那些狐狸！我的情緒是純潔的，書生氣的。最合我的脾胃，最應於我的幻想的，莫過於從書集中間盈盈步下一個美女來。那該多麼柔媚，從字裏行間跳下我的顏如玉！我想她只有夜間纔來的。我到夜間，便倒門上我的房門，一面苦讀，一面看住那些字，

希望她從那些字的當中化出來。於是我變得越發喜好孤獨了。

不久我便認出我的非非之想的錯誤。我扔掉那種閒書，安慰自己說，那是窮極無聊的書生寫來哄騙自己的。牠的最大的魔力還在文字的運用上。如果我想得到這種力量，只有專心致志於讀書；有了文字的超越的工具，我可以遂心所欲，寫出那樣十部無聊的雜碎。我們人生最高貴的目的是知識，只有知識能夠超脫我們的平凡的地位。在歷史上有名的人物不是匹夫，不是情種，而是聖賢；做到後者方纔算得人子。我這種求學的欲望是不純潔的，裏面攙雜了不少的人世的野心，虛榮和功名；然而這種攙雜是自然的，應有的，或者應經的一個階級，從這個階級度到一種比較純潔的，比較高尚的人生的態度，但是這不是我的稗齡所能瞭解的。

我在會館的生活當然有時同我的理論矛盾，不過我有我的新解說。這種新解說與其說是我的，不如說是幾位同鄉的，或者郁達夫的。我當時沾染上不少的沈淪的色調，但是我的幼年的正統的思想沒有允我變得那樣猥鄙，那樣舐望，那樣沒有出息！我的新解

說便是一個人應該豐富自己的生活，因為既然生在這個世界，便不應該逃開這個世界，避在自我的寂苦的象牙的塔裏。經驗的希少便是學問的空虛。只有經驗能夠證明學問的價值。但是這種孩子話是極容易點破的，我所怕的也就是牠的不堅固。我所耳接目觸的，和時時在我的內心沸騰的，完全是一種真實的熱烈的衝動。一頂女人的帽子會讓我收住步；一個尖細的聲音會使我顫抖；一位姑娘的名子能夠把我的小臉逼紅了，好像我的名子曾經和牠在一起聯過。夜裏我心對心地道，我所需要的是同我一樣年輕的少女；白天我偵伺着我的機會，和一隻獵狗在草地豎起耳朵一樣。

我怕我的話慢慢有些太粗野了。兩位女士一定不大愛聽，並且我的引子也太膩煩，大家一定要感覺疲倦了。但是我這裏在說一個活人，不是做小說，所以你們得把自由完全交我，然後我纔能夠還出你們一個活人。

中學畢業那一年，趕着投考大學，回家比較往年晚了一個多月。同鄉們來不及等候，七月初就紛紛都走了。我一直到八月中間纔有了閒暇，旅伴也無從約起，便一人到西車

站買了一張三等車票，預備回家。我同她的接識便在這次的旅途上。我時時準備着一個美貌的少女墜入我的世界，然而我不清楚這要在什麼時間，驟然她來了，反而令我措手不及。

再沒有那樣鬱熱的夏天；特別在一輛肩踵相接的污濁的車箱裏頭。我選了一個頂好的座位，靠近向北的窗戶。我對面的長凳隨後讓兩位婦女佔去，同時我移開身旁的行李，讓她們的男伴坐下。我同那位男的談上話來；我們是同鄉而且同路；於是我正對面的那位中年婦人也同我攀談起來。但是她身旁的少女始終沈默，沒有開過口。她們的男伴在四十歲以上，歡喜談話，是一個心胸開展的長者。

我的注意完全在少女身上，然而我的儀表非常規則；在那時我的書獃子氣還是十足，古板一點的有了年紀的婦人還可以讓我的斯文融洽了，至於那位長者，我的談話已經克服了他最強韌的部分。但是那位少女寧可望着視線以外的窗洞或者她的百視不厭的懷裏的兩隻玉手，也輕易不轉過眼睛向我這裏瞥一瞥的。我的技術一無所施；我的

氣忿窒住我的咽喉。但是我忍着；我始終沒有敢問他們一句稍爲親切的話；我預料到了火車以後的悲劇：分手。

但是她的身子斜倚在婦人肩上；她覺得她的頭有一點暈；她喫不下東西；她想——她怕——她要嘔吐。兩位長者沒有了主意。他們忘記帶些寶丹了；他們埋怨天氣的蒸熱。他們唯一的辦法是讓她忍耐。我看着精圓的汗珠掛在她的額上。忽然我可憐她的無助。我打開身旁的小提箱。取出兩包行軍丹，獻上那位男的。

她搖頭；她不肯服藥；她連我的藥警都不警。她說她目下有一點見輕，過一陣就會好的。我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羞辱。我自己出了一身急汗。但是兩位長者堅持她服藥；他們勸她道，既然是這位學生好意，她使用些也無妨。她的女伴把藥盒打開，放在她的鼻孔下面。她顯然很勉強，很勉強地接到她的手上。我建議她把整盒都咽下去，比聞還見效。於是他們勸她聽從那位學生的好意。我看着她慢慢地不得已地將黯紅的藥麵挑下手心，然後倒在半張的鮮紅的嘴唇裏面。

我們的眼睛第一次碰在一起。

——謝謝。

她紅着臉，低下聲向我道。

我的舉動深得她的同伴的讚美。於是我們的談話變得比較親切有趣了。我告訴他們的道路是從我的寨子過的，這一帶的道路我最熟悉不過。兩位長者決定同我結伴，雖然那位少女表示委曲——不情願——反對。但是最後她失敗了；她的失敗給我一種愜心的愉樂。

我告訴他們我的寨子是什麼名子。他們對於我的寨子顯出特別的興趣，便是那位無情的多禮的可憎的少女也移轉她的玲瓏的可愛的頸項。他們問我曉得一個人不曉得，他們在他家裏或許有一兩天的耽擱。這好像和編小說差不多。還有小說比這個更引人興奮，更增人快感的嗎？他們所說的人名使是我的父親。我嘴邊露出勝利的惡意的微笑。我點點頭，我說我們還有一點近親，原本是同族。他們說，聽人講他有一位少爺也在北

京上學。我說是的，有這麼一個人，不大用功就是了。我的輕蔑的口氣顯然招他們的反感。便是那位喜怒不形於色的少女也有些忿忿然。這可以從她驟然把頭引開的姿勢看出來。如果不是這位驕傲的貞潔的小姐，我絕沒有心思做弄兩位和悅的長者，現在我知道他們是夫婦了。我想她是他們的女兒。

我幫着他們把行李運下火車；我把他們引到我所熟悉的店房。我的慇懃在店夥以上。我的慇懃窘住那位不知如何方好的小姐。我的慇懃幾乎使我忘掉我自己的行李，我從她的手上把行李接過來；我捏住她的小手。我的精神淋漓到極點。我明白她討厭，簡直怕我。她不肯出來喫晚飯，推說頭痛；我取出一包行軍丹交給老頭子拿進她的屋子；如果我的藥不能夠減輕她的頭痛，至少可以增加她的肝氣。

我不能夠睡；我想着一路上的巧合；我曉得我發狂地愛她。她的冷落只有煽起我的慾火。便是她的冷落我也愛。那有什麼辦法呢？我那時還不懂事，把不可能看做可能。我心裏想，只要她在我家裏住一宿，我就有法子套弄她。什麼法子呢？我連想都沒有想。但是一

件事情我想透了，便是我們中間沒有機會談社交的；她不是新家庭的出身。但是我明白，只要我一夜玷污了她的身子，她便是我的了。這是舊式人物所重的貞節；如果我不把她弄成我的妻子，我便不會得到她的高貴的愛。我自己使我自己害怕。

我問我自己，我居然變得這樣卑鄙嗎？我自命是一個有知識的自重的青年，爲了放縱自己的情欲，便不顧向來的信誓，志願和希望嗎？然而這類問題在我的腦裏停不到一剎那，便都讓我的情火逐出去了。我的問題是現在，而充滿了現在的我的，不是畢業考試，不是入學試驗，也不是清高的學問，呵！是她！是這驟然實現於我的理想的不識者！我想，如果得不到她的垂愛，我的夢會從此破碎，我的生命會從此黯澹。太陽會是月亮，月亮會是星星，星星會是黑夜，黑夜永久在我的心裏。你們會驚訝我居然這樣地自私；是的，我自私，在我的不能思索的腦內只有我自己。然而我否認我的卑鄙；爲了愛，沒有卑鄙。我那時就這樣想。

你們曉得我將來會多麼懊悔！

起兩天的旱路便到我們的寨子，中間要宿一宵的店。我們不到黃昏，早早就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歇了店。車夫第一個反對趲趕路程，他們恐怕道上不安靜，犯不上貪小便宜喫大虧。我們都坐在院子乘涼用飯。她只喝了一碗粥，便不再喫了。我們所談的多半是關於我們的寨子和我的父親。隨後我們談到他的少爺。我把自己形容得一文不值，從來少有人自己菲薄自己的，然而我把我糟蹋得以及於遠遠離我坐着的那位的眼中都射出火來。我看着她，奇怪她爲什麼那樣討厭我；她低下頭，連那一碗粥都沒有力氣嚥完。

立刻我覺出我的過火，對於我的無意識的扯誑有些後悔。我竭力思索怎樣糾正我的錯誤。幸而有一個車夫幫我忙，把我的底細揭穿了。他總是看住我，隨後吞吞吐吐地問我貴姓。不等我回答，他斗起膽子筆直問我道：

——你不就是那位學生嗎？我認識你的；我叻過你的車；我見過你的老太爺。

我點頭默認了。我心裏很感謝他。再沒有比這個發見讓我的旅伴們驚喜的。是嗎？真的嗎？這淘氣的孩子！他們問我在京裏沒有接到父親的信嗎？沒有提到他們嗎？沒有！於是

兩位夫婦拍手笑起來。

我和她的眼睛碰在一起。她的臉再沒有那樣地紅過；她用手揪住她的衣緣，隨後無聊地摺疊着，忸怩着，隨後站起跑進屋子。打死我！我真想追到屋子裏頭，聽她……：那怕說一句話！我忽然想聽到她隨便的一個聲音，那怕是再低低的一聲：謝謝！但是我坐在草墊子上頭沒有移動。

從此我改口稱呼他們。他們說他們同我的父親是怎樣的交情，早就聽說我在京城上學，然而始終沒有機緣晤面。我說這個過失完全在我的身上，早應問明父親，常常過去請安。我立起身重新向他們行禮，說不知者不爲罪，求他們的原諒。然後我說世妹呢，也應該行一個禮，路上多有簡慢。她躲在屋內不做聲。現在我有所藉口，不像先前畏葸，一直跑向她的房間。

她背轉身立在炕邊。我起初在門前躊躇住，繼而見沒有人跟我上來，便走到她的背後。她翻轉身想從我的旁邊溜過去，然而我伸手截住她的行動。她的羞畏顯得她分外地

好看。我一心想把她抱住，然而我沒有。我看着她；我的机隍告訴她在哀求她的憐恤。我捏住她一雙柔膩的小手；我的全身戰索着。

——你這小鬼！

我掙出這樣一句如怨如慕的沒有出息的喟嘆。她低下頭；她紅着臉；她明白。

這差不多只有兩分鐘的光景。我的浪漫的行徑克服了她憎恨我的心思。從此她更閃避我了，我一路也沒有別的機會可乘。我相信她不會把我的輕狂向她的父母訴說的。我在他們的面前也裝得格外地老實。這位伯母曉得我的來歷以後，對於我的行爲也不像先前那樣地監視。

他們決定只在寨上住一天。我所急忙的只有這一件事；我外表仍然很鎮靜。但是我這纔知道在自己家裏的困難。現在我是少主人了，不能夠像路上那樣地隨便。每一件事情我得負責。親友對於我的中學畢業和考上大學的慶賀只有添加我的痛苦。我跑到姐夫家裏，把心事告訴最疼我的姐姐；她不以我的瘋狂爲然，說我如果真愛那位小姐，不妨

託人求婚。我嫌這個遲緩；但是姐姐堅持她的意見。於是我恐嚇，我發氣，我……我……我……在她跟前打滾地哭鬧。我戰勝了。姐姐答應第二天請她到姐姐的家裏。

晚晌等客人都安息了以後，父親同我在上房談了許多關於我在京裏的事情。然後他問我怎麼樣會同他們碰在一起的。我告訴他我們同行的經過。他有些不相信我，鄭重地問了幾遍，纔把我打發開。當夜母親到我的屋子，坐在牀前說了許多關切的話，然後問我那位小姐怎麼樣。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回答纔合適。母親的意思很誠懇，從她的眼光同她的語氣便可以覺出來。我反問母親看她怎麼樣。但是她沒有說什麼，囑咐我好好安息，便走了。

我的故事講得太細了，我看對你們一點沒有興趣。其實這故事再平常也不過，中間的經過一句話便可以結束：我們結了婚。幸福不會長久的，慢慢地從我的心上溜過去，就像蜜沒有了刺還在，花落了枯梗還在。你們願意知道我和她怎麼結婚的。我以為這沒有敘述的必要；只要你們用一點腦子，你們會編成一個，比我的還美還動聽。

你們以爲一定我願意結婚；也許我那時有過這種念頭，但是我一感到牠的真實的存在，我便後悔先前的魯莽：這只能有一次！在我愛她的時期，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隨意布置我的情羅愛網；我的意志同我的情感可以融洽的。在我的想像裏頭，我給我自己造出許多新穎的怡情的情節，牠們的生殺之權握在我的手心。我想到那裏便做到那裏，做不到我便慟哭一場。我可以把人間一切的罪過推在夜間最亮的星星身上，指住牠巾說我的冤枉；我可以把一朵最紅的花當做我的愛人，向她訴苦，責備她的殘虐，然後花瓣凋零了，我便嘆息，說這是我的愛的象徵。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就在我征服她的時節，我變成她的奴隸。愛立在絕對的地位，我只有低首服從。這在我慢慢地變成一種煩悶，苦惱，一種掙扎不開的縛住靈魂的壓迫。於是我覺得我的如膠如漆的熱情一點一點地，一天一天地冷卻下來。起初我以爲是偶然的心理的現象，直到結婚一個月以後，我認清了牠的重要。於是我明白我不應該結婚的，然而晚了，她在我的身邊，簡直在我的心靈最幽深的地方，沒有法子撇棄掉。於是我痛苦。

我怎麼能夠向她說呢？在我心身不屬的時候，她會跑來坐在我的懷裏，親着我，笑着，提醒我從前向她做的許多傻事。我不能够禁住她不說的；這種記憶對於她是快樂，我曉得會變成她來日唯一的快樂。我讓她在我的耳邊嘍叨着；我親住她的小嘴，表示我的愛聽，其實我想封斷她的柳絮樣的漫天的話頭。但是我如何能夠呢？我必須忍住我的不耐煩的情感，否則她會覺察出我的變態，因而失望，缺望也說不定。於是我聽着她的哀求，求我和她早些成婚，因為她已經是我的了，完全是我的了。這換一句就是：我已經是她了，永久是她的了。我怎麼能夠不煩躁呢？

——你不愛我嗎？

於是她悄悄地在我的耳邊囁嚅着。我當然愛她的；我曾經發狂地愛過她。爲什麼她要疑惑呢？這不應該的！於是我重新發誓，不僅是爲了堅她的信心，並且爲了堅我的信心。我覺得這類動作的勉強，虛僞和二者的重壓。但是我從來沒有對她透出我於愛情的生活的不滿意。現在她狂熱地戀着我，我怎麼樣向她說呢？我從前哀哀地求她愛我，即使一

星星的愛我也滿足，現在她不唯愛我，而且需要我。我不能夠推拒她。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樣地做。

然而我痛苦，這是真的！她和暴風雨一樣把我捲在中心，在牠的吹打之下，我失掉了我的自由。我曉得她崇拜我，膜拜我，但是正是她所焚燒的濃厚的氤氳的香氣薰住了我。我希望她離我遠些，以便我看她看得更清楚些。我喜好孤獨，這她完全不能明瞭。她以為我苛求的是她的愛，於是傾全神來愛我，來諂媚我，來鞭策我。

有時我整天坐在她的對面，沒有一句話說；我沈默着；我想着我們的輪迴的生活。她憐惜地看着我；她把衣釦鬆開，讓我摸着她的柔嫩的皮膚；這戟刺起我一時的興奮，然而我缺乏那種內在的元始的力量，這是自動的，白熾的，我第一次吻她的那種神祕的力量。最使我難受的是她妨礙我的學業。我前邊說過我的知識欲的旺盛，在婚後的日常的沈悶的光陰中間，牠又復活了。我時常想着讀書的深湛的高尙的愉快。我不忍在她的面前打開書本，這對她簡直是一種懲罰。她以為我不痛快纔看書，這種不痛快當然由於

我對她缺乏興趣：這使她難受。她會看着我半天不言語，聽我漸漸忘懷地引吭朗誦起來，然後她悄悄地溜出屋子，怕她的存在打攪我的喜悅，有一次我跟在她的後面，看她離開我做什麼。她沒有覺察出我暗中在偵伺她的行動。她幫着妹妹剪花樣，忽然她放下剪刀，一句話沒有說，離開妹妹。她坐在打麥場的石墩上，望着天空出神。於是我冷不防從她的身後跳在她的眼前，向她癡癡地笑着。我告訴她我的偵伺。她睜大了眼睛，深信我仍然是她的，臉上透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她偷偷地望着四圍，然後騰出空地，挽我坐在她的身旁。她牽住我的大手攔在她的心口上面，隔着衣服讓我聽她的心跳。她的快樂恢復了。

但是這種情形是暫時的。我這方面完全是憐惜的情緒。我盼望戰事早日結束，交通恢復以後，我便可以回到北京，重溫我的書生生涯，我從來沒有向她說過我這種期望。爲什麼我要向她說呢？這沒有用。有時我給她講我做學生的快樂，我的聲音響亮了，我的眼光有神了，我的話頭滔滔不絕。她仔細地聽我與會淋漓地講，向我笑出最動情的媚笑。她以爲我在娛樂她，同她消遣時間。她的膚淺的同情停在我的心上和一副消熱劑一樣。

但是我忘掉女子的銳敏的天性。漸漸她變得憂鬱，打不起精神，和我平日一樣。於是我們面對面地枯坐着，心裏懷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畏，有時彼此憐惜地看一眼。她瘦了，她黃了；她堅持她沒有病，但是我明白她的鬱結的心情。我看着她瘦下去，我看着她黃下去；我無力可爲。她歡喜我坐在她的身旁，如果屋裏清靜，她就叫我坐在她的懷裏，或者叫我抱住她。她讓我親她，她的嘴唇是滾燙的；她讓我撫摸她的胸口，她的白淨的皮膚是滾燙的。她忽然會推開我，向我大發脾氣，說我的心不在她的身上。我對她發誓，說我就只愛她一個人。

——我知道，我知道。

她搶着說，和一個小孩子一樣。那嬌媚的煩躁的聲調讓我想起我們第一次的親吻。我發狂地把她摟在懷裏，強迫她順從我……於是她閉住眼，喘出那嬌媚的煩躁的聲調。我看着她的木偶似的美麗一天一天地凋零下去。忽然我感覺到我理想中的她已經消失了，完全消失了。她仍然掙扎着。甚至於她向我撒謊，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她覺得——

她覺得——她有了喜了！那天我親了她一天。我明白她的嚙語。

一月以後她死了。這和崩潰了水堤一樣，遲早瀑流要衝下來的。然而我沒有想到這樣地快。我的悲傷是真實的。我自己在牀上躺了半個多月。我心裏怎樣地空虛呀！我曉得我從此失卻了我的愛人，她讓我的情敵騙到另一個世界，這可恨的情敵就是我自己。我恢復了我的全部的自由，但是我遺失了我的——你們說我的什麼呢？第二年我重上北京來，然而我已經變成一個失戀的人，追悔不來的失戀的人。

十一

我從胡先生的屋裏出來的時候，已經快十二點。他的故事我有許多的地方不同情，然而漲滿了我的腦袋，讓我暈暈地不能夠寧靜。說實話，中間有些細膩的地方我滑過去，沒有聽清他究竟爲什麼同他的女人結婚。我聽清了他不願意，可是隨後又成了親，這中間的轉折我始終沒有抓住。但是我很欽佩他的直爽，對自己一點不加辯護，有時也不

顧忌到那兩位女學生，真不容易。我從來不會把我的心事清清楚楚地告訴外人。

兩位女學生中間，有一位倒在同伴的懷裏，起始還強自撐持，漸漸不覺就睡熟了；這是那位梳雙髻的。她的同伴始終平心靜氣地聽下去，偶而顯出不大自在，但是立即抑制住，變成若無其事。她的臉色有一時頗爲蒼白，然而這也只是一時。幸而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她的杌隉，只有我間或心散了，目光偷偷地懶懶地落在她們的頭髮的附近。

在我們出神的時候，西服青年暗中用腳觸了那位入眠的少女的左脚一下。她陡然驚醒了，瞠目望定我們，呢喃道：

——到了你姐姐家，她去沒有去呢？

她的同伴用肘輕輕地觸醒她。我和西服青年都忍住笑。那位哲學先生入神地聽着。胡先生爲自己的演述所麻醉，沒有答理她的過景的問題。她的臉上擁起兩堆紅霞；她發狠地瞪着西服青年。

胡先生剛收住嘴，我就溜出來了。我推開風門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向我注意，這出乎

我的意外，所以我立在院子，心裏有些快快。可是我怎麼能夠使人注意，受人的歡迎呢？我同他們在一起，除了偶而一哼唧，總是木人的樣子。我在他們的羣裏，完全由於胡先生的好意。這種好意未免有時使我難爲情，例如現在我從屋子出來沒有人睬理。以後我不再自討無趣，同他們在一起了。

我望着澄澄的月光，想着胡先生的故事。這好像是捏造出來取悅大家的。開始太浪漫離奇了，有些不近人情，即令人入勝，世上總不像真有這類事情。我的生活或許過於沈悶，窮苦，無變化，領略不出那些情趣。我的婚姻彷彿和我毫無關係，始終我沒有過問，便是女的像片我還沒有見過。這好像生來就帶在我的命裏，用不着我的追求。目下秦太太來了，和我已經會過面，是否我的親事從此要和我發生直接的關係……我希望我先見到她的女兒。

我們的會晤一定是有趣的：

——謝謝！

——你這小鬼！

——你不愛我嗎？

這些話多麼狡詐，多麼動心呀！我詫異她該怎樣稱呼我。或許她正在對母親說：

——我知道，我知道。

她知道什麼呢？她或許以為我是一個翩翩的佳公子，潘安般的貌，子建般的才——

還有比這猜測更可怕的，更失望的嗎？我——我什麼也不是。這一定會嚇住她。說不定她正在怨尤母親。

我往後院踱着。

我不得不欽仰胡先生；他什麼都有。我從貴州遠遠地跋涉到北京，路上不曾結納半個朋友；我跪在我那個黑犄角，疑惑那些旅客都在侮笑我的鄉愿和無知。我沒有同他們交過一句話。同是一個人，胡先生在路上有那樣的風流佳遇。我不能不恭維他的本領。他給自己找來了幸福。然而他不能夠安心享受，未免可笑。然而他不快活，這是真的。我想到

那位聽全了他的故事的沈毅的女學生；她彷彿關心他的情況。他們有戀愛的可能，然後自由結婚，然後再失戀。

我不能夠想下去了。我趕緊步子穿過夾道。忽然我在過道的出口呆住，覺得頭腦有些森森的樣子。那女鬼的故事在我的心底浮動上來，和靜夜海潮一樣，和萬馬奔騰一樣，驟然飛捲上我的意識。牆上布滿了槐樹的杈枒的碎影，在淡淡的月光中扶搖着。我轉身看着我所企望的黑暗的屋窗。哦！窗紙是通亮的，再亮也沒有了，和電燈輝煌的時候一樣地明亮。這出乎我的意外。

我記得電門是關住的。

昨天晚晌安息以前我親手關的，一點不會錯。那麼屋裏怎麼會亮着呢？這太不可信了！我推開風門，走進屋子。空的。我詫異誰到這屋子來過，臨走忘記關住電門。不會是儉省的舅母。其餘不屑到我的屋子。那麼這怎麼會亮起來呢？從黃昏起我就沒有在屋裏。那一定是……我不信！這屋子再安靜沒有了。

忽然我想起白天我會經開過電門一次，是的！我的記性真壞。我的心境開始緩和起來。我鋪好被褥，脫掉衣服，預備上牀。但是我明明記得我把牠又關上了。不錯，我關上了的。那麼電燈怎麼會亮起來呢？我沒有法子打破我的疑團。

我怕有人到我的屋子來過。是舅母也難說。牠大約忘記關電門了。我這一夜睡得很不安寧。我心裏清醒着，同時明白自己是睡熟了。我覺得一層一層的霧樣的黑暗懸在我的眼上，我癱瘓在牠的陰影裏頭。

十一二

我彷徨在街上，快一早晨了，一點主意沒有想出來，好像一個空皮囊在道旁飄飄盪盪，沒有思想，沒有精神，沒有心靈。然而我竭力在思索，我自己都感到我所用的全份的力量，沈重。我能夠怎樣呢？我靠着電線桿，從過往行人的冷漠的生澀的面孔想找出我的最後的答案，然而這裏是冷漠的，生澀的，最多瞥我一眼，帶着些微的疑問，留下一個背影，

便在人叢消失了。他們和我是兩樣的，這我感到，而且使我痛苦。有些把腳踏下去，一步緊似一步，彷彿披星戴月地趕趁着生命的途程，唯恐終點遙遠，落在時間的後面。有些踏下去踏得那樣穩，那樣慎密，好像塵土的一粒都不能夠飛染上他們的莊嚴的有意義的人生。有些……都不同於我。

怎樣地不同我分辨不出來。這優劣的區別應該怎樣分配到他們和我的身上呢？當然我不配；這沒有問題，我自己承認。然而他們呢？我不相信。呵！這希望的最後一線的光明，讓我挽住牠。確信我的優異，亮起我的渺微的存在。讓我重複一遍：他們是冷漠的，無情的，酷虐的，無形中使我的精神沈淪的。所以他們可憎。我曉得這不合乎邏輯，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是的！我在忿怒哪。在忿怒中我忘掉我自己。我是沒有用的，社會中的消費者，換一句話，敗類。我連思索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在苟延殘喘。

我該怎麼辦呢？舅母今天早晨下逐客令了；她的意思很明顯，這不會再錯的。如果我喪盡人氣，對舅母裝聾做啞，死賴在我那兩間屋子，這一定很有趣，很窘人的。但是我的驕

傲容忍不下其他的刺目的毒癰。直到現在，她的凌迫似的有無限冤曲的聲調還逗留在我的耳邊。我煩躁着，盼望從牠的魔力解脫出來，於是無知無覺地躑躅在街上。但是這殘酷的尖酸的聲音總是響着，將她的原話一字一字地重複着，向我挑戰似地，在一員敗將的前面，故意凌辱似地。這些聲音好像從嘈雜的斷弦上迸躍出來，在我的耳邊好像傾倒垃圾筐地唏哩嘩啦下來；和春雷一樣，轟住我的冬天的蟄伏的生息。

她忽然向我宣告道：

——我瞧你還是住到學校好了，蔚成。

我楞住，看着她，靜候她的下文。這完全在我的未經訓練的瞭解力的以外。我深信我沒有一點這——不！我有這念頭。這幾個月我沒有一天不想離開這無情的舅家。然而我不敢存這種念頭。我沒有錢。我必須忍住一切寄人籬下的不方便。我早已感到舅母有一天要哼出這句話，所以我寧可餓着，晌午不回來用飯；這她知道的，雖然她裝做不知道。我那裏有錢在外面喫飯呢？這層她比我還清楚。我消瘦了，上月舅父偶而看着我還這樣地

講；舅母瞪住他的多事的怯懦的立刻閉住了的嘴唇，輕輕地拿我想家掩飾過去。其實她何必掩飾呢？她知道我是餓成的；就是他也知道我是餓成的。我有時怕我的癡也是由於忍饑捱餓；從前我的思路沒有現今這樣地可憎地迂緩。但是我一點沒有想到她會挑選今天早晨宣告我的最後的命運。我似乎從來沒有這種預感。我恐慌地看着她的面孔，那上面的表情漸漸從猶豫變成堅決。

——傻孩子！瞧着我做什麼呢？難道你每天還沒有瞧夠了舅媽嗎？

我驚訝她怎麼會那麼明白我的心情。她知道我憎惡而又有所畏懼於她。但是她居然當着我的面前坦白地說出彼此所忌諱的，我不得不佩服舅母。

——笑什麼？莫非是我的話講錯了不成？

我實在沒有想笑，但是我的嘴角或許有些笑的樣子。這種機械的表情往往是神祕的。我攏緊我的嘴唇。

——你別那麼死瞧着人成不成？

她的小脚在磚地上頓起來，她用手拍了一下茶几。她顯然惱怒了。我低下頭，看着她的鞋尖。

——真是的！你趁早搬到學校住罷。

忽然她覺悟出她的聲音過高，過尖，過於嚴重。她收住喉嚨，放平臉色，露出一團不得已的苦衷。

——傻孩子，我讓你住到學校，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爲了你好。不說別的，每天先省了你來回地跑，跑得心慌意亂的，正經書也念不上一句半句。我早就想對你講，湊巧昨兒個你舅舅也提了一句。其實你跟我們住，一點沒有好處。我說的全是實情。就說罷，同咱們住在一起的還有胡先生，雖然同你一樣在大學，究竟彼此情形不同，應該有一個分別。這兩天我瞧你老在他那邊，打攪人家念書不說，也擔擱你自己用功。你插到人家那一羣裏頭，寒鴉效孔雀，母雞唱晌午，又有什麼體面？胡先生又是開通慣了的，男男女女，一來總是滿屋子，將來傳到你丈母娘耳朵，好歹對你的親事總有關礙。

我看着她的小脚，奇怪她小時怎麼包裹的，會把脚弄成這樣周正，這樣靈巧，和收拾一個小玩藝一樣，要這樣便這樣。我聽見丈母娘三個字，我希望我的未婚妻也有這樣一雙可愛的小脚，一把手能捏得過來的。我覺出我的注意力的分散。我的靈魂我曉得正在往深裏墜落。我連挽留牠的意志都沒有……

——不說別的，你丈母娘就許說我們不管教你。你住在舅舅家，初來沒有人照護，多少我們在跟前，你爹也放心，原本是我們一番好意。如今你在北京待了也有半年多，不像初來那樣生疏，你就是搬到學校住，我們也放心。也免得下了學回家，回了家再上學，大好光陰糟蹋到那上頭，不提麻煩，先不值得。常言得好，一寸光陰一寸金，男兒漢家可不能像女孩子那樣沒有出息。再說你舅舅那窮衙門不發薪，空在這裏熬着，一家子也不是事。你瞧人家有點兒眼色的，早就扔掉這白開水的京官，遠走高飛，到外省另謀出路。我說你也念書的聰明人，應該替你舅舅想想。

她的譽揚我的聰明完全帶着一種惡意的揶揄。半年來我聽慣人講我癡，漸漸我自

己也認爲這是我的特有的適當的形容詞，現在從最愛說我癡的女人聽到相反的稱讚，我未免渾身不舒服，彷彿一個久囚在地窖的犯人的皮膚驟然讓強烈的陽光炙着，每一個毛孔都像扎着一根細刺。我似乎應該回答她一句，即使唯唯否否，總算表示我在聽她。但是沒有一句正當的反駁我抓得住，和野火一樣，在我的腦內一時亮在這裏，一時跳到那裏，是那一雙小脚的希罕的觀念。如果我開口，我會說出我愛那一雙的小脚。

——你今天到學堂，明後兒個就搬去好了。

呵！我抓住了，她讓我明天搬到學校住。字句的時間性立刻把我從耽樂的麻痺裏喚醒出來，凝聚住我的坍塌的精神。我擡起頭，向她畏葸地道：

——我……我……我想我還是跟舅媽一塊兒住。

我可以覺出我的顫索。

——你還沒有同你親親的舅媽住夠嗎？

她向我野蠻地諷笑着。我想只要我稍微有一點勇氣或者人氣，我一定會推倒她，馬

上跨過她的身子，跑到後面，捆起我的行李。然而我餒！那怎麼能成呢？一個身上只有九角錢的外甥？她明白我那句話是虛偽的，毫無意義的。她以為我恨她，猶如我的貧困使他憎惡。所以她笑。但是我怎麼對她說出我的真正的原因呢？我急於擒住一句實際的有分量的話。

——聽說住寄宿舍要化錢的。那些房子都有一定的價錢。我……我……
她懷疑地看着我。

——真的嗎？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她的疑問困惑住我。我的是事實，然而她拿一句沒有聽過輕輕地把牠駁倒。好像我在扯誑。我的面孔因為羞惱而發紅。她凝視着我，我的臉紅紅的，好像我真在扯誑。她確信地揚起頭來。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她加重地重複着。

——誰聽說過自己學校的學生住堂還要錢！那不跟巡警收房捐一樣了嗎？我不信！你是說來騙我的！從前你舅舅念書的時候，紙墨筆硯，穿衣喫飯，樣樣都由公家墊，到了你們這輩子，動不動就要家裏掏錢，試想家裏有多少財寶往裏填？填了進去，能填出一個狀元也好，又填不出一個狀元來！

往下我再沒有聽清她囉唆些什麼。我忍耐着，和挨磨着一場瘡疾一樣。我裝出理會的樣子，自恨我的口鈍，同時銳利地感受着窮困的壓抑，又慚愧於暴露出牠來。我納罕了什麼使我呆佇在她的面前，是我的迂徐的理解呢，還是在我的眼下的一雙尖尖的菱角樣的……忽然我的耳際清靜了，我拔起腳從屋裏溜出來。我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

我一直走出街門，走過小巷，往大街踱着。我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學校我決定不去。我順着牆陰，步履不穩，穿過一條又是一條小胡同。我從來沒有走過這麼多的路，然而絲毫不覺疲倦。我抿圓了嘴，吹胡哨的樣子，彷彿一個無所事事的旗人，提着兩個講究的鳥籠。我的右手的拇指同食指彼此磨擦着，好像試驗着夾起沈在心裏的憂愁。我的腦內是空

的。在街道我時時和行人碰在一起，於是我止住步，怒目而視，怪罪他們觸上了我，四外空空和大戈壁一樣。

但是我這樣蠻橫地走着有什麼用呢？我現在必須活動，否則只要身體靜止住，我曉得那無情的鐵石般的重量會整個坍下來，把我活埋了。我在每個攤子的前面逗留著，希望各自不同的新奇驅開我眼邊的雲氣，然而不等我把全攤的擺什攝到眼內，牠們的平凡與瑣碎已然引起我的厭倦。我慢慢遊到另一個攤子。那些看攤子的好像從來沒有開過張，遠遠迎着我，就偏起腰，預備起立。他們從下往上地審度着我，大約我的面孔有什麼使他們失意，於是游疑地隨着我的無主的視線在攤子上盤旋着。我斜着身子移到另一個攤子，聽見後面發出微微的不快意的詛咒。

我在一個卦攤的前面站住。這是一個襤褸的道士，岸然道貌，坐在他的小卦桌的後面，向前俯着，給桌旁的一位老婦人測命。他的頭頂挽着鬚髻，滿頭的于思，披着一件又爛又舊的藍布道袍。他好像許久沒有洗臉。我納下心聽他解釋。我明白他在誑騙。老婦人虔

心誠意地細聆着；她問兒子的音信。我想她糊塗極了，甘心受這餓瘋了的道士的玄虛。他的結論是出月就有信。於是她歡歡喜喜地掏出一角錢擺在他的周易上。忽然我起了一種迷信的欲望，很想坐下問問我自己的音信：或許他能夠肯定我的運命。爲什麼他不能夠呢？在老婦人的心意中，目下他是絕對的權威。我焦急地等她起身。他猜出了我的意思，帶着寬大的笑痕向我點頭。他的諂媚是爲了他的買賣，衣食與生活；我煩惱起來。我何苦把我的無可救藥的性命扔在他的手掌戲弄一下呢？我從我的卦攤前面繞過去。我聽見他招呼我。

從他的焦灼的蒼老的呼喊，我聽見死亡的聲音。

我從缸瓦市向東轉過去，慢慢地踱到金煉橋。石橋的南邊讓牆砌住，於是我倚住石欄杆望着遼闊的北海。春水粼粼，顏色有些濁綠。遠處有小艇浮泛着。能夠葬身水底，我想再幸福沒有了。我恍惚看見四五隻小艇停在橋下，然後從水裏探出個船夫，架起一具浮腫的金紙似的屍身。沒有人認識牠的面孔。這大約是晝間從橋頭墜下水的。於是我凝視

着屍身，向人世招認道：

——這是一個不幸的青年就是我！

除了我，誰還來招領這可憐的孤獨的死者呢？但是我的腦子是怎樣地零亂呀！如果死者是我，我又怎麼能夠告訴人世：

——這是我！因人世的冷酸而自殺的！

我的幻像消散了，我覺出我的愚蠢。

我的身旁站着一個賣燒餅的。他把油盤靠在右欄杆上，出神地瞭望着岸邊矗立的白塔。水對他似乎沒有魔力。他忍不住他的驚慕，回轉身，引我為同志地招呼道：

——瞧那白塔呀！瞧水面上的海鳥呀！

他的精神的清高襯出他的俗鄙。他好像要嚷出他的埋於現實的卑小的靈魂。我掏出一角錢，扔在油盤的油布上，冷然道：

——十個螺絲轉兒！

他好像忘掉他的猥賤的職業，莫明其妙地瞪住我。我轉過頭望着前面的風景，向他伸出右手。

——怎麼啦？我要螺絲轉兒！

——噢，噢，我以為你說塔像一個螺絲轉兒哪！

他會意地沙沙地笑起來。他檢了十個燒餅給我。他高高興興地哼唧着，從橋頭搖搖擺擺地下去了。我把燒餅一個一個地裝在衣袋，然後沿着橋邊也緩緩地踱回來。太陽已經從正午斜過去了。我斯斯文文地咀嚼着我的螺絲轉兒，覺得我適纔給了人間一個最實際的好教訓。

十四

不知不覺地我又走回家——呵！家字對我多麼生澀，在我的領悟以外呀！我是一個無家的流民。無論如何，我明天必須離開這裏，這裏已然恩斷義絕，但是我搬到那裏去呢？

在這繁榮的大都市裏面，彷彿一粒無聲無臭的既乾且硬的細沙，我和任何人物都黏貼不上。不！我是一塊突兀的頑石，絆着親友們的舉步。沒有石工能夠把牠削成一件有用或者可用的物品；也沒有石工情願把牠砸碎了罷！把牠毀滅了罷！

舅母帶着孩子外面打牌去了。劉媽在廚房洗衣服。沒有一個人會煩擾我的。我坐在北房窗下的石階上，好像迎着溫煦的陽光取暖，無聊賴地團縮在一起。在這靜謐的院子，我似乎是一塊贅疣。

我聚精會神地思慮着我的缺望的生涯。

爲什麼我在舅母的面前要那樣地沈鬱呢？她似乎有一種神祕的威力支配着我的心身。但是爲什麼我在她面前就那樣地畏縮呢？或許她以爲我的寡言由於我的高傲。有一天我在街上聽見一個婦人指着她的羞澀的孩子向外人道：

——這孩子鼈經了！

我不是高傲，我是這個鼈字。鼈大約是沒有出息。惡毒的解釋或許是該死。我沒有出

息！我該死！這絲毫不錯！

我可以向她理論的。如果我不能夠採取挑戰的態度，我能夠下跪，哀哀地求她的。爲了生活，有什麼不可以呢？

——你的外甥只要一個睡覺的地方，這還不成嗎？

這成的人生又有什麼尊嚴呢？韓信的軍符帶有臭褲腿的氣味。今天我受了羞辱，明天父親許有信息，把錢匯下來，那麼她就是哀留我，我也是要走的。但是萬一父親聽信繼母——再沒有別人——的讒言，不給我匯錢，那我該如何是好呢？我不能夠喫舅家一世，遲早是要被逐的。而且舅父有離開北京的計畫，在他全家動身的那天，便是我掛單的一天。

這裏只有一條輕便的路——死。

我失望地消沈地從石階上立起，覺得問題的重量已然從我的全身卸下來。我望着那晴爽的碧空，彷彿我的舒散的精靈追逐着那些自由的行雲，我的胸襟和宇宙一樣地

空澄。呵！這刹那的忘懷的重返的迷夢。於是我又記起那節新詩來：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

那樣一付憂憂的眼，

看着這一塊小小的藍幕，

囚犯們所稱呼的天，

看着一片片漂浮的行雲，

撐着各自的銀帆。

我不就是那有一付憂憂的眼的囚犯嗎？我的眼裏充滿了淚水。這海闊似的天空，這溫柔的春陽，這霧靄似的行雲，這活潑潑的小鳥，這低矮的深棕色的屋簷，這雨刷的發黑的灰牆：都傾壓在我的無辜的心上。

爲什麼我要到這裏來？這裏的天色不是故鄉的天色！這裏的文物在我的生活以外！這裏只有痛苦的窒息的現實！在故鄉我厭倦了，還有地方留連；在這裏孤立無援，我的希

望完全葬送到這裏。在這裏我變成猥褻的化身。我能夠有什麼作爲呢？只有死是忠實的，誠懇的，和天空一樣地明朗；欺詐，虛偽，毒害，冷酷，什麼地方都是乾淨的，惜戀的是青春，已然埋在遙遠的故鄉裏。從前或能所引起的夢幻現在變成一種黑暗，便是星星也亮不起牠來，變成一堵寒宵裏的恐怖的絕壁。慰藉在人間是尋覓不出來的，除去夢裏頭，在那些已死的故人的笑靨上。在黑暗的日子，病態的便望歸結在絕了望的想像上。

是的！我知道我傻。從前希望着不可能的人力以外的事物，現在我一點忍耐不下地絕望着。愉快或許存在世間給別人看，但是我看不見。愛，笑，青春或許還沒有從大地上飛逝，然而牠們不能夠令我喜悅；甚至於牠們的甜蜜的迴憶；我想我已然死了。

爲什麼我在這樣的憂鬱中，還思索着無望的掙扎，爲自己陳列下想像的障礙，妄想迴避痛苦的蜉蝣似的人生？

是的！末日就要到了，這末日是由我的過去的恐怖構成的。

我的心是怎樣地沈沈呀！從來沒有過地沈沈。我猛然從光明中轉過身，向着白帷低

垂的玻璃窗。

十五

我所看見的是什麼？這是真的嗎？

在窗臺上我看見一封信，從貴州寄來的，顯然是從父親那裏來的，上面落着我的名字。我戰索起來。我抑住我心裏的強烈的情緒。

如果——如果——

我虔敬地把牠捧到手裏。我沈住嗓音，招呼劉媽道：

——劉媽！劉媽！

——什麼事，陳少爺？

我哆嗦着，我放緩我的語調。

——這封信……這封信……是剛來的嗎？

——那一封呀？

——窗臺上的。

我靜候着她的答覆。我的心高躍起來。

——哦！是哪，有那麼一封，你沒有回來以前來的，恰好太太也沒有在家，我就擱在外頭了。

我再忍不下去了，拿住那封信，滿懷熱望，向後院走着。我坐在我的書桌的前面。我撕開信封，抽出信紙，平展在書桌上，一字一字地細讀：

成兒鑒連來數函父均收悉須知金錢匪易父以血汗換來供汝在京求學當加意體用來信屢謂困乏他事不提一字父甚惶惑不知汝在京如何用度無信不告艱窘自汝行後父隔月一匯迄今已有六次前日尙匯洋一百五十元整統係由汝舅父代領綜計匯去七百五十元之譜而來信不提一字祇云缺錢使用不知究係何故如此下去父力有限實無法供給本省時局多故金融緊閉父之財

源大非昔比能儉須儉應爲父作一步想汝轉學事如何並近況詳情均此盼知

卽問 近好 母弟妹等均致意

父字

我癡癡地坐着，半晌沒有動靜。我看着信紙慢慢地從桌邊旋轉下去，落在霉濕的地上。在我的驚住的茫漠的意識裏，只有一個觀念漸漸由暗而明，延擴成一行完整的痛苦的句子：舅父騙去我的匯款。然後又一個觀念從這句子蟬聯出來，在我的心裏忿忿地活躍着：我是他姐姐的兒子！

呵！這不可救藥的罪惡的世界。我僵下身從地上檢起信紙，眼光留連在中間那一行：

——統係由汝舅父代領綜計匯去七百五十元之譜——

這奇醜的關聯使我痛苦。我這半載的無謂的掙扎就因爲這意外的奇醜的關聯。我把信紙摺起來，筒在信封裏頭。我們生活在這齷齪的人世的囂攘裏面，自己還以爲是有意義的。再沒有這種戲劇的諷諭把現實的醜陋暴露得這樣地完美。還有比這更愚弄人的？你的親族！你的母親的弟弟！你以爲你半年的生活由他維持！但是他有良心；我明白舅母爲

什麼今早下了逐客令；我的存在增加他們的良心的跼蹐。

我的無主的目光順着窗格移過去，停在門邊一座黑墳樣的電門上。

我在他們的良心上就像這小小的電門。

在那漆亮的墨髹的電門的凸圓面上，顯出一個綽約的熟稔的模樣：我想那是母親——她在向我搖頭，哀求我息住我的忿怒。淚水從我的眼眶湧出來。我抱住頭，伏在桌面慟哭。我不昭雪我的冤讎的；然而這世界對我太慘酷，我在這裏太淒涼。我不清楚我哭到什麼時候，但是慢慢地這蕭條的感覺過去了，我止住淚，看着對面的窗紙。最後我的霧濛濛的視線停在那個突出的電門上。我恐懼地期待着。

我看着牠，那神祕的電門；我出神地看着牠。我走到牠跟前，發呆地看住牠的奇特的形狀。我狂了一樣地用力把牠扭開。全屋立即呈出一種黯黃的陰慘的顏色。我轉身看着懸在桌上的燈泡，裏面透出一絲一絲的整齊的肉筋。

我聽見那些親愛的名子，從記憶裏躍出來，招呼牠們的舊侶，招呼到另一個世界去。

我站在書桌旁邊。我從窗臺抄過一把剪子。我把電燈扯近桌面，然後向靜穆的四圍環視着。沒有人監視。生命於我毫不重要。我用左手揪穩電線，然後奮力將雙股的電線剪斷一股。彷彿有人喊叫我的名子，那聲音在我的耳裏非常熟悉。這只是一秒鐘。燈泡發黯地在桌面顫動着。

我覺得手心爆炸似地裂痛，一種奇異的抽搐從我的腕臂向上走着；剪子從手裏鬆下去。彷彿有東西彈着我，把我彈倒地上。我覺得全身往頸項痛苦地一緊，然後完全失掉知覺。

中卷

一

秦太太，一位平平常常的往老裏走的婦人，沒有什麼風致，也不足希罕，然而有的是原動力，對於自己的動機也極端地尊重。實際上，這十年來她同丈夫就可以說做離異，然而外表上她做得彷彿沒有這樣的變動，她的境遇還和十年前的一樣。從來沒有人對她的行事疑問過，便是丈夫也賦與她絕對的信仰，然而她每做一件事，都做得矜矜持持的，好像她是一家之婦，不是一家之主。然而丈夫早在她的度外了，這她自己有時也不得不承認。她的藉口是她上了年紀，不算什麼，但是她還有兩位小姐哪。

馬車繞出那條小胡同費了車夫很大的周折，腳鈴和狂了一樣地在她的耳邊鏗鏘地響着。她擔着心坐在車裏軟墊的邊沿上，伸出兩手攀住車窗的邊稜。出了那條小胡同，馬便輕快地溜起來。她倚住後墊，出神地想着。

她不歡喜洪太太：洪太太過於做作。可是她不能夠說這就是洪太太的毛病，各人有各人的天性，天性是沒有法子改的。她恨一般人無緣無故地講到別人的壞話；她的丈夫對不住她，討了一位姨太太，然而在他這是沒有法子；這不能夠算壞。壞人沒有天良的。那麼洪太太不招她歡喜，定然是別的緣故。洪太太每講一句話，都帶些勢利的尖酸的口吻，有一點下流相；但是今天她算大賓，又是到了北京以後第一次過訪，洪太太自然要格外地慇懃客氣；一個人過於慇懃客氣了，下流相是免不掉的。而且洪太太留她用晚餐，挽留了幾次，意思總是懇切的。她怎麼能夠留住呢？孩子們不放心，並且盼着她回家的。

這些小羔子們！尤其是姐姐，話雖不講出口，心裏卻直盼媽做些好事。什麼好事呢？哦！看看那孩子——怪可憐的！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舅母家。

他的這位舅母她是有一點不歡喜。下了馬車，洪太太接出門口就親家長親家短地膩煩起來，忙得她把腳邊的禮物也忘了。當時交給老媽子帶進去。後來還是幸虧談到小孩子，她纔猛然想起馬車裏面還有禮物。可是這已經多麼地不好看呀！洪太太在馬車的門邊一定瞥見裏面的禮物，大約疑惑這些蒲包是送誰的。正是這個傷了秦太太的尊嚴。可是這也不便歸錯到洪太太的身上，說給她們姊妹聽，一定要笑媽糊塗，出門做什麼，險些忘掉巴巴地買來的禮物。

現在她想起爲什麼她不歡喜洪太太了。完全由於那條小胡同，那麼別扭，那麼窄小，馬車險些擠不過去；險些她得在口外下車，還要走上幾十步；再沒有比這不痛快的事了。馬車裏是自己的還好，又是僱的。爲什麼洪太太單單要挑這條胡同住呢？西城有的是胡同，僻靜的胡同多得和手心的紋理一樣。還有那房子院子還算整齊，可是陳少爺不同舅家住在前面的院子，獨自分在後院的兩間屋子，隔開了好像一座五聖靈顯廟，實在不像樣。同時讓別人家的孩子——那個姓胡的，非親非故，住在前進。這些都說不過去。但是她

記起陳蔚成的話了，說他自己愛好後進的幽靜，這孩子也真用功！不過舅母總不應該任他的性兒胡鬧，住在後院孤孤單單的，跟前又沒有一個爹娘，說不定有什麼事情會出岔。

她嘆息着。她奇怪她怎麼會想到這裏，未免有些邪行；他自然不會出岔；現在她也來了；她慢慢地會設法照應他的。於是她俯過身從車窗向外窺探着。

她瞧見一個窮老婆子，靠着牆，跪在電桿一旁，匍匐在地上，遠遠望着她的馬車哀籲地叩起頭來。她的頭髮還存下幾根，特別凶門上面赤裸裸的，沾着灰土，每一前俯，她喫力地讓那一塊小而圓的地方碰着膝前的生硬的地面。她覺得這窮老婆子的面貌很不生疏，但是記不起在那裏見過。她用力往上提玻璃窗；但是馬車已然走過那連連叩首的老婆子，便是掏錢也來不及了。玻璃窗又鏽住了提不開。她的口裏不禁習慣地呢喃着：南無喝囉怛哪哆囉夜哪。她以為這句佛號足可以解救她的未完的心願；她念得又那麼自然。她真是上了年紀，居然會想不起那個窮老婆子；那一定是在什麼廟上見的。

這兩年在濟南再昏瞶沒有了。她一次廟都沒有上過。她未嘗不想去，但是沒有友好肯陪她上廟，她自己又同那個地面生疏。而且同姨太太住在一起，心裏總不會清靜。想到這裏，她於是記起她的最是不過的觀察：做姨太太的沒有一個不——爲什麼她要想起這個來呢？現在姨太太不在眼前，她的心裏就有了譜，凡事都可以循規蹈矩。改天她要上一次廟，可是兩年不在北京，風物變了不少，騰出工夫她還是先去朱太太那裏一趟。朱太太和朱小姐都信佛，兩年不見，見了糾纏一天也難說。

呵！一個人奔波一生，就爲了一個奔波。人總沒有閒在的時候。於是她想到她手裏應該清理的事由：女壻今天算親眼看過。其次就是設法給她的兄弟謀一件差事。這件事情她幾乎忘掉。反正謀事不易，絕非一兩天辦得成功，好在留住他支應自己的門戶，也是一件事。兄弟是有野心的。這些男人個個都是野心家。但是女壻今天總算過目，母女可以安心了。然而他多麼沈靜，消瘦和氣色不正呀！他預備暑後轉學；他太用功，一眼就可以看破。把他接過來散散心纔好，可是他的岳父不在，她的兄弟又沒有多少才華，孩子們又沒有

見過面，總有許多不方便。

但是她忽然想起她手頭還有一件事，險些忘掉。這姊妹倆！爲什麼她們長得那麼柔順，那麼中人愛呢？而且親友都誇姊妹長得體面。於是她嘆一口氣，覺得在快慰中有一點不滿意，這和細刺一樣挑着她的久封的傷口。爲什麼她們兩個不會有一個是男孩子呢？於是她又嘆一口氣，想起她的前世的茫茫的罪孽。她不再往下思索了。用手拍着正面的玻璃。車停住，她柔順地告訴車夫道：

——停停，在那乾果店面前；我要買些東西。

一一

——姐姐你在屋裏做什麼呢？

繡英知道自己的這句問話是不耐煩出來的，帶着責備的催促的口氣；現在她嚶出這句怨抑的話，立即氣平了，仍然低下頭鬆着圍住夾竹桃的稻草。

——姐姐你看看幾點鐘了。

這是她所真正要問的一句話。所以她停住手，靜聽屋內的回覆。但是屋內故意地遲延着繡英的滿足，好像明白這會招引她煩燥，所以加意地啞住聲音。其實繡雲一聽妹妹外面的問話，就留了神；沒有等她說出鐘字，眼睛便向桌上的座鐘瞥過去。瞥得那樣迅利，顯然準備好了這一觸即發的動作。

——你不會自己看嗎？

姐姐的不待理的聲調是捏出來的，在那底下藏着處女的情不自禁的好笑，有三分是不願意表露出她心裏的期望，另外一分帶些挑逗的意味。但是姐姐最後只覺得這淘氣的好笑，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妹妹的不耐煩變成不高興；但是姐姐從屋裏帶着笑走出來，妹妹的眼裏發出亮，忽而覺得全院光明起來。

——四點一刻了！

——四點一刻！呵！媽該回來了！

妹妹這句話正是姐姐心中所想的。然而絕不想把牠說出。她的意思好像是母親愛回來不回來，這與她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她立在門邊，不做聲。但是她的眼睛一直望着前院的月牙門，思索的樣子。妹妹現在精神上變得輕鬆了，低下頭繼續她的工作。這半點鐘以來，在妹妹的心上的就是這朦朧的母親應該回來的觀念，漸漸她覺得她有知道鐘點的必要，來證實她的急切是合理的。但是纔四點一刻！她失望了，奇怪天氣變得這樣長，可見冬天過去，夏天是要來了。但是母親也該回來了；譬如在冬天，這時已然快要黃昏，簡直就要天黑了。她們中間的沈默繼續着。

——趙媽呢？

繡雲詫異趙媽一下午做些什麼，始終沒有瞧見她的影子，說也奇怪，這時纔想起不見她，以前就沒有走進腦子。

——收拾廚房哪，你不聽她嘴裏直在嘮叨嗎？她嘮叨一下午了，我裝沒有聽見，張媽也裝沒有聽見。反正廚房她得收拾。

繡雲現在聽清廚房裏有聲音了，不是趙媽在唧噥，卻是掏爐子喀嚓喀嚓的響聲。同時她記起母親臨行吩咐趙媽的話。真奇怪！繡雲一下午做些什麼？什麼也沒有進她的腦子。她禁不住又想到張媽，詫異她這一下午做些什麼；張媽在她的面前幌過一兩次，好像還問了兩句話。她記不起她問了些什麼。

——張媽呢？

繡英擡起頭望着姐姐。她的點將式的問法招她反感。但是她這種反感立刻消失了；從姐姐的平適的惘然的面孔，她看出姐姐的無意和煦悅。姐姐思索着別的事情。繡英覺得沒有答覆她的必要。她從這一個花盆移到另外一個花盆，繼續着她的工作。

——你說什麼？

姐姐顯然在裝假，可是妹妹一句話也沒有說。她的疑問喚醒了她自己的迷悵。

——我沒有說什麼。

妹妹的堅決的口氣使她喫驚。

——我聽見你說的。

繡英不高興起來。姐姐的強辯絲毫沒有道理，沒有道理便是沒有意味。於是她加重口氣道：

——我連一口氣也沒有喘！

她的語氣的沈重又使繡雲喫驚。她低頭看着妹妹。然而妹妹仍舊蹲在花盆前面，一隻手繞着她的又長又濃的髮辮。她的自如的態度顯不出她的語氣的沈重。她不覺懷疑起來。

——真的嗎？那張媽在做什麼呢？

——大小姐是問我嗎？

繡雲又喫了一驚。張媽就立在她的身後，嘴邊抿着一根白絲線，手上帶着頂針。

——哦！你……

但是張媽沒有注意到她的表情；她有她的事情。

——小姐，您瞧，那底襟怕要不夠哪！您瞧，要還有那樣的料子，再找出一塊來好不好？要不就等太太回來再說，太太也許想到了。

——是那件衣裳？我那件嗎？

繡雲很想到母親的屋裏，欲望同羞恥在她的心中掙扎着。她怕她的情急留給別人做把柄。她知道現在趕做的衣服是爲她將來結婚用的。她仍然倚在門邊，望着月牙門。其實沒有人會訕笑她，而且材料是她選的，衣樣是她看中的。便是上午她還嫌張媽的針線不密；也不知道爲什麼，她忽然多起心來。她的多心使她煩燥。

——等太太回來罷。這些事情真麻煩！

她的意思在衣料，然而不知道爲什麼卻用了一個多數，好像「這些」能掩飾住她的自覺心。她看見妹妹平心靜氣地在院子收拾從屋裏移出的花草，有些嫉妬，有些羨慕。妹妹一點不著急於母親的歸來，她想，其實母親今天去還是她攬掇的；她從濟南上火車就不時在母親的面前攬掇。她明白妹妹是好意，爲的疼惜她，體貼她，把不好出口的話都

替她說了。可是她真有結婚的意思嗎？沒有！她想，一點也沒有！離開母親她絕對辦不到；而且一個女孩子怎麼就能離開母親呢？她不能夠把告訴母親的話說給父親聽，舅父越發地生疏，何況一個從未謀面的男子，誰知道他是什麼脾氣呢？再沒有比摸不清脾氣可怕。而且他現在正是讀書的時候，不應該有外務牽扯住。所以她不願意。但是她曉得她的反對沒有人會相信，就是她自己有時也很懷疑她這種乖張的心思。因為她……

——這些事情真麻煩！你還是等太太回來罷。

她不禁重複一遍。她回頭看張媽還在不在她的身後。從她的忽促的煩惱的吩咐裏頭，張媽好像聽出語言以外的意義，抿住嘴微笑。但是看見小姐回轉頭來，她用手抹去嘴邊發笑的痕迹，順勢抽出脣間的一根白絲線。繡雲看清她的舉動，頰紅上來，轉過頭仍然望着月牙門，覺得張媽非常可惡。

——你站在這裏做什麼？要是等衣料，太太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回來哪；你去幫趙媽把飯弄好罷，時候不算早，太太也許就快回來了。真是的！什麼事都得等人吩咐。

張媽從她的身邊橫出門，向廚房走着。

——趙姐，你這裏有活嗎？大小姐生氣，把我打下竈房來了。

二小姐撲通坐在院階上，扶住腰，忽然笑將起來。趙媽在廚房裏面笑着。就是張媽自己也是帶笑地敍說着。「生氣」的奇異的觀念張媽可笑地加重着，連繡雲也附和着笑將起來。等她聽見自己的笑聲，她纔想出大家在笑她自己，心上形容不出地不快活。

但是繡英還坐在花盆的對面笑着。她的發笑很使自己開心，那些稻草早已令她厭倦了，現在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她可以藉此休息休息。她最先對自己講，不等母親回家她不歇手。然而母親好像故意逗留在洪家，說不定還要用晚餐，同她的決心過意不去。但是她忍住她的焦灼；原本歡歡喜喜，自告奮勇來收拾花草，現在這件工作變得索然無味，彷彿先前那個暗誓把自己罰在苦工隊，不得不做，唯恐對不起牠。她現在非常感謝姐姐；於是她更加笑起來。她漸漸變成笑她自己的狡猾。

——不做了！不做了！

她從石階上跳起來，揮去渾身浮掛的稻草，拿起花盆一旁的杭剪。她直起身向天空覷着，好像天空的清明神祕住她的輕快的心境，發了一下子呆，然後走向姐姐這邊。

——可沒有把我累死！張媽，明天你別替大小姐做活了，幫我澆澆花兒罷。

她向姐姐擠住一個小眼，挑逗地微笑着。然後她舉起杭剪指住夾竹桃，鄭重其事起來。

——夾竹桃的葉子，喫了能毒死人哪！

——我不信！

——你沒有看過施公案？不是她丈夫喫了湯裏的紫荊，第二天死的？

——別糊塗！那是紫荊，不是夾竹桃。

繡英覺得姐姐的反駁再實際不過，一時倒想不出迴護的話。她看着夾竹桃發呆。

——反正不都是花草！葉子有毒總是一樣的。你不信，問舅舅。他那天告訴我的。

——我從來沒有聽舅舅說過。

繡雲一點沒有駁斥妹妹的心思，但是那「丈夫」的暗示在她的心裏激起一股勇氣，覺得非懲戒她一次不可。其實有毒無毒同她絲毫沒有關係，而且除非瘋子纔喫夾竹桃的葉子。她說出了末句話，立刻希望舅父從月牙門外顯出來。證實妹妹的話，把自己難住。誰來證實都好。爲什麼半天沒有人走進月牙門呢？在這兩位姊妹中間，繡雲是優柔的，樸實的，畏縮的，在風姿一方面，她是比較地纖弱，所以父親稱她比較嫵媚些。

這話因爲是父親說的，也就沒有人再說過不是。然而在親友方面，尤其少女隊裏，如果羨慕，所羨慕的不是繡雲，卻是繡英；如果懷嫉，所懷嫉的也是繡英，不是繡雲。用古語來譬方，前者如水，象徵流動，後者如山，象徵仁厚。所怪的是繡雲秉承母親的特性獨多，而這一點正是父親所譽揚的。對於她們自己，這種區別的重要幾乎等於零，沒有隔閡存在她們的中間的。

繡英曉得姐姐現在爲什麼同她齟扭；夾竹桃的葉子，紫荊的葉子，這些都來的不是時候；母親的遲遲不歸懸在姐姐的心上，那怕一片薄薄的葉子，觸在那上面，也要彈出不

諧和的刺耳的音調。姐姐做事向例好繞彎子。她希望這時有人出來。便是舅父也好，自然不是爲了折服姐姐。舅父要是來了，可以暫時彌縫住她們中間的不痛快。

於是她們的目光都射向月牙門。她們聽見街門的銅環響；老何的號房的門響；提踏提踏的腳聲。舅父在月牙門前立住。

——舅舅！

——舅舅！

舅父反而驚住了。從來他沒有受過這樣熱誠的歡迎，而且沒有想到在他和溜馬一樣地溜回來的時候，莫非有什麼關於他的好消息嗎？她們的狂喜的驚欣一定是爲了這個緣故。他一步跨進月牙門，爲自己的想像所緊張，覺得他立刻有變成人物的可能。天下事正是這樣，坐在那裏好運自己會來的。他的姐姐是下午一點半鐘出門的，大約帶回喜信來了。要不然她們姊妹不會這樣出奇地親熱。他一直奔向上房，從她們的中間穿過來；她們閃出路讓他先走，然後跟進屋子。

——你媽呢？

他急切地問着。他的左眼向左屋斜看的時候顯得特別小，然後慢慢地放大了，往右屋搜索着。他的左眼是單眼泡。

她們從後面看着他，不期然而然地懼懼起來。她們並肩在堂屋的門邊立住，不敢再往屋心邁步，覺得舅父的神情那樣異常，好像眼前就要做出意外的舉動。她們對於他的印象是不一致的，然而那種本能的恐怖的感覺是相同的。她們彼此緊緊地倚住。

他的模樣多麼像一個無理的暴徒！繡雲忽然捉住自己的浮散的印象。他頭上那頂棕氈帽的青緞滾邊的針線全散了，帽圈的周圍讓汗暈得都快發糟了；他還捨不得把牠扔掉，換一頂新的。正在他的灰棉袍的前襟上漬了兩大片油，塵土黏貼在上面，呈出不堪入目的污濁的顏色，給人一種下流的感想。青嗶嘰的舊馬褂夾在左腋底下，繡雲以為便是熱，一個人也不該這樣地放肆，而且當着甥女的面前。還有那雙圓頭的平底鞋！全是土，全是土，一直跑到脚面上來。她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走了一趟，走了多少路，弄得全是土。

舅父不會忽然向她行起無禮嗎？這是可能的；她看見他的手拘攣地發顫。

舅父多麼窮極潦倒！繡英不禁憐愍地想着。他不知道在外面那裏溜了一趟野馬，大約是餓了，這纔想起回家，進門又不知道想起什麼，直楞楞地就問起母親，連她出門也忘懷了。那雙圓頭的平底鞋！全是土，全是土，一直跑到腳面上來。熱到那種樣子，脫了馬褂夾在腋下。他爲什麼要那樣出奇地問着母親呢？彷彿他記起什麼讎恨，再要同他的姐姐爭吵一場。他在濟南同母親鬧過的人窮發瘋，邪事不可不信的。他的模樣多麼兇惡呀！

——你媽不……

——哦！不在家，還沒有回來哪！

姊妹差不多搶在一起答應。她們極想把這無理的緊張鬆懈下來，化開中間的棘手；可怖的情境。她們全然忘掉她們適纔歡迎的心思；她們也覺出有一段事情她們忘掉了，同時又似乎沒有追憶的必要，彼此便淡然置之。

——噢！你媽還沒有回來。

於是他坐在堂屋的紅木椅上。從他的就座可以看出他的失望，好像沒有東西支住他的全身的重量，他會倒下去也難說。他開始感到他的步行的疲倦。他的狂熱的剎那的期望從虛浮的幻麗變成可怖的現實的醜陋，沈沈地壓住他的夢境。他今天路實在走多了，襯衫貼在身上，溼溼的，同皮膚不舒適地在一起磨擦着；他摘下他的帽子，這帽子那汗味一直薰上鼻孔；而且這一脚的土，北京城的路實在走不得！還沒有動步，土就當面揚上來；而且汽車在揚土以外，還放出奇臭的味道。

——我今天到天橋逛了一趟；我告訴你們那裏新來了一個馬戲班子……

他實在看不下脚面的塵土了，於是從茶几下面的扶板上拿起布擲子，站起來，走過她們姊妹，蹬住石階的稜角，揮着鞋上的浮土，全身的浮土。他拍拍地使力揮着；彷彿被人得罪了，藉此洩忿。

她們姊妹感覺到這一層，而且不快樂地感覺着。然而她們的心情緩和下來，現在他不唯不可怕，而且惹起她們可憐的情緒。舅父的職業的恐慌忽然在她們的眼裏真實起

來，他和母親爭鬧就爲了這個；他的無聊賴就爲了這個；奇怪的是她們對於他的暗潮似的恐懼也就爲了這個。職業就是生活，生活對於喜好活動的男子有無比的重要；女子的分內是家庭的幸福，自然這最沈悶不過，但是這絕不會把女子壓迫到恐慌的程度。她們不由得這樣地想，覺得朱小姐的理論也不全對。朱小姐是新人物，新人物是不要家庭的，和男子在一起搶着飯碗……

——我出門順着大街，走過前門，慢慢就溜到天橋；那裏新來了一個馬戲班子；我遠遠聽見洋鼓洋號吹得扎耳朵……

他替換下蹬住石階的脚，擰着，敍着。街上馬車的鈴鐺不住地響。

——媽回來了！

於是姊妹一前一後跑出堂屋，留下舅父獨自無精打采地站在院子，現在他那陣興奮全然過去了。他看見張媽從廚房出來，也合在她們姊妹隊裏，往月牙門外走着。他覺得他從來沒有這樣地寂寞過。這裏一切都是他的姐姐的，不是他的。連張媽瞥了他一眼，也

不出聲問候他一句。他又覺得心身交疲，今天走了那麼多的路，還有那新來的馬戲班子，帶着那種扎耳朵的洋鼓洋號……

一一一

馬車已經開發走，秦太太也換上家常的棉衣，差不多十分鐘過去了，還沒有人提起陳蔚成，雖然這件事是在人人的心上，有時幾乎冒在口裏，但是大家始終保持住屋內的平衡，這和變戲法一樣，東西就在那隻神祕的箱子裏頭，在沒有揭露以前，觀眾只有緊張地暗自猜測。這變出的東西能夠滿人的意嗎？與禮防沒有關礙嗎？秦太太舒舒坦坦地倚在沙發上，開始訴起苦來。

——今天可把我累壞了！腰直直地挺了一下午，比從前伺候公婆那份罪還難受。馬車又顛得要死，簡直還不如走着舒服。呵！那兩包一包是鹹瓜子，格子還胖實，給你們姊妹嚼舌的；那一包是五香的，留着款客。那一包是小花生，味道還好。

——我還以為媽忘了哪！

繡雲這句話有些怨抑，母親的話原本太長，太囉嗦。

——差些兒忘了哪！要不是我往窗外望着，看見海味店三個字的大匾，到了家也不會想起來。我一瞥見那個匾，我就想起來了，我就叫馬車停住，馬車好不易纔停住，這時已經趕過門面老遠的。

忽然她覺出她的兄弟坐在她的對面，神氣鬱沈沈的，有些妨礙她的豐盈的活躍的迴憶。她的目光向他一掃，快樂的語氣不由頓了頓。除去舅父，大家都覺出太太的目光的閃忽，而且明白他的現實引起她的奇特的反感。為什麼他不到前面去呢？秦太太這樣想；其餘都這樣想：只有舅父自己覺不出他的礙眼。他低着頭，看着他的拂淨的青里夫呢的舊鞋，納罕姐姐怎樣忽然會收住話。他懷疑她今天有沒有替他說情。

——洪太太還是那麼有說有笑嗎？洪太太也真有趣，太太您還記得前二年有一個冬天……

張媽立在牀邊，冒起膽，試探地打破全屋的肅靜。除去舅父，母女都感謝地望了望她。張媽有時很有眼色，究竟是用熟了的人，懂得上下的規矩。舅父對於張媽的印象很壞，如果不太壞的話。他有時簡直嫉妬她，然而他明白一個老媽子不值得他這種高貴的情感。但是她有時太不懂上下的規矩，例如現在，她陡然插進一句話，好像她是這家裏的一份子，好像她配同洪太太來往。他自己沒有見過洪太太，然而彼此總算姻婭：雖說洪先生他也沒有會過洪先生，或許能夠幫他的忙。

——洪先生在家嗎？

他禁不住問出口。他擡起頭。他的問語再得體沒有，他想他這句可以壓下去張媽的無禮的唐突。

——就是洪太太在家，洪先生衙門忙，趕不回來。洪太太還是那樣嘴唇薄，客氣得我不知怎麼好纔是。她留我用晚飯。要不是我同你們講下回家用飯，我真不知怎麼推辭纔好。她留了我兩三遍。我說那怎麼能成呢？還是改日請舅太太到我們這裏用個便飯好了。

她說她緩一天定然來的，我想咱們房子也收拾消停，約下洪太太下午來；明天不論你們那一個到朱太太那裏走一遭，讓朱太太再把她弟婦約來，要是打個小牌的話，我想也差不多齊全了。

——還是媽明天去，朱太太就是有什麼事也不好推辭。

繡雲明白這次出門應該輪到她們姊妹的身上，然而讓她一人到那裏請去，無論如何，她絕對不肯的。她怕，怕什麼她不清楚；或者怕麻煩。

——你不去也好，讓繡英去，瘋丫頭在家裏反正幫不了什麼，她又直惦念着朱小姐。
張媽以爲這又是她插嘴最適宜的時候，她笑着，往裏移了一步。

——太太，您怎麼又說起瘋小姐來了？那年二小姐還沒同您吵夠。

繡英這次並沒有在意，而且有意裝出不在意。她曉得母親現在很快樂，就是姐姐也未嘗不是母親的褒貶是無心帶出來的。於是她向母親甜蜜地微笑着，走來坐在沙發的扶手上，半個身子幾乎靠在母親的懷裏。秦太太放了心，極幸福地承着繡英的擠壓，而且

愉快地笑着。

張媽居然不分上下責備起太太來！舅父坐在對面，覺得張媽實在可惡，干涉人家母女的感情。如果她們真因此吵起嘴來呢？但是他希望她們吵起嘴來。他的希望是沒有道理的，他自己搜尋了許久，也搜尋不出一個解釋，除非是藉此把張媽辭退。張媽在這裏太根深蒂固了。

——我回來在街上看見了一個叫化老婆子，面熟極了，就是想不起來。我想在什麼廟上見過。你們說那個廟呢？

這疑問在秦太太的腦內一陣一陣地汎上來。繡雲覺得母親真出奇，怎麼會想到這個。母親的誠摯的熱切的聲調很傷她的心；母親這次實在傷了她的心。她的心上不好過，漸漸有些不耐煩。她跑來坐在牀邊。她的舉動的輕忽惹起母親的懷疑，眼睛隨過去，詫異自己怎麼會得罪了她的大女兒。她這番話沒有一句關聯繡雲的，她納悶繡雲爲什麼忽然透出膩煩。她睜大了眼睛，想不出她說過一個關礙女兒的字。

——媽！我這件衣服還短一個底襟哪。張媽剛纔講的。我不信。你瞧，可不短了點兒！
繡雲回身摸着鋪在牀上的衣料。秦太太微微地驚住；現在她清楚女兒爲什麼忽然不高興了。她趕忙站起，走到牀邊，檢查着。她奇怪起來。

——怎麼的！可不是短了一塊衣襟！這不是昨天都剪好了的，張媽？

——是呀！我也說哪！

張媽也糊塗上來。

——那怎麼能短一塊呢？

繡英也圍向牀邊。

——難道是賊偷去了？

舅父的突兀的疑問使大家不其然而然地轉身望着他。張媽覺得這位舅老爺講話怎麼這般喪氣！而且這明明對她是一種挑戰似的侮辱。難道是她偷去的不成？這還有誰可以誣賴？她必須向太太表明心迹。

——太太，這可得……

有人在暗中使力揪她的後襟。她回過頭，遇着二小姐的水晶似的焦急的眼風。她退後一步，捺住她的冤抑。

秦太太搖搖頭，沈住神想着。

——這是上午我取出來擱在牀上的。昨天剪完了，我就連那件夾袍子包在一起。也許還在原來的包袱裏頭。

她走到牀旁的夾間，從箱櫃上取下一個白布包袱。她把夾袍抖擻開，那件遺失的底襟從裏面飄飄搖搖地落下地。

——這不是！我就說哪！張媽也不打開包袱看看，惹人這個着急。

張媽的心上很輕鬆，向舅老爺那裏驕傲瞥了一眼。只要她不是賊，太太說她什麼她都不在乎。繡雲高興起來，非常感謝母親。她扯住母親坐在她的身旁，用手把包袱連衣料往牀裏一推，彷彿牠們在她的心上已然失去她的顧戀。張媽偻下腰，一件一件地收理。

——你一直就從洪家回來的，不是？

舅父想從他的姐姐那裏知道她是否還有其他的拜訪。他明白她早忘掉他的事情，然而他究竟願意清楚一切——一切於他是這樣地模糊。

秦太太沒有猜出他的弦外之音。她倚住女兒的肩臂，是這樣地愉適，這樣地幸福。她盼望女兒將來同她一樣地愉適，一樣地幸福。這樣的日子在她是不多的。

——我一直從洪家回來的。

她優柔地答着。然後她計算着明天早晨應該到市場買些什麼菜；那幾樣菜是女兒愛喫的；那幾樣菜趙媽做來拿手，可以端上席面。

——你沒有見到陳家那學生嗎？

——哦！見到的。

她輕快地答着。她回想起一下午的事情。

繡雲曉得自己的臉飛紅上來，而且心跳了一下！這……這……這是這樣地出其不

意，雖然舅父的口氣再自然沒有。舅父是不該問的；母親是要等到女兒臨睡時悄悄地，甜甜地和她談起「陳家那學生」的。舅父並非不該問，然而當着她的面前，這……這自然另是一回事。而且張媽忽然從牀上直起身，向她這邊望着。而且妹妹向她含着笑，擠着眼，這該殺的！她不得不把臉藏在母親的背後。但是她很快樂；在她的羞澀裏，她感到她的雋永的快樂。這……這是這樣地好！不是！——不是！她的意思是舅父這樣，這樣地好！舅父真可憐，天天催着母親代他謀事，情急得也真難受。她得替舅父張羅張羅，母親要是忘了，她記住代舅父提醒母親，舅父每天那樣地無精打采！她忍不住在後面推起母親的肩膀：母親說起陳少爺，好像……沒有完的樣子。

——要不是他舅媽說，我差點兒認不出來；我記得照片上的像貌，圓圓的臉，黑黑的眉毛，眼睛帶着神，鼻子不算低，前額寬寬的，一副大大方方，有福氣的模樣。他那張像穿着青制服，有一個黑紐子還發白，繡英還疑惑是白紐子補上的。真要不虧洪太太嚷，我走進堂屋簡直不敢認他。那孩子變了，我心裏想。可是怎麼變法，怎麼同像片不一樣，當着他面

前，倒弄得我想不上來，反正我心裏覺得他變了。我越看越覺得他變了。

她加重語氣地演說着。其實不是她當時越看越覺得他變了，是她現在越想越覺得他變了。

——我怕你老人家把人家孩子看臊了也難說。

繡英笑着說。

——沒有的話！人家孩子纔穩重，念過書的學生，坐在那裏有模有樣，問一句答一句，不問不言語，那禮行纔叫好哪。

繡英站起，過去捻亮電燈，然後指住姐姐笑起來。

——看姐姐！她臉纔紅哪！怪事！媽說陳家少爺，礙姐姐什麼事，用得着這麼害羞。

繡雲忽然用手捶起母親的背；大約捶重了，秦太太轉回身，推揉開她，同時笑着，譏諷起繡英來。

——你明兒就別害臊，哈哈，你明兒就別害臊！

繡英揚起頭。

——我明兒自己挑，還不要爹娘說的哪！

全屋都哄笑起來，愉悅在五十支燭的電燈光下洋溢着。但是繡英立即後悔她的疏忽，急忙搜索着姐姐的面孔，唯恐這句話傷了她的心。她記起姐姐告訴過她的真切的衷腸。那次還有朱小姐；姐姐委婉地說，自己太柔弱，是過去的人物，但是朱小姐同繡英總可以掙扎的。但是姐姐今夕好像沒有感到這層，臉上映出欣欣的焦切的喜紅的顏色。

——陳家少爺的臉纔叫白哪！太白了，我覺得牠太白，和錫箔一樣，大半是用功用壞的。他說他暑假後要另換一個好點兒的大學，去年來晚了，他沒有趕上考。他臉上黃黃的，一根血絲也沒有，又那麼瘦，簡直不像照片上肥碩的樣子。說起也怪，等我到了他後面自己的屋子，覺得他和照片上也差不了許多，簡直沒有什麼區別。前額寬寬的，鼻子不算低，眼睛帶着神，頭也仰起來了，黑黑的眉毛，圓圓的臉，就是瘦一點兒，顏色有點兒不正。我看他靠窗的書桌兒上還擺着幾本書，有一本外國書打開了放在正中。他後來也沒有跟我

到前院來，說他還得預備第二天的功課。我心裏想，真是書呆子！丈母娘來了也不知道巴結巴結。可是我也不願意他來，你們曉得我還要同他舅媽說幾句別的話。他舅媽讓我早點兒把婚事主張了。我想也是的。那孩子太用功了！我怕這樣子用功下去，鬧出一身病也難說。這裏又缺個親人照護。

張媽明白這又該她加一句話，結束全文。

——太太這丈母娘也真少有，姑爺也不知那兒修來這好福氣！

秦太太快活地謙遜地放聲笑着。但是繡雲忍住笑；她有些討厭張媽，於是吩咐她道：

——張媽，你還不到廚房去幫趙媽把飯開上來，這也該是時候了。

舅父看着張媽唧唧噥噥地走出去，覺得全屋只有繡雲一人有眼色，識大體。他開始覺出他的疲倦有些休息過來。他立起來，伸伸懶腰，然後換一把椅子坐下，縮短他同她們的距離。

——可是他們新搬的這房子我卻真不歡喜！那條胡同窄極了，出入都不方便，夜裏

還得人擔心。還有那孩子一個人住在後頭兩間大屋子，說是清靜他好用功，房子座南向。北我總覺得太森人。地上潮得那麼溼，你們看他怎麼能有血色呢？這些地方總要算洪太太的不好，可是我也不便開口。那怎麼能說出口呢？人家總是甥舅。可是前院又留着一個不三不四的學生，說是朋友介紹來的，沒有法子推出去。

繡英把沙發扯近鑪邊，似關心非關心地喃喃着，漸漸興奮起來，聲音變大了。

——我就不歡喜洪太太！她嘴裏說到這兒，眼裏瞧到那兒，這種女人心計不知多麼刁毒，住在一起總不好相處。陳少爺單住在後頭，總算聰明。我看陳少爺也要算有心計的。這層媽倒不能怪人家。

秦太太看着鑪門，不用力來辯護自己，好像想起別的事情。

——我也沒有怪人家。飯怎麼還沒有好，該是時候了。我倒說，繡雲，那個叫化老婆子的臉模熟極了，奇怪我再也不想起來。那一定是在廟上見的。

繡雲躊躇着：母親從來沒有這樣瑣碎過。她連想都沒有想，衝口答道：

——是護國寺罷？

母親緩緩地搖着頭。

——要不是呂祖廟。

母親這次沒有搖頭，但是從她的不做聲，發直地看着鑪門，就可以覺出繡雲仍然沒有猜對。那怎麼能夠猜對呢？連秦太太自己也破不出她那個謎。

四

早晨十點鐘，秦太太從市場回來，胸懷擁滿了各式各樣的黃粗紙包，腳下的車箱的前板上也積了一堆菜蔬。老何蹲在車旁把菜蔬揀理清楚以後，秦太太纔走下車。秦太太看着老何，未免有些驕傲，說話的聲音也帶些急躁；老何跟在她的後面，抱住菜，心裏深深地印着太太的福祉。走近月牙門，秦太太停住步，等着老何。

——舅老爺起來沒有？

老何顯出不平而又不屑的神氣。

——人家早起來了！九點左右就出了門，舅老爺也沒有提到那裏去。

——哦！

秦太太失望地走進月牙門。爲什麼她的兄弟出門也不說一聲，變得這樣地消沈，這樣地浮躁呢？他已經不是三十歲以下的人了，應該把持住自己。

在這一點上，秦太太顯然錯誤。他的自信力是很強的，而且正因爲將近四十歲，帶着富有經驗的腐朽，他的自信力漸漸流於執拗這條路上。這個步驟是再自然沒有。他從家鄉投奔到濟南，抱着很奢的希望，以爲姐夫那樣的人物總可以推薦他在閩衙門做闊事體。姐夫同姐姐的隔閡他完全不知道；沒有人把這告訴他。姐夫很少看見他，看見以後也就忘懷；姐夫曾經允下他的事情，然而沒有人提醒。姐夫自然便忘懷了；而且姐夫明明覺出把他引到場面上很丟臉，所以只是隨便敷衍他兩句。日子久了，這種不鄭重的敷衍慢慢在他的心上留下一個不快樂的痕跡。於是他轉而申怨姐姐，以爲這是不居間說話

的緣故。她沒有說話。秦太太不能夠爲了兄弟，委曲她這十年同丈夫的澹漠，有失她的尊嚴。兄弟不爭氣，她已然引爲恥辱；如果向斷絕牀第關係的丈夫講情，這成了她的二重恥辱。兄弟說她看不起他的本領；她忿忿起來，說他應該受人看不起的。兄弟覺得唯一的辯護的途徑只有堅持己見；他要做一件大事；什麼大事他能夠勝任呢？他不清楚，但是他深信他能夠勝任。他執拗着。

這種執拗隱隱含有敵對的意味。他的無可奈何強他生活在勉強的情境裏頭。他疑惑姐姐是否以誠意款待自己；她答應到了北京爲他謀事。然而看現在她張羅女兒婚事的心情，她是否還記得她的期許實在是一個問題。甚至於在姐姐這裏，他的立腳點也漸漸有些動搖了。沒有一個人正眼看他；他成爲可有可無；每一個人都彷彿譏笑地暗示着他的依人簷下；然而他每天不得不這樣捱磨下去。

吳子青只是吳子青；在他的愚梗之中，他自以爲是有骨頭的，或者文雅些，有氣節的。他沒有思想，或者從不自省；他是直覺的動物；他自己在石壁上碰疼了，他咒罵無辜的石

壁，從來沒有回想到這是他的過錯。但是他的感覺有時銳敏極了，和針尖一樣地細，和嬰兒對於痛苦一樣地靈醒；他覺得人人在羞辱他，甚至於最親的姐姐；她的幸福使他嫉妬。然而他最近忽然聰明起來；他沈靜着，期候着；在這種苦耐裏頭，藏有一種卑鄙的觀念；他要等着姐姐向他爽約。那時候他可以大大地報復她一下子，或者看着她的心神痛苦。這再快意沒有沒有比這種預期的感覺更爲優美的！

在一點上他同姐姐的性情是相同的，俗語所謂死心眼兒。秦太太究竟在社會中見過局面，這種性情越來越衰微，雖然做起事來多少還帶些色彩。繡英的眼睛快，不時向她嚷出來。這種嚷出來很傷母親的尊嚴，但是在女兒的面前，她未嘗不承認她的弱點。在她的兄弟這便成爲一種不可救藥的人生觀。他從小沒有正正經經地進過學。他的思路的遲鈍變成塾師的例證；然而他從來沒有丟開書本。後來他丟開書本了，對書本便生出一種惡劣的見解，因爲書本不能夠容納他的才具。他致力在習字的工夫上，漸漸他的字寫得有門道了，圓圓的，潤潤的，一手上好的狀元字，然而從此再沒有變化過，他的字體總是

那樣地恭整，秀媚，虛肥，就是沒有生氣。他所缺乏的便是活潑潑的生氣。他相信他這一手好字能使他成就大業；於是他等着。他堅持着他的信心；上天不會埋沒他這一等好字的。然而沒有人肯給他事情。只有姐夫曾經請他抄過兩個稟帖；抄完了，發見裏邊有幾個錯字。這當然要埋怨姐夫的手稿過於潦草。

近幾月以來，他已然荒廢了他的書法，每天也不再練習，他的意思以為人不我知，便帶些自暴自棄的名流氣派。但是他並沒有犧牲他的主張，便是書法的優劣可以判定一個人的才分。他是有才分的，然而他是鬱鬱不得其志的。沒有人賞識他和他的書法；便是姐姐也認不出他的廬山面目，這使他灰心，傷心，最後不得不憤怒。

現在每早他不能夠像從前那樣伏在桌面上死死地臨帖了；這部金剛經每天在他的眼下過着，這沒有效果的機械式的模擬使他煩惱，而且他開始覺出——他自信他的小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絕非金剛經所能比擬其萬一。於是他戴上帽子，披上馬褂，逕直走出街門。他聽見老何在號房裏面問他上那裏去；他沒有答覆的必要，好像他沒有地方

可去！他裝沒有聽見。好像他沒有地方可去，哼！

但是他究竟有什麼地方可去呢？站在街口，連他自己都有些踟躕不定。

那擺舊字畫攤的從箱子裏取出一捲一捲的破字畫，掛在牆縫的木楔子上。吳子青裝出一個鑑賞家的樣子，退後幾步望望，然後趨前幾步摸摸那陳舊的紙面，表示全然欣納的意思。他們攀談起來。擺字畫攤的訴着年月的艱窘，生意的蕭條，他每天能夠賣出飯錢，就算有起色。吳子青對他表示極端的同情，說現代非特世風不古，而且人情澆薄，有時手足反而不如外人。他自己便是這樣一個例子。他現在賦閒，因為他的姐姐不肯在闊人的面前代他吹噓，卻忙着女兒的沒來由的親事，反置兄弟於不顧。他引擺字畫攤的為知己。但是擺字畫攤的不知道爲了什麼，忽然消失了同他閒談的興趣，張望着街心，一點不留心他還要繼續下去。吳子青停住口，癡癡地看住他，然後不屑起來，轉過身，沿街走下去。

——傢伙多不帶勁！

他明明聽見這是擺字畫攤的詛咒的聲音；他忿然回轉身望住他，然而擺字畫攤的

伏下身用雞毛撻子輕輕地拂着他的攤子，不像喀出這樣話的野人。他犯不上同下流人計較。或許他聽錯了。他繼續向前走着。他在街旁的木牌的前面立住，咀嚼着京兆尹的布告。他轉過頭向身旁的人們道：

——也不知誰起的這稿子，你看完全不通麼？！

於是他傲形於色地伸手指在某行的某一個字上，說這是簡筆字在公文上不應該這樣用的。觀衆沒有聽下去他的講演，都遠遠地離開他。吳子青蔑視地瞥了他們一眼，然後把他們拋在身後，再向前憤憤地走着。

從鐘錶鋪的玻璃窗他望見時針已然指在十一點上。他想這該是用飯的時節，於是加緊步子，往單牌樓奔着。他走進拐角地方的一個小飯鋪。他要了四兩白乾。他叫過堂倌，特意告訴他酒的味道不壞，表示他欣賞這家飯鋪的東西。堂倌沒有聽完，便走開了。他一口一口地啜乾了酒杯，舐舐舌頭，然後揀些小菜或者五香的煮花生豆。最後他要了八兩餅。忽然他注意到靠街叫賣的小堂倌，他的臉因為拚命喊唱的緣故分外地紅豔，他的噪

子是啞的，和撕竹布那樣地刺耳，他的面目很玲瓏的。吳子青覺得這小孩的可愛。他想，這簡直和女人一樣……他下了飯鋪的臺階，把十枚小賬攔在小堂倌身旁的油盤上，然後向裏邊嚷道：

——小賬我攔在這裏了！

他以為他這一手做得很漂亮。那小堂倌一定嚇了一跳。於是他得意地興奮地沿着西長安街往東走下去；他很想回頭望望那小堂倌，然而他不敢，這舉動在他未免有些可恥。一羣男女在道旁走着；有一個穿西裝的和一個時髦的少婦臂挽臂，擠眉弄眼地談笑。簡直不知羞恥！他喃喃地詛罵着，向街心吐了一口黏痰，往東走下去。

他想起天橋，天橋的馬戲班子和馬戲班子的洋鼓洋號。昨天他沒有進去；他看見帳幕上紅紅綠綠的飛禽走獸；他覺得這和買票進去看了一趟一樣。然而那臺上的洋鼓洋號……他往天橋奔着；他脫下他的馬褂；他用手背拭着額上的汗粒。

直到下午兩點鐘，他還沒有回來。秦太太把繡英送出月牙門，在門道看着她上了洋

車；等老何關上街門，她纔轉身向裏走着。她思索着，在月牙門前停住。

——老何，舅老爺還沒有回來嗎？

老何哼了哼，然後放平聲氣答道：

——還沒有回來。

繡雲坐在上房裏間的窗下，向院子出神地瞭望着。她看見母親穿過院子，慢慢踱到廚房的門首，吩咐趙媽幾句，然後踱回上房來。母親走近她的身邊，倚住方桌。

——奇怪你舅舅做什麼去了，清早出門，這時還不見回來。

繡雲已然聽見月牙門外的問答；她正想着這件事。她明白舅父的無聊的心情；他不能夠和女孩子一樣地扣在家裏，成日沒有一件事做。他究竟是男子，男子總是好動的。他們不應該這樣扣住他。而且她隱隱地覺得舅父的神情有一點神祕——可怕——都不是，她說不出她的正確的感覺。然而這在她的心上，帶着牠的奇異的真實性。

——媽給他看的事情怎麼樣了？

母親踟躕起來。

——事情哦！自然哪，過些日子再說。

繡雲仍然看着窗外，不過她的聲音有一點興奮。她想起舅父平日無聊賴的可憐。

——媽，你也真怪，這樣留着舅舅有什麼用？舅舅也不是那一點沒有出息的人，我瞧瞧爸爸那般祕書大人的朋友們，也不過就是這樣。媽還不如即早替他說說情，託在那個衙門做點兒事，免得成天閒着，閒得便是我們看着也膩人。

秦太太很不高興；這話應該從繡英的口裏出來，繡英帶着父親的氣質，說她還沒有什麼；然而繡雲卻不應該。繡雲不像說這樣話的女兒。並且留下舅父完全爲了繡雲自己。秦太太不由得把語氣加重了。

——我打算等你婚事忙了以後……

繡雲不耐煩上來。

——誰知道那還在什麼時候！就是你老人家一個人在那裏瞎張羅。人家男家一句

話都沒有說。

秦太太覺出女兒埋怨的分量。女兒未嘗不願意早一天完婚，她想。

——他爹沒有打信到濟南讓我們瞧着辦嗎？傻丫頭！你也要出來做主張，我就不用活着了！

繡雲立起來，握住母親的顫抖的綿手。

——我又什麼時候做主張了呢？媽也真有說的，你看媽先把舅舅事情弄妥，我就什麼主張也沒有了，媽說今兒個嫁，我就今兒個嫁。媽還要我怎樣呢？

秦太太挽住女兒在她的胸前的小手，嘆息着，覺得眼裏要淌下淚來。

——你的心太好了！我改天就替舅舅說去。我有什麼要緊？我就是你們姐妹兩個，活着也就是爲了你們姐妹兩個。

繡英走進了朱宅的紅漆大門，在門道遇見朱小姐。後者的驚喜不是言語所能夠形容的；她呆住了，然後飛跑過來，把繡英的左臂挽在胸前，朱小姐縱起聲，愉快地笑着；繡英微笑着認識繡英的男女僕廝都聞聲而出，遠遠向她請安問候。朱小姐牽住她的小手往上房似跑非跑地走着。她們的步子是不穩的。繡英審察着朱小姐，隨後把頭俯在她的耳邊。

——你不正要出門嗎？

朱小姐是打扮好了的；她準備赴一個朋友的約會；然而看見繡英，她不去了，決定不去了。繡英非常抱歉。

——那不要緊嗎？你……

繡英是不情願放她走的，所以沒有說完自己的客套話。但是她立即安了心，從朱小姐的輕快的答覆同明熠的粉靨，她覺出她的不去是真誠的；並且朱小姐說：

——我原來就沒有心赴那約會。

繡英完全安了心。她們臂挽臂地擁在一起。男女僕廝都感到一種洋溢的青春喜悅。回應在他們各自的沈悶的心裏。繡英清朗地問道：

——我乾媽呢？

朱小姐輕輕地肘了她一下，眼睛向她柔媚地乜斜着，表示對於母親的嫉妬。繡英覺得兩年未見，朱小姐今天分外地美麗。她想，朱小姐是女學生，女學生講究的是時髦。

朱小姐覺得她有許多話要同繡英講；繡英是她的知友。但是她奇怪爲什麼自己這樣急於把她的事情告訴繡英。她們兩年沒有見面；應該有一大車的話講；然而她現在卻只有一件事在心上。這就怪了。母親和家人們再俗氣沒有，左一句，右一句，總離不掉家長家短。她不耐煩起來，驟然插進話道：

——媽的媽媽令兒也多！

她的聲調是煩燥的，然而她帶着笑說的。母親和家人們都讓她的話引得笑將起來。但是朱太太沒有笑出聲，不安寧地望着她。

——你不是說下午要出門嗎？

朱小姐往繡英身邊移了移，毫不在意地質直地答道：

——不去了！

朱太太說不出自己心裏是一種什麼滋味。她看着繡英忍住她要嘆的那口氣。女兒的脾氣她現在一點摸不清楚。適纔她同母親吵鬧着要出門；現在她又輕輕易易地說不去就不去了。母親關心地問道：

——你不是有要緊事嗎？

繡英抱歉地離開座位。

——是嗎？你還是走罷，我們……

朱小姐的臉飛紅上來。她有些不自然；她順勢掀起繡英的手，向外面跑着。

——到我屋子！到我屋子！別睬媽，媽剛同我生過氣的！

屋裏的人向她們的背影羨慕地笑着。多麼天真！多麼自如！這世界的存在好像現在

就只爲了她們這些無憂的女孩子。朱太太以爲她明白女兒現在是什麼心情；女兒在撒嬌，想從母親求到饒恕的同情。但是母親不能夠原宥女兒近月的恍惚的行徑，傷母親的心的便是對於她的行徑的愚昧。女兒有事瞞着她，這是不可瞭解的。然而女兒現在決定不出去了，母親聊可自慰。如今秦太太回到北京，女兒多一個好去處，有秦家姊妹相伴，比不三不四的學生好些。於是她微笑起來，看着繡英同她的女兒，詫異究竟兩個人裏頭那一個高些。一般高；然而女兒穿着高跟鞋，還是女兒低些。她從茶几上端起水煙袋，慢慢地撚起紙捻子。她回過頭望着女僕來點火。

朱小姐脫下她的夾大衣，立在梳妝臺的前面。她從鏡裏望見繡英坐在她的牀頭；她皺起眉頭；坐在她的牀頭最不爲她歡迎。但是她有許多話要告訴繡英，後者的唐突她可以容忍的。

——你看我有什麼變了嗎？

繡英搖着頭。繡英看不出她的面貌有什麼變動，還是那樣倩麗，秀媚，生動。她沒有聽

出朱小姐的意思大半在精神方面。

——沒有變？你瞧我沒有變，英妹？

她的語氣顯然帶出失望；她盼她和從前不同，完全的不同；她的舊我已然蟬蛻於新我。她從鏡內仔細地檢察着繡英的面容。她驚呼起來。

——可是你變了！

——我？

繡英悲雋地微笑着，被這新觀念引誘住。

——爲什麼你那樣愁愁地看着我呢？我記起一句詩來了，「你的眼……」我有這詩稿子的，別人寫給我的。那是誇我的眼睛的，我覺得不如轉送給你。

——你知道我爲什麼這樣看你嗎？

朱小姐搖着頭；她的頭髮燙成波紋的樣式，呈出深核桃色的捲雲。

——我的眼睛還沒有離開過你。我羨慕你。我覺得你是頂快活的人。也許因爲我兩

年沒有見到你；我覺得你像要飛起來，你渾身都是輕的！

朱小姐完全被繡英的讚美征服。她是幸福的；繡英看出她是幸福的。她不是輕飄飄的總像要飛起來嗎？繡英多麼會說呀！

——讓我敲碎你的小嘴，你真會說！

繡英再可愛也沒有，是她唯一的知友。只有她的友誼的觀察能夠證明她的快樂是真實的。她轉回身，食指伸在櫻脣的前面，彷彿威嚇，然後跳到繡英的身旁，伸臂圍住她的後腰，動情地笑着。她冷不防在繡英的粉靨上吻了一下，又輕捷，又美雋，和飛蝶在花心上，或者浮艇在水面上，點了一下一樣。

——這孩子！

繡英怪了她一句。然而同時她們輕快地笑將起來。手心覆在手心上。朱小姐的話湧上她的舌尖。

——英妹！英妹！我沒有一天不盼着你回來，回來同姐姐在一起，分着姐姐的快樂，分

着姐姐的憂愁。你知道我多麼想你！我不常寫信給你，不錯！不錯！那只因爲我氣你。現在我高興極了。我們還和從前一樣。可是你挑了今天來，你不會挑日子；你以爲星期日我準在家。從前是；現在星期日我多半不在家。可是你來了，你今天來得再好沒有了！你打斷了我出門的意思。我說不出我該歡喜你還是恨你……

繡英縮回手，覺得非常抱歉。

——你剛纔說你……

朱小姐截短她的暗示。

——你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一點都沒有想去赴這個約會，全是媽一句話把我惹的。你來的再巧沒有了！

——你不怕爽了人家的約？人家以後又該怪罪你了。

朱小姐輕蔑地哼了一聲。

——你以爲那是誰？

——你的女同學。

朱小姐忍住笑，拍起繡英的手心。

——纔不是哪！那怎麼能是女同學呢？一個男的！我的男朋友！我的男同學！讓我告訴你。讓我悄悄地說給你聽。我一點沒有想到赴他的約會。昨天早晨他在學校門口碰見我，急忙忙趕過我這面，約我今天下午一點鐘到中央公園。我笑了笑。我沒有說別的。他跳着，和岸邊的鴨子一樣。我今天早晨睡到十點鐘纔起牀。我偶然想起這個約會，這可把我難住了。你知道我是不想去的。不過……：你知道，我向來……：該怎麼說好呢？總之，我心裏決定不下來。我看着我的錶；我聽見客廳裏的大鐘一點一點地打，連午礮我也聽見了。我想這時他一定已經在公園等着，或許把錶不住地在手裏掂，或許聽見午礮響。聽見噲的一聲，和我一樣，他一定打一個楞怔。也許嚇得他跳一下子。我不覺暗暗地好笑。他昨天跳得和鴨子一樣。他催着開飯，可是飯頂早也得一點鐘。我想着有人在公園專專地等我，看着錶針走到一點鐘，心一定跟着往快裏跳，跳得和呷呷的鴨子一樣。再好笑沒有了，你

說不是我在家裏用飯，有人專誠至敬地在公園等我！等我！你說不好玩嗎？不知怎麼我就同媽頂撞起來；當然是我不好。媽不許我出門。人上了年紀就糊塗，她那裏知道這時已然一點半了哪？趕我到公園，總得三點鐘。我決定不去了。不去也好；就是玩兒還不要緊，如果他向我說起不相干的話來，叫我怎麼辦呢？你知道我不愛他。

她覺出繡英的疑問的眼光，於是加重語氣。

——我不愛他。那怎麼能夠呢？我從來不會愛人的，一輩子！我討厭那些男的，那些男的我討厭。可是我歡喜他們巴結我，看着他們出醜再有趣沒有了！我要愛他，不用他約，我先約他。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同誰訂過約會。我告訴你，一點鐘以前，我還沒有踐約的意思。可是一點鐘打了以後，我心裏就煩起來。忽然有一種欲望逼住我。那一聲沈沈的鐘響，就和一個投水的魚鈎一樣，把我的好奇心吊上來。我想看看他在公園怎麼樣等我；他一定東張張，西望望，在走廊上發急，或者仆在草地上，和……什麼一樣，我記不起那外國小說的名子了。他也許跳着，跳着，正和他在水榭看見的鴨子一樣。我不知不覺便同媽吵起嘴

來。可巧在門口碰見你，你來的正是時候。

——你不恨我嗎？

——你還以為我想去嗎？

——你好像是……

——我好像是！就是我出了門，你以為我還是上公園嗎？

繡英有些茫然，不敢回應。這些經驗同思想她從來沒有遇見過，很有趣，很遙遠。

——好妹妹！我告訴你，我叫聽差把車僱在劉家的。劉暖雲是我的女同學；我們彼此從來沒有瞞過什麼事。我知道只有一個法子醫治我的狂症，就是把我心裏的話都說出來，說出來以後，我那陣興奮就慢慢地消散了。我不是那路小姐，有事鬱在心裏，三天兩服藥，臨了還落一個薄命。好了，我可說完了！你讓我躺躺，我累極了！

朱小姐斜身伏在錦被上，閉住眼睛，覺得腦內空空的，全身彷彿軟癱在銀霧上。繡英跳下牀，坐在對面的軟椅上。朱小姐的生活的美滿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的奇怪的空虛。

朱小姐錫糖似地睡在她的眼前，絕不像情思繁複的新女性。繡英詫異自己將來是什麼命運，這第一次進了她的腦子。當然她不再步姐姐的後塵，然而朱小姐的異常的經驗又在她的可能的想像以外。她癡癡地看着朱小姐漸漸把小嘴張開，和讀詩一樣，重複着：

——他跳着跳着……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繡英以為她這句話問得最親切不過。她記起朱小姐三年前的戀人，還在她的中學時代。他發狂地戀着她，尾隨着她，給她寫信，有時說他立誓要自殺。他的名子每天在朱小姐的嘴上掛着。繡英猜想她或許如了他的意。朱小姐是這樣地快樂。於是繡英斗起膽問出那樣一句不投機宜的蠢話。

這句話在朱小姐的耳邊懸住。牠的不愜貼引得她狂笑起來。多可笑！她同他結婚？她睜開眼睛，坐直了，看着喫驚的繡英。

——你以為我剛纔說的是誰呢？

——你不是說的那學生，那姓……姓……姓金的？

——哦！完全不是！這是我今年剛認識的。

——那姓金的呢？

——每逢過節的時候，他有一封信來。你知道，我不能夠跟着他寫詩。我愛詩，可是我不愛他的窮。他已經死了心，曉得這沒有好處，沒有結果的。近年我也不常見他在報紙上發表新詩了。你知道，我從來總想忘掉他，可是他有時會驟然活躍到我的心裏。我把他的新詩都保留着，那都是寫給我的。我留下來做紀念，你知道，這只爲的打趣，好像一個女孩子都該有這樣一個可珍貴的可遺失的紀念……

她停住不說了。她從來沒有力量向人提起這件事。這是悲哀的；這悲哀的感覺是怡情的：有一個男子永久在膜拜她，他所焚燒的香氛籠照住她，和她的身影一樣，在她的精神上起一種神祕的作用。她最初不明白他的如癡如狂，所以她怕；現在她閱歷多了，她曉得他爲什麼那樣地追隨着她。他愛她的靈魂。這是錯誤的！她有靈魂嗎？有的！有的！然而她

奇怪她從來問過她的靈魂是什麼形色沒有。她覺得驕傲，因為她具有他所追尋的靈魂。同時這使她惱苦，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靈魂在什麼地方；如果知道，她願意把牠抓出來，全施捨給他，說一聲：去罷！別再麻煩我了！你讓我想起我最痛苦的地方！她最痛苦的地方是什麼呢？這在她的腦內的印象是很模糊的，然而痛苦是真實的。這好像他就是她的靈魂。

繡英斜過身望着玻璃書櫃，覺出她同朱小姐中間的隔膜。她們的思想的距離在這二年內扯得很遠了。她們的生活是不同的。繡英想，如果她自己是女學生，是否她會把自己的情思弄得這樣紛繁，矛盾，不可瞭解呢？她一定變成一隻怪物，自己讓自己怕起來。然而朱小姐並沒有變成怪物，她還是美麗的，動情的，有趣的。繡英出神地望着眼前的綠水一樣的玻璃。彷彿有一層隔絕的玻璃在她同朱小姐的中間，不在她同所有的人的中間；和綠水一樣，環繞住一座荒蕪的孤島；她就是這座孤島。如果玻璃碰碎了，那碎片一定圍滿了她的身子；玻璃是透明的，碎了和不碎原是一樣。

她們都沈思着。朱小姐忽然仰起頭。

——剛纔我聽你同媽說雲姐，不是嗎？

繡英轉身。

——你沒有聽見我同乾媽談的話嗎？

朱小姐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她願意說她聽見的，然而實際上她記不清她聽見些什麼。她生澀地不安地微笑着。

——你不去，他不怪罪你嗎？

朱小姐歡迎她換了題目，然而她詫異所換的題目。

——也許；我怕他一定很失望。

——你昨天不是答應下他去的嗎？

朱小姐搜索着她的記憶。她慢慢地離開牀頭。

——我沒有言語。我只是笑了笑。你知道我不歡喜他。他跳着，跳着，簡直和疥蛤蟆一樣。

她搬過一把軟椅，在繡英的面前坐下。

——告訴我，雲姐現在怎麼樣？我記得媽同你談她的親事，不是嗎？我記得她很早就定了親。那家不是姓陳，老家在貴州嗎？

繡英開始向她敘述起來。朱小姐握住繡英的兩隻手，直到聽完了，然後把手鬆開。

——那麼雲姐快要成親了不是？

——媽的意思是這樣。姐姐無可無不可。我順着姐姐。只要姐姐願意，我們就歡喜。

朱小姐想了想。

——他們見過面沒有？

繡英微笑着搖頭；她知道朱小姐會驚奇的。

——這麼近，還沒有見過面？這太壞了！雲姐有沒有會他的意思？

——她沒有說過。我想她不肯的。

朱小姐彷彿嘆息。

——雲姐是好人。好人有好報。我想陳少爺一定很好。

——媽見過他，誇他很用功。你曉得，媽和爹這十年來就沒有在一起過。爹在濟南時就把我們姐妹的婚費交到媽手裏。這是媽的主張。你知道，這頂傷我們做女兒的心。爹未嘗不疼我們姐妹，然而因為媽，便把父親的情分藏得實實的。爹有時想把我們從媽跟前分開。你知道這不成的。媽苦了一輩子，老年就靠着我們姐妹，又沒有一個男兒。媽的脾氣又高傲不過，前來不肯受一些委曲。媽常常說，她的委曲在爹未發達的時候受夠了。這是實情。你曉得，我們姐妹向例沒有不聽過媽的吩咐。我們不是男孩子，這一點上已經對不起老人家。姐姐比我還柔順。你知道我的性情。只要媽和姐姐平安快樂，她們的幸福就是我的。

朱小姐非常感動。繡英的質樸的委婉的陳述透出她的深湛的可愛的靈魂——這就是靈魂，朱小姐不由地想。她重新握起繡英的抖索的發熱的手。

——你現在很快樂，我真羨慕你！

繡英低下眼睛。

——你可以這樣說。你知道我的性情。我心性活動起來，比誰都飛揚浮燥，許多事一模糊就過去的；可是我不老是這樣，這只是我神不守舍的時候。有時我心裏很靜，就和那水一樣，空裏影子都映在水底下，一樣地透亮。我外面和水一樣地流動着，不過我心裏總——我說不出這種情境。你知道，我沒有念過多少書，可是我總預先覺得——好像有什麼事就要發生，這種心情是不好的。我想這許由於——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可是你很快樂。

——我很快樂，不錯。我沒有說我不快樂。你知道，我有時覺得這種快樂是浮的。好像在牠底下藏着什麼——什麼事要發生似的。

朱小姐神祕地審視着她的柔滑的前額，上面聚起兩道細絲一樣的愛慮的皺紋。朱小姐伸手替她攤平了她的前額。

——你真怪！

繡英嘆息道：

——媽常常說我怪！

她們彼此同情地沈默着。繡英極力從她的精神上的痛苦往外掙扎，向朱小姐微笑着。她們中間的隔膜似乎消滅了；她們感到呼吸的自如。朱小姐忽然神祕起來。

——你知道，英妹，我有時想着只有雲姐這樣的女孩子纔真快樂。我現在就這樣想。不用她操心，有人替她就做了主張。我常常想，人要單是爲結婚的話，什麼男人女人都是好的。你我不清楚；我曉得我要結婚的話，只要能維持生活，什麼男人我都可以將就的。他不能妨礙我社交自由，此外我都是他的。雲姐連社交自由都不想要，完全接受舊社會的規律。所以她比我們快活。那天我要嫁人，我就跟她學。給男人抱上兩個孩子，這就是生活！

繡英猜不出她的意思是真誠的，還是譏諷的。這類頹廢的論調她絕沒有想到從朱小姐這樣解放的女學生的口裏聽到。這簡直不可信。朱小姐對於結婚比自己的觀念還要陳腐。這完全是獸性的。她沒有防備到這似是而非的議論。朱小姐似乎從雲端墜在地

面，這地面是她所站的；不簡直在地面以下。繡英縮回她的手，覺得她們中間的隔膜永久地存在。

——如果你不愛他，你就肯嫁他嗎。

朱小姐搖搖頭，沒有答覆。繡英如果有靈魂，這一定是非常地愚駭；牠容涵不下人生的奧微同複雜。然而繡英應該這樣問她的，繡英從來沒有什麼情人。那完全另是一回事，另是一回事。於是朱小姐轉而想到自己的靈魂和牠的不可知的神祕的存在。她推開軟椅站起來。有一個念頭磨難着她的思想。她走到她的書桌前面，把手擱在中間的抽屜的鎖孔上，回頭向繡英狡譎地微笑着。她記起姓金的新詩；這些優美的新詩都是爲她寫的。

六

朱太太是江南人，然而像極了河北的粗頭大面的福秦的夫人。沒有人會相信她是朱小姐的生母。她有些肥胖，身量高過秦太太一頭的樣子；她並不是出奇的醜陋，她的五

官非常端正，也許因為太端正了，所以誹謗她的說她女生男相。她說笑起來，聲音是很洪亮的，但是一聽就可以辨出是女的聲音，大約有時發脆，發顫和發柔的緣故。她的嗜好只有水煙，在這一點上她平日加意講究，出門時總先由下人把火帽子和水煙袋放在包月車的車廂前邊。她從來沒有吸過別人的水煙；偶然吸一袋，回家以後，她一定有半天話說。所以她來到秦太太這裏做客，不到五分鐘，便見張媽從外進來，捧着朱太太的水煙袋和火帽子。

——朱太太，您的車夫交上來的。

朱太太急忙接過那兩件東西，等着張媽給她取火。她是三點半鐘纔到的，同着她的弟婦。她的弟婦在這羣太太中間是最年輕的一位，還沒有養成她們的豐實的經驗所帶出來的權威和氣派。她有些矜持，有些勉強，時時不出聲地陪着太太們說笑。繡雲姊妹把她約到她們的房間。她非常感謝繡雲姊妹的細心體貼。這從她挽住繡雲的手，急急地走就可以看出來。

洪太太是兩點半鐘到的。她今天分外地和悅，進門就問了一句老何好；所以在後兩天內，掛在老何口上的，只有洪太太的賢惠。她一直把熱鬧帶進秦太太的清靜的院落。她同孩子一起來的。孩子是不願意同媽出門的，媽在別人家的神氣好像對他有很大的怨恨，故意同他生疏着。他不清楚媽爲什麼這樣窘他。他感到從虛僞生出的痛苦。洪太太在月牙門前碰見吳子青。他們不相識。他手裏拿着氈帽。從他的屋子出來；他聽見了洪太太的聲音，於是決定走出他的屋子。他的意思是上街，然而彷彿他有意在月牙門前迎住她。他們彼此莫明其妙地看着。洪太太拉緊了她的畏葸的孩子，覺得這人的神情很討厭。

秦太太從北房的石階上迎下來。

——這是我娘家兄弟。洪太太，你不認識罷？

然後秦太太望着吳子青。

——這是陳少爺的舅媽，子青。

洪太太向前慇懃地迎了一步，放亮喉音。

——這是舅老爺嗎？孩子過來向前給吳伯伯行一個禮。

孩子縮在她的腿後面，堅決地頑抗着。洪太太再瞥了吳子青一眼，看清他一身的打扮，也就不用心強迫孩子。吳子青納罕這樣知禮的母親會有那樣不長進的兒子。

——洪先生好嗎？

——哦！託您的福。不敢問，舅老爺如今在那裏高就？

吳子青的第一個感覺是對於姐姐的羞辱的快意。這裏是一個機會讓姐姐體會一下她怎樣對不起自己的兄弟。他興奮地沈默着。他猜出她心裏的不舒貼。這不名譽是姐姐的。

——哦！還沒有做事哪。

秦太太接住洪太太的話自自然然地應着。她的簡截的痛快的答覆立即解除下吳子青的武裝。他覺出這個羞辱現在變成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姐姐簡直沒有心肝，她的聲調那樣平易，和飛簇一樣，刺在他的報復的心神上。他捏緊帽沿，點着頭，忽忽向門道那邊

鑽過去。洪太太是可憎的，他想。

——說是春天到了，天氣真地就這樣好！

——可不是，棉襖都穿不住了。

秦太太忘掉她前天出門還穿皮襖了。但是天氣再晴爽沒有，她的忘性可以饒恕的。她們坐在上房的堂屋。

洪太太有切己的事體同秦太太商量，她預算好了她會來在朱太太的前面。她把話講的十分委婉曲折，慢慢地從旁文引到正題上。北方的政局眼看要起變化，政界上的人物多半都到南邊活動去了，在這裏薪俸無着，前途也少希望，洪先生遲早是要離開北京這個死水灘。什麼時候現在還不敢預定，然而他已經有了這種意思，至晚也出不去端午節。陳蔚成以後便要一個人丟在這裏，又沒有親友照護。要不是爲了他的外甥，洪先生年前就許離開北京；蔚成那孩子再受疼不過，又是他的親姐姐的兒子，自然不忍把他獨自扔在北京。說到這裏，她低下頭看着孩子。

——你捨得你的蔚成哥嗎？

小孩子瞪住她。這問題從來沒有進過他的小腦袋。他想，他捨得開的，他遲疑着。秦太太帶笑着他的有趣的模樣。忽然他高聲向母親表示他的情感。

——我恨他！

洪太太急忙用手堵住他的小嘴。向他皺起眉頭。

——少胡說！小孩子一點不知道輕重！

秦太太從來沒有這樣驚愕過。這般小的孩子也懂得恨！他所恨的就是她的乘龍佳婿。這小孩子未免太淘氣！她急於知道他爲什麼恨他的表哥。

——你爲什麼恨他呢？

她笑着問他，用手招他。

他沒有防備這位太太追根究底。他紊亂地慌惑着。母親的睨圓的眼睛暗示他要挨打的。他把頭藏在她的衣襟。

——你爲什麼恨他呢？

秦太太重複着。她一點不覺察她的客人的焦灼。她急切地等着他的天真的答覆。

——他不說話！

他斗起膽吐出他的理由，頭藏在衣襟底下。他聽見秦太太同母親的寬適的笑聲。母親溺愛地撫摸着他的圓頂。

——傻孩子！這有什麼說不得呢？看把你羞得這付樣子！惹你伯母笑你小家氣！真的，親家太太，蔚成就是不愛說話，成天在家就和一位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一樣。你怎麼說他，他總是那樣子。我一天不知擔了多少心，看着他著急，可是他瞧他的書，就和沒有事一樣。他恨不得把書本子吞下肚子。他舅舅從前就是這種書呆子脾氣。

——只要用功就好。現在孩子多半都怕念書。

——是呀親家太太。這孩子好處就在知道用功，從來不同人瞎跑。他舅舅一天到晚地誇獎他這外甥，說這孩子有出息，將來不會辱沒他姐姐的。可是這樣一個不知世故的

書呆子，等我們一走，沒個親人照應，難免受人欺負。他舅舅就發愁這個，要不年前就到南邊去了。這兩天我打算讓他住到學堂去，瞧瞧合適不合適，能不能離開自己人。親家太太明白，沒有娘親的孩子難打扮。那天親家太太走了以後，我就同他舅舅談起這件事。他舅舅的意思是早些把他的親事完結，這樣便一舉兩好，省去多少的周折。我不讚成。陳姐夫遠在貴州，替他把孩子完了婚，自然沒有什麼不願意。而且他給親家這邊打信，請這邊一手主持。陳姐夫自然沒有問題，我們也就可以不必管他。我所以不讚成，完全是爲了親家太太。親家太太明白……

她略緩一口氣，看着秦太太的注意的神色，然後溫柔地續下去：

——親家太太剛從濟南來，路途上的顛波且不說，到了北京一安置家，歇也總得歇些日子。而且事情最好不要倉倉卒卒，急急忙忙，想起這樣忘那樣，倒招他們年輕夫妻埋怨。

——洪太太過於客氣，其實我這裏也沒有什麼可操心的，這層倒不必顧慮。爲陳少

爺起見，自然成過親，住在我這裏最好，不過這倒真有點倉卒。我一點都沒有想到。

洪太太曉得秦太太已然接受下她的提議，事情不能夠忙的，她立即改變策略。

——誰又想到了呢？這要不是他舅舅打算到南邊去，也絕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日子我瞧目下也不必就定，等我問好了他舅舅的主意，下回我再來請教親家太太。反正親家太太躲不過去，總要忙一陣子。

於是她們都快適地笑起來。秦太太覺得洪太太爲人最痛快沒有，想得到，說得到，真是洪先生的福氣。她的意思都讓洪太太說破了，一時反而尋不出別的談資。於是她想起洪太太所住的房子，那條窄小的胡同和後院的陰溼。她詫異這樣精明的婦人，遇事有說有笑，會選了那種有鬼氣的居址。

——我記得你那後院有一棵很大的槐樹。

洪太太聽不出她的含意所在。

——是的，不小哪。

秦太太透出惋惜。

——那要是在大門口，該多麼好哪！

洪太太看着她的孩子，心不在焉地空口唯着。孩子很久就想到院子，然而她不肯鬆他的小手。他伏在母親懷裏打盹。她裝作沒有看見，由他立在膝前。

秦太太咳嗽着。

——那天我從府上出來，在街上瞥見了一個叫化婆子，我要扔她錢也沒有來得及。她的面孔我熟極了，就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我想一定是在廟上。

洪太太露出有興趣的模樣。

——可是我記不起在那一個廟上。這兩年不在北京，去過的廟我也都忘了。人真是的！一天不如一天。

——親家太太這樣慈悲，將來會成佛的！

——可不敢當！只求修個無災無罪，就滿我這生的意了。你不知道，神是有的——

朱太太同她的弟婦就在這時到的。繡雲姊妹也是這時纔走出她們的房子。洪太太望着繡雲發癡。這樣一個好姑娘，真可惜！掉在狗嘴裏了。她想，這是命裏注定的。

這是很顯然的，朱太太的氣派引起洪太太暗地的評罵。她活像一隻山樣的牛，遍田裏只聽見牠嘶吼着，嘶吼出牠是收穫的根苗。秦家姊妹陪着她，向她「乾媽，乾媽」地慫慫，就和疍住奶桶在母牛身旁下乳一樣，哄着，撫愛着。至少繡雲有些彷彿野丫頭。她簡直少同洪太太親近；裝她是閨門小姐，直到「乾媽」駕臨，她纔出面。繡雲不先出來拜見洪太太，還可以原諒；她不肯見「他」家的人，然而在繡雲便說不過去。於是洪太太忽然忿忿上來，使力推動她膝前的孩子。

——醒來別睡了！

她的酷烈的聲調挽來秦太太最先的注意。大家都向她驚訝地望着。

——這孩子真死！一點不曉得做客的規矩！

她發氣地教訓着孩子。孩子從朦朧中驚醒過來，睜起兩隻圓豆似的小眼。秦太太很

秦太太得意地謙虛着。

——你這乾媽怕有一點歪心眼兒。我瞧朱小姐就比她們姐妹都好。朱小姐認字就比她們認得多。

洪太太笑着。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瞧三位小姐都夠大方，都夠好。

繡英向姐姐擠眼。她絲毫不嫉妬朱太太的譽揚。姐姐的幸福是她日夜所祈求的。

——可別提我那位小姐了！昨天二小姐去，她剛剛同我吵完。我一點都不曉得她發的那宗脾氣。我起誓再不睬她了。二小姐剛一走，她就左一句娘右一句娘把我哄得和糖還蜜。現在這些女學生我可嚐夠了。成天到晚，嘻嘻哈哈，從來不見拿過針線。她那些學伴都是那樣子，讓人又心疼又可氣。而且眼眶子養得可高着哪！左提一親家，不成！右提一家親，還是不成！這一年我同她爹一發氣，再也不給她提親了。真是的！要都像我繡雲，那多好！做爹娘的少了不少心事。我就歡喜繡雲這點兒。

繡雲截住她的慈愛的供狀，走到朱三太太跟前，挽住她的袖口。

——到我屋裏去，嬌子。

朱三太太坐在那裏就等她一聲邀請。繡雲向她們合攏過來。朱三太太站起，同她們姊妹往裏間踱着。張媽跟隨在後面。

還有比秦太太幸福的人嗎？在她的心上只有一件事，就是從朱太太這裏探聽如今那一座廟的香火旺盛。然而那個窮老婆子的印象又升在她的霧似的記憶裏；她很想再把這個表白一番。這沒潤住她的全心神，簡直攪擾她所有的計畫。她自己覺察不出這單調的重複是怎樣地可笑；在她這是自然的，誠摯的。沒有人能夠替她解開廟名的迷團。她的最後的唯一的希望是在朱太太，然而她怕朱太太一樣地不知道。她不願意自己走到絕路，所以遲疑着。

朱太太繼續着她的感慨。

——這些女學生你以為她們不忙，忙的很！她們從來沒有閒過，你不清楚她們做些

什麼。她們是自由的。我有時看着你那乾女兒真可憐，她想到那裏忙到那裏。我小時沒有那樣子過，我們都沒有那樣子過。她們要的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把她們趕趁的要死。自由平等是她們的神；她們做學生的就信這個，我也說不清那裏來的這座神。

洪太太加入她的意見。

——那怕就是耶穌。

朱太太沒有想到洪太太這樣地淵博。她把頭轉向洪太太這面。

——我可也就說的哪！這一定是耶穌。外國人都信耶穌。可是他究竟沒有我們佛法靈驗。我常常對你乾女兒講，天下的教只有佛法無邊，只要心誠，沒有不靈的。我拜的那位師傅就這樣講。你乾女兒這一點還好，佛堂裏的油有時她肯替我上的。其實世道變了，她年輕的孩子我也不逼着她信。不過她信的。

秦太太急忙接住，轉入自己的思路。

——這兩年你還到廟裏去嗎？

——我去的。不過家裏事情忙，我也難得偷些閒工夫，到廟裏清靜一天。

——我這兩年在濟南把工夫全耽擱了。這回到北京，我總想燒香許個願，可是一直沒有去成。也不知道那一個佛堂的香火好。改天還得朱太太領我一同去。我的記性壞極了。

秦太太急於說出一個廟名。她從來不願落在人後。

——我有一天從皮庫胡同過，看見西口上有一個廟；我還沒有見過那樣盛的香火，隔着老遠就聞見香氣。

洪太太顯出鄙夷的樣子。那土地廟她見過的！但是在那裏燒香的多半都是窮苦人。那怎麼會靈呢？而且那過拐灣摸角的地方！洪太太的淵博只是偶然的。那樣的小廟她也會說出口！真是未免見識狹隘了。她把臉完全轉向秦太太。

——要是許願的話，還是到前門那裏好。

——我記得那裏有兩個廟的。

——西面的是關老爺，東面的觀音菩薩。我說的是這個娘娘廟。那裏再靈驗沒有了！你乾女兒上年病了一場，我就是這裏許的願。那天你要去，我陪着你。初一、十五，這兩天是正日子。

秦太太想起另一件事。她從來不閒着手，或者閒着腦子。

——我想起一件事來。剛纔我還同洪太太提哪。前天我從她府上出來，在街上瞥見了一個老叫化婆子，怪可憐的！我坐在馬車上，要丟她一個錢也丟不及。她的模樣我熟極了，就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我想一定在廟上。可是什麼廟呢？我再也想不起來。繡雲還替我說了些廟，沒有一個是。可是我自己也想不起在那一個廟上見過。而且總有兩年多了。

朱太太望住空裏想着。

——不是寶禪寺？

秦太太搖搖頭。

——那一定是護國寺！

秦太太失望起來。看見張媽從裏間走出，她轉過題目。

——我瞧咱們打個小牌罷，好在離晚飯還早，坐着也是沒有事。

朱太太心上不願意同洪太太在一桌打牌的。但是她沒有推辭。洪太太的藉口是怕孩子噪鬧。張媽走到對面的裏間鋪桌子。

秦太太藉着這個時機到廚房看了一趟。她很滿意，趙媽沒有忘掉她的囑咐。院裏的陽光已經讓西屋的房脊影住，天色仍然很清明，秦太太的心地好像把所有的陽春都吸收進來，非常地旭和，非常地怡適。這樣快活的自主的日子是她所最喜愛的。她的前途是無窮的。開滿了各色的鮮花，每一朵都象徵着她的女兒的美滿的姻緣。她完全忘掉她的丈夫的負心和遺留在她的心裏的傷痕；爲了他們的女兒的幸福，她如今可以饒恕他。她只要同朱太太到前門許個願，這一切就好像都完成了。她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呢？

——太太！

正當她輕快地往上房走，老何在後面向她喊着。她詫異地轉回身。他的臉紋縱橫着，

顯出神祕的樣子。

——什麼事，老何？

老何趨前一步。

——太太，外面有一位學生急着見洪太太。

秦太太不相信她的耳朵。

——見誰？

——洪太太。

洪太太在屋內已然聽見他們的對話，牽住孩子，向外面走。

——是問我嗎？

老何低下頭，回一聲是。

洪太太走下石階。

——你問他姓什麼了沒有？

老何隨在她的後面

——他說他姓胡，跟您住同院。

——噢！

秦太太看着洪太太轉出月牙門，心裏惶惑着。她走進屋子。朱太太坐在軟椅上安閒地吸煙。她有兩件嗜好，一件是信佛，一件是打牌。兩件事以前都得吸足她的水煙。張媽從裏間探出頭。

——太太，牌擺好了。

——好了，你先把電燈開開；等洪太太回來，你再請三太太。

張媽是喜色盈盈的。

但是洪太太的心出奇地跳着。胡先生跑到秦家來見她，這裏頭一定有緣故。她的小脚在裙幅下面踉蹌着，和雞爪一樣。胡先生的蒼白的生動的焦灼面孔在她的眼前豁亮着，和從噩夢走出來一樣。孩子捧悅母親的手，向胡先生歡迎着。胡先生走近她的身前，但

是望着老何遲疑起來。老何退出門道。胡先生放低聲音，努力約束住他的狂放的情感。

——你外甥中了電！快回去！已經打電話給洪先生了。我這就請大夫去。

胡先生的急促同他的語音的沈重證明這不假。她變了顏色。

——他爸爸……

胡先生不耐煩起來。

——等着你哪！

他差不多一轉眼就在洪太太的面前消失了。這簡直和一場噩夢一樣。她機械地跳

過月牙門。

——媽媽！

孩子在後面狂喊着。他止住母親的匆促。她冷靜過來，扭回身牽住他伸出的小手。

——爸爸怎麼？

孩子在石階下怯怯地問着。

——沒有怎麼！

她的口氣告訴他家中有嚴重的事情發生。

秦太太迎出門外。她聽見孩子的問話。

——洪先生怎麼了？

洪太太苦笑着。

——哦！沒有什麼要緊。他爹從洋車摔下來，受了點兒浮傷，託人給我報個信。

秦太太代她憂慮起來。

——那人已經走了嗎？

——走了。

——真不重嗎？

洪太太輕忽地回道：

——不重的。

秦太太看出她的全身微微地發顫，並且容色有些蒼白。

——我看你還是早點兒回去好了，省得洪先生著急。改天我再打發人過去問候。

洪太太是急於行的。老何把車價講妥，付過以後，就上來回稟。秦太太母女都送出月牙門，極力向她安慰。洪太太是說不出地抱歉的。她連張媽的賞錢都忘記了。她坐在洋車上胡思亂想，孩子的話她自己都不清楚她答些什麼。她第一次覺得運命向她覆壓下來。她苦猜着。

下卷

一

劉媽在前院廚房洗衣服；全院就是她一個人。她的清閒自在使她感到愉快，哼唧着她的鄉氣十足的特殊的土調。她的大孩子拉洋車，每月貼她兩塊錢。他是有長進的，她很知足。忽然她聽見院子的門鈴響。那門鈴悠悠地擺動着，好像在每一搖擺之前，牠偷偷地探出頭來，客客氣氣地說：我可以大聲叫喚嗎？我的大聲沒有驚了您嗎？劉媽想不出這時誰會來敲門，除非這是她的孩子——他來看望她！她站起來，一面用衣襟拭乾兩隻手，一面向大門道走着。她停在門後面。

心

病

——誰呀？

——劉媽，我！

這是陳少爺。她很失望，向地上啐了一口痰。這不是她所盼望的。她伸出手慢慢地退開門栓。他推開門，從她的身旁走過，無精打采，慢條斯理。劉媽真不待理他。她把門虛掩住，隨他進來。她看着他擡起腳又落下去，左~~左~~右重，簡直和晝遊神一樣。她告訴他太太出門了，然後走進廚房，坐在小板櫈上，繼續揉搓水盆裏的衣服。

她懶得同他說話。他的神氣似乎他有萬貫的家私，一點不曉得自己沒有出息。看看胡先生人家多麼和易，有說有笑，手頭寬裕，朋友也三三兩兩的。不像這窮鬼，窮得一個錢也沒有。他大約在院子靠住石階曬太陽。她恨他這種懈怠的模樣。用功，哼！她清楚他近月以來不用功的，他的心思不在書本上。在那裏呢？沒有人猜得出來，也犯不上別人一猜。但是他會坐在椅子上發呆；不招人注意也好，然而在一羣人裏他分外地刺眼，坐在椅子上發呆。今天是星期一，往常他沒有這樣早回來過。誰知道他每天在外做些什麼！回到家裏，

便在院子曬太陽！她恨這樣的青年。她的大孩子是拉洋車的。然而她納罕他究竟在院子做什麼，一個人閒久了，便是自己也討厭的。他問她窗臺上的信。她聽出他的聲音有些發抖。那大約是他的信！他慌慌忙忙地往後院跑着，見了什麼寶貝一樣。或許那是他的父親的信，裏面有匯票也難說。他應該情急；她覺出他的可憐。

那一陣步聲完全消散了。院子仍然是說不出地沈靜，這條小胡同幽僻得連一個鑼朗鼓也沒有聽見過。靜，靜得這樣地嚴肅，彷彿有許多人屏住氣息，靜住着事情的發生。她想起她的去世的男人。那時候是那樣地肅穆，她同一家人圍住他的病榻，屏住氣息，等他的咽喉中的那口痰上湧。忽然她覺出他的冰冷，於是號啕大哭，孩子們也跟着啼叫。這在她的記憶裏是又辣又實在。但是現在這已然不大痛苦了。這在她的記憶裏就和一團濃霧一樣。她的男人好像出了一趟遠門，渺無音信，把她留在別人家裏做活。她好像聽見哭泣的聲音。她把一雙溼淋淋的粗手停在搓板上，凝神聽着。她想她的腦子有些紊亂。如果她聽見有人哭，陳少爺也一定會聽見，然而後院是和前院一樣地靜。於是她發狠地揉搓

起泡在水盆裏的髒衣服，聽着這種摩擦所擠榨出來的喀噠喀噠的響聲，單調的，鬱悶的，和送她的男人出殯的大號筒鳴出的響聲一樣。院子裏發出亂雜的步聲。她探出頭，看見胡先生同一位朋友站在院心。胡先生瞥見她。

——就是你一個人在家嗎？

——是胡先生，我還以為是誰哪！就是我一個人，都出去了。不！陳少爺在後頭哪。

——是嗎？

劉媽不歡喜他這句輕忽的反問。她縮回頭，繼續她的工作。她聽見胡先生獨自往後院走過去，喊着陳少爺的名子。胡先生越來越不招人敬愛。有兩夜了，他把陳少爺扯在一起。但是這也難怪胡先生。他是那樣地富裕，那樣地爽快，又有那樣的人品。並且他待人厚道。他有萬貫的家私。他所交友的都是博學之士。他這位朋友她常看見的，很少開口，說起話來非常地沈毅，眼光帶神，遠遠就把人攝住。

她聽見胡先生一直喊進後院。他那明朗的敦實的呼聲！她的大孩子不會有這種聲

氣的，人的貴賤就在這上面區別。但是她的孩子究竟少有，每月送她兩塊錢；她很知足的。於是她用力把豬胰子往髒衣服上搓着。忽然她聽見一聲扎耳的絕怪的嘶喊，她驚跳起來。只有鬼纒這樣地叫喚！她跑出屋子，疑懼地望着胡先生的朋友。他出奇地看住她的受驚的面容。她看出他和她一樣聽到那可怖的呼聲。

——好像在後面……

他向她游疑地提示着。他們往後院踉蹌地奔去。劉媽心裏惴懼着：這要有什麼事情怎麼辦？太太出門做客，老爺在衙門，都不曉得什麼時候纔回家。胡先生右手往門裏推住風門，向屋內發癡地窺探着，聽見他們的步聲，用左手向他們機械地招着。他回轉頭，眼睛圓瞪着，面色有些蒼白。他們趨前聚在他的身旁。

劉媽看見了什麼？她忍不住驚呼上來。

——怎麼！怎麼！

這會是真的！在她的眼前……她跳進門裏。她喊着。

——怎麼！怎麼！

離門限不遠，陳少爺俯仆在地上，右臂彎成弓形橫伸出去，手緊握住，左臂垂在身旁。右腿跽曲着，壓在左腿的下邊。屋內的什物毫無變動，只有電燈低垂在桌面上，燈泡散出淺黃的稀薄的黯光，隔着牠的玻璃可以望見縱列的一條一條的紅絲。在桌腿的一旁扔着一把剪子。

劉媽迷惘地失望地看着胡先生。胡先生發木地立在門邊。

他的朋友把電門關住，然後沈下氣走到書桌的前面。他發見電線被剪斷一股。他轉回身，看着地上的軀幹，向他們宣告道：

——他中了電！

劉媽狂喊着：

——中了電！

她的聲音是空的，和回聲一樣。她一點不清楚什麼是中了電，但是她曉得這和遭了

雷劈的一樣，沒有救的。她和木杵子一樣立在地上。她能夠做什麼呢？她連想都不能夠想。她看着那位客人用腳輕輕地把陳少爺的右腿勾直了，然後馬跨在他的腰部，立即伸手向他的兩脅推按起來。胡先生把陳少爺的左臂彎起墊在他自己的額下，然後俯在旁邊聽他有沒有呼息。他向他的朋友失望地搖着頭。

——看看他的嘴！

胡先生伸手試探着。嘴是緊緊地收攏在一起的。

他的朋友繼續着他的推按……

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劉媽在那裏做什麼。她漸漸從驚惘中恢復過來。她明白他們努力在挽救陳少爺的性命。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匆匆跑出屋外，向前院通通地奔着。同時她啣唔着，和瘋了一樣。

——這怎麼好呢？這怎麼好呢？……

她從衣袋取出一把黃銅鑰匙，抖抖索索地開着太太的房門。她從來沒有今天這樣

地笨拙。她推開門，跑到裏間，焦急地望着窗臺。然後她從窗臺上抓起一張四方的小紙，心裏鬆適起來，扭回身向後院飛跑。

她喘着氣，低下腰，把紙伸在胡先生的眼前，指着上面疏疏落落的字行。

——念給我聽！

他只好給她讀着：

——西局一千四百六十六……

劉媽完全欣快起來。這是她所急於知道的。她的希望在這裏，她的責任也在這裏。她感謝胡先生的幫忙。她伸直身子。

——這是老爺衙門的電話。

她解釋着，然後踉蹌出去，跑到鄰家借電話。

胡先生同他的朋友沈默着。他的朋友仍然機械地忍耐地推按下去，他的蒼黃的面頰有些汎紅。胡先生仆在地上，聽出陳蔚成的鼻孔送出很粗的氣息。

——有氣了！

他跳起來，帶着喜色看住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簡捷地應着：

——很好！

胡先生非常欽仰他的朋友。他記起他那夜的議論。他喚醒他的感傷的癡迷。現在面前擺着一個最好的實例。人性是這樣地渺小，這樣地玄奧，所秉賦的自然的力又是這樣地有限，這樣地神祕，而所成就的效果又是這樣地可笑，這樣地偉大。如今是他的朋友勝利的時間。然而他對於陳蔚成的自戕懷有同情的惜戀。他是有勇氣的。他值得他們犧牲這一下午的。但是這功績完全是他的朋友的。他看着他那一雙粗大的遒健的黃手上下地活動着，他的上身向前向後有韻節地搖曳着，他的兩鬢紅紫上來。胡先生過去摘下他的頭上的氈帽，這妨礙他的工作。他的朋友向他微笑着，表示謝意。他的額上懸着透明的汗珠。

——今天幸虧了你在！

然後胡先生看着地上的人身。

——我想，你知道，他活過來以後恨你也難說。也許我們不該救他。

他的朋友致力於他的工作；然後他沈住氣回道：

——他會後悔……他有……今天的他死……這一次，然後……他曉得……人生是多麼重要，悔不該兒戲的。

胡先生不再言語。他的意思正在反面。爲什麼陳蔚成不應該死呢？死解決他一切生時所不能夠分析的難題。這是最懦弱的方法，退一步想。然而陳某如今無知無覺，平平靜靜地躺在地上，他的難題因生命而終結，從此也不再有人注意到他的生存。爲了他自己，他不應該死嗎？人生是無意義的，辛苦着，奮鬥着，喘吁着，掙扎到最末的一站：這最末的一站是六尺長，二尺寬的一個，烏漆的黑洞。這是真實而且實際的，他的朋友或許可以駁倒他的悲觀的論調，然而這仍然是真實而且實際的。他看着他的朋友在聚精會神地工作，有希望地，有把握地，從死神的鐵爪下，要救出他自己的同類。忽然他覺出自己的慚愧。

——你這樣太慢了！我想起一個法子。讓我找一根木棍子，打着他的鞋底，這樣氣許出的快些。

他的朋友點頭，表示讚許。

他跑出屋子。然後他從外面拾起一根二尺長的骯髒的棍子跑進來。他站在地上的。人身的左腳的後面，看見他的朋友往前一俯，使用棍照準鞋底打一下。這樣繼續了二三十次，他扔開棍子，仆在陳蔚成的頭邊窺探着。

——嘴張開了！

他高興地喊着。從門邊投過一個黑影子。他仰起頭，看見劉媽在門邊站着。

——老爺就回來。怎麼樣，陳少爺？

——有救了！

劉媽非常地感謝胡先生，他這句話省去她不少的憂急。打完電話，她忽然明白過來：今天的擔子都在她的身上。爲什麼她一月賺三塊錢，要替人負這冤債呢？如果陳少爺真

地死了，老天未免待她太刻薄。但是誰會想到這個？她在前院獨自洗衣服，愉適地，清閒地，怎麼會曉得後院有人在尋死！這如果是神差鬼遣，同她有什麼關聯呢？但是她的慰解安綏不住她的驚恐。現在她放下了心，胡先生不會欺騙她的。只要陳少爺活着就成。她現在可以思索了。

——這不得大夫來嗎？

胡先生從地上立起。

——得請大夫。我說，你們太太呢？

這和電火一樣在劉媽的腦內閃着，她會從來沒有想到她的太太！她着急上來。

——是的！是的！我們太太！我們太太在秦家打牌哪！住在什麼靈境。我不記得門牌。陳少爺是秦太太沒有過門的女婿。

——有電話沒有？

——我不知道。沒有罷。這可怎麼好哪！老爺來了，沒有太太也是不中用。

胡先生想了想。

——好罷。我去請大夫，順道找回你們太太好了。沒有門牌，我可以問巡警的。

劉媽說不出地感謝胡先生。胡先生是慷慨好義的，只有聰明的念書的學生纔能夠這樣。她啾唔着：

——真是的！這可怎麼說的！真是的！

她一直把胡先生送出大門，然後轉回後院。她倚在門邊，看着那位先生還騎在陳少爺的腰背上推按。她忽然抱起歉來。

——我還不知道您貴姓……

他彷彿沒有聽見她的問語。

——您先生貴姓是？

——范！

他這次似乎預備妥當，直捷地答着。

劉媽覺得有些對不起，這樣地打攪他。

——您不累嗎？

他沒有理睬她的煩人的厚意。

——真地有救嗎？

他點點頭，繼續着他的推按。他的兩臂開始有些酸麻。

——真地！我們太太回來不知怎麼謝您哪！陳少爺這裏再沒有別的親人。我奇怪他爲什麼尋短。您說爲什麼？

范先生皺住眉，沒有答理她。她看出他的忌諱。她的話說的不是時候。但是她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說話，什麼時候應該住嘴呢？而且她願意曉得陳少爺爲什麼尋死。這有什麼要緊？他現在總算有救了。如果他真地死掉，可再淒涼不過，一個人年輕輕的在北京離家鄉還不知道多少萬里，孤零零的實在可憐。其實陳少爺沒有什麼不好，就是脾氣怪些。如果脾氣不怪，他也不會覓短了。不是嗎？要不然真是鬼迷了心；可也真難說。

陳蔚成活了過來，從他所心願的永久的休息甦醒出來，經了兩點多鐘的疑懼，急汗，鎮靜和人工呼吸法。他的胸脅經過有力的推壓以後，漸漸自己甯張着，除去兩次呼吸的中止以外，復元的程序便自然而而且順適地進展起來。他的危險不在他所受的較輕的電力。而在他的情感過重，抵抗力的衰微。電流從右手傳入，從右脚傳出；這可以說是很僥倖了。他的右手的拇指與中指因為捏緊剪柄的緣故灼傷最重，手掌與手背上佈滿了縷縷的紅絲。因為筋絡驟然抽搐和變硬的緣故，右臂完全失掉作用。醫生用一個夾板把牠捆在胸前。右脚有一個灼口，但是不很重要。右脚有些麻木，不自在。

他睜開眼睛，表示詫異，然而始終沒有言語。

醫生把他的傷口敷包完妥，囑咐幾句看護上的話，告訴洪太太放心，便上車走了。這時天已然完全黑下來，有八點鐘的光景。范先生躺在胡方山屋內的牀上，隨後便睡熟了。

胡方山在廚房幫劉媽的忙，不如說是鬼混。劉媽有些心慌意亂，然而對於胡先生是很心疼的，差不多帶些母親的慈愛。燒飯已然來不及，太太吩咐她胡亂扯些麪，這她很拿手，而且正合她的北方的嗜好。

陳蔚成平躺在牀上，讓被褥密密地封住。洪太太在她的對屋安了一張牀，把他移到前院，便於照護。

洪先生獨自伴着病人，坐在牀邊的椅子上。燈光從他的背後的上方斜射下來。他的背僵僵着，兩手支住下頷，眼睛看定他的腳前的地上同白牀帷上的曲折的身影。他的良心從來沒有這樣地紛擾和清醒。他的生活向例是沈悶的，機械的，物質的；在衙門，上司略微嫌他有些笨拙，同事雖然面諛他老實，同他沒有深交情。他是那類身體單弱，缺乏毅力，生活於裙幅之下的人物。他曉得他事事是不中用的；他愉適地，敏捷地，倖運地把自己放在太太的指揮之下。他於公於私拿一種態度來應付；不是應付，因為他從來沒有心力立

在事物的對面的；他是安馴的，聽話的，慵懶的，和一隻老貓一樣。他從來不反駁任何樣的

是非；他是沒有主張的。在家裏，太太是他的權威；在公衆，社會是他的護符。他是怯懦的，缺乏鑑別力，經不起威嚇。

今天是他第一次感覺到良心的勢力。這會忽然從他的癢麻的生活顯躍出來，他簡直認不出那種細刺樣的尖挑在他的心理上呈出什麼現象。然而他苦楚，不舒服。這種下壓的感覺是真實的，牠的真實性令他恐懼。他的感覺好像同他的外甥的粗哆的呼吸押着一個韻脚；他希望離開病人，然而他移不開步，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強他軟癱在這張椅子上。他切盼着太太的解救。孩子糾纏住她，好像絕不放她過來。他的肚子非常地餓。他的精神的同物質的苦難混合在一起，二者他分辨不出究竟那一項使他難受，有時他這項感的銳利些，有時那項銳利些。

他看清他的外甥慢慢地把頭轉向他這面，目光盤旋在他的身上。盤旋什麼呢？不是他的舅父嗎？他的外甥的視線懷疑地搜索着，彷彿穿透他的窠窠似的奧窔的靈，尋覓牠的良善的部分。忽然帶着憎惡的神情，那一雙明澈的眼睛閉住。漸漸牠們又睜開，向牀

邊蹙縮的人身憐愍地看着。病人的嘴哆開了幾次，只是徒然哆開着！每一閉攏，嘴唇相觸，帶出一種吮舐的聲音。舅父覺得他的索搜的目光漸漸向他的左右旋轉，有意避開他的痛苦的存在。

——你沒有見我娘……

病人第一次開口，向他柔柔地問着，最後音調消沈下去，模糊起來。

舅父看着他的平靜的泛紅的面孔恐懼上來。病人在問他的母親，好像她還活着！是不可能的。然而病人明明在問着，聲音發顫，彷彿一道無形的線波從這末一個清楚的字眼扯長，沿住舅父的脊髓蜿蜒而下，直到尾尻的尖端，把他從椅子上冷然挑了起來。他向對屋跑過去。在堂屋他遇見太太，正向這邊走過來。他圓睜着眼睛，在她的面前站住。

——什麼事？孩子剛睡着。

她待他就和處治另一個孩子一樣。她的泰然和淡然的聲氣鎮攝下去他的既醒。他

呐呐着，和在嚴母的面前認罪一樣。

——他說話！

他掙扎出這句話。太太立刻明白他的意思，走近他的身邊。

——小點兒聲！瞧你這沒有出息的樣子！他說些什麼？

她的申斥使他垂頭喪氣起來。她是對的；他沒有出息。他現在完全承認他的畏懼沒有道理。病人的話是那樣地簡單，自然。他病着，自然應該先想到他的母親。然而她是洪先生的姐姐！洪先生咕囁着。

——他問我看見他娘沒有。

洪太太放了心。她舉起食指在他的太陽穴狠狠地指了一下，然後向他微笑起來。這種男人真要把人笑死，氣死，心疼死。怎麼那樣地猥瑣呢？她用手把他揪到桌旁的椅子上。

——老爺子！你給我好好地坐在這裏罷！看個病人你都沒有那份材料！

洪先生唧噥着，然後他高聲向她示威地怨抑道：

——我餓極了！你不知道？

洪太太走進對屋，沒有睬理他的呼籲。她的心裏並不像外表那樣地泰然，或者淡然。她於病人同樣有所畏懼，然而絕不露出絲毫，讓人覺察出她的疚心。她願意探出陳蔚成爲什麼起意尋短；這一定有原由的。那麼是什麼呢？將來外人測猜起來，這總要歸罪到他的舅家；無論如何，他住在這裏。劉媽早已忘掉向她提起那封遠信。洪太太思索他絕不會發見舅家的虧損；然而她有所蒂芥。她是不安寧的，不自在的。她必須設法從他的親嘴探出他自戕的原由；她必須設法把舅家表白清楚。至少秦太太那邊——這是她所最爲憂慮的。

她立在牀邊看着病人。他不會死嗎？醫生說是不會的。她不願意他糊裏糊塗地死，尤其在秦太太來京以後。她沒有話回秦家。事情爲什麼趕得這樣巧呢？她看着他的頭慢慢地向她這面，覺得從來沒有這樣恨過人地恨他。

他看見她；臉上顯出異彩，眼光分外地明潤；他爲一種驚喜的情感攪擾着。

——你不是娘嗎？

他清清白白地欣喜地問着。她有些畏意，勉強撐住自己，乾脆地回道：

——我是你舅媽！

他顯出玩皮的神氣，搖着頭，向她作嬌地笑着。

——你哄我哪！我曉得，我曉得。舅媽有一對頂小的小腳，我愛她那一對小腳。我告訴你，我愛她那一雙小腳。你別急。我是說着玩兒的！娘，這是你教我唱的那個歌兒，我以為我忘了哪；沒有！你聽我給你學：

天上起雲雲起斑，

河中起草天要乾；

天乾不下分龍雨，

乾壞牡丹花要彎。

哦！我記得，我記得。你喫驚了哪！你沒有想到我還會唱！

他的悠柔的聲調表現他的內心的興奮中的喜悅；他驕傲地微笑着。在他的神經的錯亂中，他重新抓住他久已遺失的童時的歌調。牠是這樣地動情，舅父坐在門外濼濼地墜下淚來。這是這樣地和婉！這樣地悅耳！一點不錯，這是他的姐姐常年唱的，他在貴州聽見過，那時他們都還年輕，只有他始終學習不會。時間的塵土已然密密地封住這些追不回的記憶；在這些可愛的記憶裏，他的良心曾經生活着；現在這天真的低約的歌聲忽然撕破了塵網的角落，露出他的靈魂的雲翳的目光，發見他的現時的全身的污濁。舅父深為感動；這一線光明冷不防地燦耀起來；他的生活是罪惡的，他的心靈是蟄伏的；他欺騙姐姐的兒子；她會在陰曹詛咒他，他是該當詛咒的！

舅母也不禁在牀邊斜身坐下，把手搭在被褥上。她並不因為他說出他愛她的小脚而生氣；那只是孩子話，完全無意義。然而他重複了幾遍，這奇異的年輕的外甥！這一點不招她厭忌。她覺得她從來沒有這時這樣地可憐他；這沒有娘的孩子！他的鄙俚的嚙語煽起她的本能的虛榮，由這種虛榮引動她的女性的同情。二十年來，便是十年前，她的一雙

小脚的楚楚動憐時時給她自己一種雋美的情緒。現在還有比現時更爲無情的嗎？想到這裏，她不由坐在他的身旁。這孩子是有心的！她平日把他錯看了。

夫妻都忘掉他在嚙語。他笑出快意的勝利的微笑。然後他的目光游移着，浮散開，沈溺於他的精神恍惚的狀態。

洪太太忽然悲觀上來，人生真是捉摸不定，和沙灘上蒸在驕陽下的貝殼一樣，五光十色，異彩奪目，等陽光過去了，牠呈出牠的灰堊似的原色，而且走近了看，殼內或許含着一片腐肉。人便是這樣一個虛幻而又實在的東西。和一陣瀑布一樣，這種玄奧的思想從她的腦髓衝下來；她覺出牠的渾沌的效力；她不能夠往深裏思索。和水洗刷着頑石一樣；水過去了，牠立即乾了。

這陣悲觀的情思過去了，和水洗刷以後一樣，她的腦筋完全清爽起來。她觸着一個靈機：說也真奇怪，她會始終沒有想到這層！她靜靜地等病人集中他的注意力。她的語調不高，然而含滿了力量和豐實的希望。

——說，蔚成，你是不是想成親呀？

她熱切地盼着他的答覆。她留意着他的表情。

很有一會兒，過去了。他神祕地迷惘地望着她，沒有言語。然後他微笑着，羞澀上來，攏住被褥直直地坐起。他點着頭。他的臉上透出一種譎詐的衝動的獸性，帶着牠的原始的嬌羞，熱衷，坦誠，和習慣的壓抑。

這是舅母所需要的答覆。她十分滿意於她的試驗的成功和意外的收穫。這傻孩子！她差不多疼愛起他來。爲了這個，也值得人把小命送掉嗎？她站起用手接住他的胸脯，半推半扶，把他放倒枕上。她用甜蜜的話哄着他。

——好孩子，別爲這操心！舅媽明兒個就給你說去。你只要好好把病將息好，舅媽就給你成親的。

她轉身走出裏間，心神一爽，脚步也不覺輕快起來。劉媽同胡先生遠遠在廚房就聽見她的暢適的自忘底笑聲。她推開風門，一直向廚房走着。她在院子就帶笑說起話來。

——傻孩子，你可真要把我氣瘋了！爲了這些小事，你也值得尋短見？真是地，你可真要把你舅媽急死了！劉媽，你可聽說過？你可見過我這樣的外甥？

她推開風門，走進廚房。她沒有想到胡先生也在這裏；她有些抱歉，有些喫驚。這些從她的眼睛表示出來，她的嘴仍然繼續着她的熱情的述解。

——胡先生，你可會聽說過這個？真叫我這舅媽沒有法子！劉媽，你猜陳少爺受了什麼委曲？再也沒有人想到他會爲了這個！別人不知道，還以爲我這舅媽怎麼不好，逼得親外甥走頭無路。劉媽，你可不知道我這一下午心裏是多麼難受。總算好，他活過來了。要不然，我這冤枉也沒有地方表白。頭一樣，我就對不起我那位死去的姑太太，還有他爹遠巴巴地把兒子託付給他舅舅，回頭有個好歹，連個面都沒有得見。不說別人，秦太太那邊就沒有話回，我這一下午真是心都快撕爛了！

劉媽極端同情於她的太太。

——不用說太太，連我們下人都擔心受驚！

洪太太向她點着頭。

——是呀！你們再也猜不出他爲什麼。剛纔他醒過來了，我就坐在他旁邊細細地考究。他滿嘴的胡話，我也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他還哼了一個曲子，哼得他舅舅在外頭聽得難受都哭了起來。我就說，「傻孩子，你究竟有什麼心事，告訴舅媽，舅媽都替你辦。你可別這樣鬧了，這簡直是要舅媽同舅舅的老命，就是這老命也抵不了許多。」他聽着我這般央求，心裏也就清楚了許多。後來我就問他，「你是不是想成親？」他聽見這話，馬上就從牀上坐起來，對住我不停地點頭。

劉媽的驚訝不用說；她問自己問了一下午，但是沒有想到尋短是爲了——真是說不上一個名堂！她禁不住義憤填胸地嚷起來。

——也真有這種人！

——你可不能這樣說，我那位姑太太生時也就是這種窩囊脾氣，寧可把自己悶出病來，只是不言語。我這位外甥沒有想到又是這種脾氣。那天他瞧見他親家媽，大概是動

了心，把持不住自己；可究竟是年輕人，沒有見過世面，害羞不出聲。不知怎麼一陣鼈扭，趁着人不防鬼不覺，和我這舅媽不下去。

劉媽想起胡先生的沈默。

——太太，您可不知道，今兒個全虧了胡先生一個人，不說別的，路就把人跑得累死了！自然也虧那位范先生，不過范先生也是胡先生的好朋友！

洪太太轉身看着胡先生。

——真是地！可說你那位朋友呢？

胡先生有些不自然；她們的談話讓他頭痛。但是他仍然和和氣氣地回道：

——他睡覺了。

洪太太顯出十分的歉意。

——劉媽，收拾收拾，就把飯開上來罷。胡先生，你去驚動范先生一下子，大家胡亂用點兒麪好了。夜已經深了。

洪先生實在是餓了，然而飯他沒有喫得很好，他心裏有什麼東西在暗暗地作祟。他從來沒有渡過精神的生活，和一片濛濛的溼霧一樣，這鬱積在他的心口，他的物質的感覺完全在牠的密集之中困惑住。他的太太不時地盯住她；他覺得他好像要從她的手心溜出去；她曉得他的弱點。在她的懷疑的憐惜的視線之下，他稍微掙一點勇氣。然而他疲倦了，想早些安息。今天他受的戟刺太重，太猛了。而且有什麼東西在心上墜着他。

他睡了，但是他忍不住嘆氣，直到夜入午了，太太熄掉電燈，上牀同他睡在一起，他還是清醒着。他看見太太的兩隻眼睛發亮地假住他，和貓眼一樣。

太太小聲問着他。

——你睡着了沒有？

他只是嘆氣。她明白他有心事。他假向她的懷裏。她用手支開他的胸口。於是他們面對面側身躺着，都沒有言語。

還是她先開口。她數着他的一天的行事，責備起來。

——我真不待見你這死樣！有那樣的外甥，就有你這樣的舅舅。你心裏有什麼過不去的，說出來，讓我給你解說。你不心疼你自己，我做妻的，可得心疼。

她的話一句一句地打在他的心坎上。是的是的！他必須告訴她，只有她能夠幫他的忙。他搜聚起他的浮散的情思，然而這些情思彷彿都不着根，和夢一樣地虛幻，離開了他的驚擾的心神。他詫異究竟什麼使他嘆氣。但是他必須說出一句話。

——他是我姐姐的孩子，你知道。

太太等着他的下文，然而他終止了。

——還有嗎？

她的聲調有些諷刺。她的鎮靜攝住他的恍惚。他覺得他已然出了那困惑他的惡勢力，和出了魔境一樣。他羞赧上來，往她的胸前湊近。她仍然推開他的身體。

——聽我說！蔚成不會死的，養上半個月，我想就會完全復元的。後兒個我就到秦家去，讓他們挑日子。早一天結婚，早一天好。你怕見蔚成，便是我心裏也總有點兒顧忌。不過

人活在世上，誰不是爲的自己？我們也不是例外。只要把他擡在秦家，隨他怎麼樣，我們都脫掉干係了。秦太太是愛女婿的，早一天讓蔚成過去，便是十個姐姐我們也對得起。你明白嗎？

他只是用手按捺着她的龐大而虛軟的乳頭。她明白這是他的讚可的表示。忽然他縮回手，好像觸到意外的東西。她詫異着。

——什麼？

他半響沒有答應。然後他避住氣息，啞聲驚道：

——你聽！你聽！

——什麼？

——那孩子在哼唧哪！他唱得我真有些難受。你不曉得，那是他媽教的。不要緊嗎，你瞧他這樣發瘋？

——大夫說人中了電，腦筋容易不清楚的，養上幾天就好了。

——他唱得很好，你聽！

但是她不注意病人的低聲的哼唧；她想起他愛她一雙小腳的話。她從來沒有想到這孩子是有心的。她勾住丈夫的頸項往她的胸前摟着，然後柔聲道：

——我有時很疼這孩子。

第二早晨不到十點鐘的光景，她坐在病人的牀邊，聽見外面有人叩門。她喊劉媽去開門，隨後她自己走到院子。跟在劉媽的後面，走進秦府的老何，手裏提着四匣掛麵。看見洪太太，老何遠遠地就打了一個千。他把禮物交給劉媽，然後解釋他的使命。秦太太打發他來探候洪老爺的病況。劉媽疑心她的耳朵聽錯了，不然就是這位下人記錯了。但是她的太太並沒有改正他的口誤。

——沒有什麼，你回去稟上你們太太，就說已然好了。明兒個我親自道謝去。

她的閒適便是屋內的洪先生也深為懷疑起來：他什麼時候病過呢？這好像他如今是在病着……他懶於思索下去，她忘記告訴他，昨天他從洋車上摔下來了。他怎麼能夠

知道其中的奧妙呢？人生是這樣地複雜。

一一一

「西土有佛

亦空亦明

無求不應

婚姻可成」

秦太太讀到末一行，歡喜得一雙捏住白紙籤的柔柔的手都戰索起來。她用手絹從新揩了揩眼睛，由第一行從新讀起，讀完第三行，她便扯近朱太太，請她分享她的驚喜。她高聲讀着末一行，手顫着，嘴脣顫着，聲音顫着。

——我說的麼，這裏菩薩靈着哪！

朱太太覺出自己的驕傲；這樣的上籤誰能夠再抽着呢？只有秦太太，秦太太是她引

來的。

秦太太轉過身，向着正中的佛座，面上帶出虔敬，信服和感謝的愉悅。她的上身向前微微地俯着，記住她方纔敬香時跪在紅氈上許下的心願。她慢慢地摺起那張佛籤，放在錢袋。那串玲瓏的珊瑚念珠在她的右腕上搖曳着。佛籤的代價她已然付過，因為表示她的深誠的感動，她從新取出四角錢，攔在馨座一旁的黃盒裏面。僧人爲她祝福。朱太太有些嫉妬，站在她的身後。她快樂，非常地快樂。她牽住朱太太的手，向石階下面緩緩地走着。和鷹隼一樣，一羣男女乞丐擁擠着，和潮浪一樣，在石階前面把她們包圍起來。那些襤褸的老丐爲太太們祝福，那些襤褸的童丐祈求太太們的憐恤。秦太太和朱太太爭着給她們錢：這種慈善的行爲使她們快樂。然後在乞丐的喧囂與打鬧的中間，她們奪開身走出廟門。秦太太覺得舊污盡去，新幸福就在眼前。天氣又是這樣地晴和。

——春天到了！

她欣賞地無所知覺地呢喃着。

從她們的身後轉出一個七八歲的小丐，愁喪的模樣，鼻頭掛着眼淚，跪在秦太太的脚前，攔住她的行路。

——唉，太太，太太，賞我一個！

秦太太看着他。

——我給過你錢了。

他在石道上蹣跚着響頭。

——唉，太太，太太，他們把我搶去了！他們把我搶去了！賞我一個罷，慈悲的奶奶們！你財旺人旺的賞我一個罷！

秦太太把一角錢擡在他的展開的泥黑的小手心。他爬下又蹣跚起響頭來。秦太太鬆開朱太太的手，從他的身旁繞過去。她花幾個錢是不要緊的，只要她能夠爲女兒買到來的幸福。她請朱太太到她的府上用午餐，提起前天晚餐的粗糙，今天再來陪補。朱太太要回家。忽然她想起洪太太，那天她走的那樣倉卒，連牌也沒有打成。

——洪太太的先生不是從洋車上摔下來嗎？現在怎麼樣了？

——沒有事。昨天我打發老何問候，說不怎麼樣重，養養就好了。你真不去我那裏嗎？你乾女兒怪想你的！今天又勞你忙了半天！

朱太太不能夠如命。等她上了包車，秦太太纔上了僱妥的來回車。她們在司法部街分手。

秦太太出門總帶着一串念珠，掛在手腕上，防備路上沒有事用的。現在她坐在洋車上，完全忘了她的手腕上有這麼一串念珠。她想，她納罕，她快樂。她想着她的心事，她納罕。菩薩就猜着了她的心事，她快活。她有菩薩庇佑。她向自己默誦着那四句偈言。她在第三句那裏停住。奇怪！爲什麼不做「有求必應」，偏偏做「無求不應」呢？前者通俗些，只要廟裏有匾，匾上有字，都是這四個字；菩薩當然深緻些，所以一句說出兩個反字，其實意思還是一樣。她爲自己解釋着；她的解釋使她滿足。於是她轉回想着第二句，這的確是佛經的真諦，有一部經專說這個道理，還是智空法師爲她講解的。她記起他的慈祥的容色，和

真摯的用思的聲調。但是她曉得要是有有人反來請教她，她會想不起他的一句話的。那樣深湛的道理，不是她一個女人家所能夠瞭解的。只有第一句她不很明白。她曉得菩薩是在南海普陀山，但是這裏寫着「西土有佛」而且菩薩平時不稱佛。但是她曉得什麼呢？菩薩有時常去西天，常去西天自然稱佛。想到她的糊塗，她好笑起來。

但是她明白這三句都是爲第四句下註脚，好像遊山玩景，牠們是領道的。只有第四句這末一句是說給她聽的！菩薩大約看準了她的心事，單單把這條籤扔給她。誰能夠不信神呢？這要是落在一個問病的或者尋人的手裏——然而不會偏巧就抽在她的手裏。這自然是天意。

然而她忘了一件事！爲了這個轉回洋車是不值得的，然而這總是一件事，攪得她的心裏不清靜。她想起那討飯的窮老婆子，她要拿出錢扔給她，不幸馬車過去了。她那天不能夠專爲這個停住馬車。清早她還對自己講，或許前幾年她在觀音庵碰見過這窮老婆子，今天這裏許願她說不定還會見到她，這總可以證明前幾年她在這裏見過她。然而方

纔她沒有留神。那些乞丐圍住她，然而她一點不留神，完全忘記這件事。那裏面有她嗎？秦太太記得她沒有看清。然而她曉得她的記性最不牢靠，說不定便是她沒有看清。她微微覺得遺憾。人上了年紀，連欺哄自己底興趣都沒有。

她始終沒有想到在原來那條胡同她還可以看見原來那窮老婆子。

她的兩位小姐正在家裏議論她，這她卻再也想不到。繡英在母親的屋內看着張媽裁衣服。忽然她想起一點多鐘沒有看見姐姐，便穿過堂屋來尋找。姐姐近幾天神情有些恍惚，消沈，有時簡直憂鬱。她是特別地煩躁。她不過問她的嫁奩，聽母妹忙着爲她置備，然而置備下來又多不如她的意，即使她沒有意見。她的不耐煩的模樣彷彿在說：那是誰的事？你們何苦要過問呢，然而母妹完全是一番好意，純粹爲了她一個人，這她明白的；她只是心中膩煩，然而母妹卻總拿衣料在她的面前考究長短。她們的喧噪含着推她出門的意思：這是她所不能夠忍受的。而且誰還知道那在什麼時候呢？這種忙法，就和事情在明天一樣！連繡英都不體卹她。

甚至於妹妹還要拉她上街買東西！這殘酷的淘氣的妹妹！難道沒有人曉得陳少爺也住在這座城，在西城，而且上下學從街上來往嗎？假定她遇見了他呢？這可怕的，可怕的假定！然而他真是那樣地用功，那樣地慘白嗎？這裏媽媽最糊塗不過。人家既然那麼愛用功，就讓他用功，讓他的面色慘白好了，何必強他俯就她這樣一知半解的無用的女孩子呢？字眼多的很，媽媽單單要說慘白：那怕大紅，土黃，紫黑，也勝似這鬼字眼！她想不出一個人會怎樣地慘白——哦！假定她可以偷偷先見他一面……

繡英走進屋子。看見姐姐獨自靜悄悄地立在窗前，望着天井出神。姐姐的神情淡淡漠漠的，彷彿已然同她遠離，往她所不能夠企及的世界退隱。姐姐雖然出嫁，和招贅一樣，實際還和她們住在一起，然而各自的精神好像開始在進行分道的工作。姐姐快樂嗎？看着她獨自靜悄悄地立在窗前，繡英禁不住疑惑。然而陽光映在玻璃窗上，又明暉，又和潤，姐姐迎住牠溫浴着，又像很快樂。

她過來和姐姐併肩立着。

——今天下午我們到公園去好不好？這樣好的天氣，公園裏遊人不會少。

繡雲覺出她的建議的取鬧，妹妹故意和她惡作劇。她直然否肯着。繡英奇怪她會這樣沒有興趣，明明站在陽光裏欣賞着窗外的春日。姐姐的心思真難揣摸。

——媽還沒有回來。

不見繡雲睬理，她只好繼續下去。

——我也想該回來了，說不定朱太太一道來。

繡雲不表示意見。她再繼續下去。

——媽許完願，一定要抽籤，奇怪是好是壞！

繡雲忿然將嘴一撇，顯然她的話招惱了她。繡英從來沒有見過姐姐這樣地執拗，她的不高興表示得這樣充分。姐姐沒有言語，然而這比言語還嚴重。姐姐有不滿意於媽媽的去處。妹妹有化開這團雲氣的必要。爲什麼她們母女三人要彼此不歡呢？

——姐，你瞧院子這些小麻雀，在太陽地碰的多有趣！趙媽一走出廚房，牠們就早早

飛去。牠們纔靈醒哪！你說也怪，牠們就是披着那一身蒼灰衣服，又醜又小，自己也不覺得！你還記得我們那年在萬牲園看的那些一屋一屋的小鳥兒嗎？真可愛！一樣地小巧，就錯了一身衣服，黃的，綠的，粉紅的，就不是蒼灰的，叫的也好聽！你說是不是？這世上越是好的越是少，你瞧城裏都有麻雀，那些黃的綠的卻只有山地纔有，有也很少看見。可是院子要不落幾個小麻雀，你不覺得乾燥嗎？到了城裏，家雀都是好的。

她爲自己的有趣的情思迷誘住；院子靜靜的，她只聽見她的小聲滴溜滴溜地嬌囀着。忽然姐姐回轉身，打斷她的話頭，忿然道：

——真是的！媽一天也不知忙些什麼，叫人心裏實在不舒貼。吵着要上廟，其實上了廟又怎麼樣呢？好還是好，壞還是壞，菩薩也不能把壞變成更壞。我又不能同媽說，這都沒有用；媽說反正是爲了我。其實我們母女三個人安安靜靜地守一輩子，又有什麼不好？必要生生地扯進一個男人，弄的雞犬不寧？一個舅舅還不夠，又添上一個女婿！他……他……他……

她轉過身重新望着天井；她結巴上來。在她的氣勢洶洶的中間，她漸漸覺出這些話不宜於她這樣的女孩子，立刻失掉勇氣，變成口訥。繡英睜開眼睛，沒有想到姐姐這樣不快樂。

——你不願意馬上成親嗎？

她陪下小心，低聲問着繡雲。

——我沒有什麼。

繡雲不經意地應着。繡英抓住這個機會，不讓溜過去。

——你是不是想先見見他？

繡雲半晌沒有做聲，然後轉身躺在旁邊的軟椅上，臉向裏嗚咽着。繡英喫了一驚。飛在她的身旁，跪下，搖着她的膝頭。

——你想見他，爲什麼不早說呢？媽雖然古板，心可是軟的。

——我沒有說我要見他，那死鬼！

——那你爲什麼哭呢？

——我心裏煩的利害！

——因爲你想見他！怕成了親以後不如意是不是，姐姐？好姐姐？

繡雲止住流淚，覺出在妹妹的面前她演了一齣又癡又乏趣的小戲。她推開繡英放在她的膝蓋上的一雙手，使氣站起來。

——不！不！我從來沒有想要見他！媽沒有見過嗎？媽滿意就成了。好了，起來，別跪着了！我沒有什麼，好妹妹。我就是心裏煩。媽來了！別給媽提一個字！你看，媽一進院子就笑！

她挽起繡英的手跑出堂屋。她們立在石階上，迎住秦太太。繡雲向前攙着母親。

——媽，我乾娘呢？

——你乾娘不來，回家去了。

秦太太的身體並不壯實，然而也不需要女兒的攙扶；但是她的心情是非常地暢適，所以她倚住女兒，享着福。她疼愛繡雲的，今天特別疼愛；不說繡雲自身，便是繡雲的事情。

無不如母親的意，討她歡喜。她放縱着自己，讓繡雲攙住，把重量放在她的右半身；她有心情享受這種幸福。但是她同繡英說話。

——今天十五是一個好日子，燒香的人們可真不少。像你們這樣大的姑娘有好幾個，還有些女學生，簡直擠滿了那座小殿。這麼多的燒香的，你可不能說人家菩薩不靈驗。

繡英笑着。

——我也沒有說人家菩薩不靈驗。

秦太太愉快地笑着。

——呵！我把你這張小嘴！

繡雲仰起頭，也帶着笑。

——可是也有不靈驗的。

進了屋子，秦太太離開繡雲，坐在爐邊的軟椅上。她看着張媽。

——你給我倒碗熱茶。今天爐子沒有生罷？

——沒有。

——我看可以不生了。天氣照這樣下去，不會再冷了。

然後她望着坐在牀前的繡雲。記起她那句不中聽的話。她裝做不在意，順着女兒的話繼續下去。

——這要瞧各人的緣法，不能一概而論的。我還沒有告訴你們，我燒完了香，還過去抽了一根籤。白紙紅字，上面印好四句偈言。就在我錢口袋裏頭。你們姊妹看看，就知道靈驗不靈驗了。

張媽遞上茶來。她接過茶杯，啜了一口，在嘴裏潤了潤，看繡英從錢袋掏出佛籤，然後咽下茶水。繡雲扶在妹妹的肩上，從後面看。但是她立即走開。她的粉靨飛紅上來。

——媽抽的什麼籤，一點也不靈！

但是她的中心是非常地輕適，她的鬱積的杞憂彷彿讓一陣仙風吹散了。她的反抗是虛偽的，嬌羞的；她相信菩薩證實了她的運命。母親的辛苦完全爲了她；她是知恩感恩。

的。然而她有些惱怒：爲什麼她要那麼性急，跑在妹妹的背後看一眼呢？屋裏又變得這樣地鬱窒，陰黯，讓人連氣都喘不順適。她往門邊走着，她想着：這樣好的天氣，坐在太陽地多暖和！但是她在門邊停住，聽着母親的講解。

——我把那四句話都背下來了。你們說怪也不怪，菩薩猜準了我的心事，把籤子寫得明明白白的。你們說要不是菩薩，誰能曉得我的心事？那四句話就是末一句說給我聽的。只有四個字，我的一團心事都解決了！

繡雲想着還是到院子曬太陽舒服。

——左不都是那一套子話！

她不清楚爲什麼她說出這句不滿意的話：她的心裏再滿意也沒有。

——大小姐，您這話可不能這樣講。

張媽禁不住她的驚訝。她是信佛的，而且她的太太是信佛的。

繡雲明白張媽責難的好意，然而她恨張媽。哦！屋子裏的人都是可恨的。爲什麼她們

不說別的，單只說她和她的婚事呢？她走出屋子，立在院子的太陽地。

秦太太覺出女兒的脾氣，裝做沒有看見。

——那天洪太太來，還催着我早點兒把親成了。我沒有答應，就是等着菩薩一句話。誰知道將來成了婚是好是歹呢？我做娘的就只圖女兒一個快樂。昨天老何說洪太太今天要來回謝，一定是來催我的回話。

繡英放下紙籤。

——那媽怎麼回答人家呢？

秦太太輕快地道：

——那自然答應了人家。

——媽，說實話，遲早是沒有要緊的。不過洪太太這樣急着辦，我總像有些不放心。爲什麼她要那樣趕趁呢？陳少爺反正在上學，住在她家也是一樣的。

——你不知道，洪太太她們要到南邊去，自然願意早天給外甥完婚，住在我這裏放

心。這些事做娘的都明白，你小孩子就不必瞎費心了。

繡英現在必須替姐姐說幾句話。

——我覺得在成婚以前，還是讓姐姐同陳少爺見見面好。

秦太太搖着頭。繡英這一套都是從朱小姐那裏學來的，母親以後要多留些神，否則繡英將來難辦了。但是秦太太把事情推卸在別人的身上。

——我怕洪家不肯，人家是很有規矩的。陳少爺我已經見過了。

——媽擔保姐姐將來滿意嗎？

秦太太站起。

——她說她不滿意來嗎？

繡英搖着頭。秦太太勝利地決然道：

——我就知道這都是你的主意！

繡英是不甘心的。

——可是姐姐總說心煩，這媽也不是不知道。

秦太太鬆適地笑起來。

——我把你這瘋丫頭！這……這……女孩兒家出嫁前都是這樣的，你傻丫頭懂得什麼！你不信，問張媽，她也是過來人，看她出嫁前是不是心煩！

張媽只是笑，只是點頭。

繡雲在院子清清楚楚地聽着她們的爭辯。真地，她心煩就只爲了心煩嗎？母親是對的，這好像再不爲別的。但是爲什麼她們把她的事看得那麼嚴重呢？她詫異着。大家真無謂，爲了她這一點小事！但是她靜靜地聽着妹妹替她爭執，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她不清楚她究竟願不願意見陳少爺，有時似乎願意，有時似乎不。而且她從來沒有想到這念頭，都是妹妹方纔點醒的。從哭過以後，她的心境平靜下來，好像她以前的心煩就只爲了這個。吓！她不是爲了這個。然而她希望聽出她們的結論：母親駁住了妹妹。妹妹再沒有言語。繡雲開始又煩躁起來。她伸手使力揪着夾竹桃的葉子，那厚而硬的有毒的長葉子。

老何走進月牙門。繡雲想起她的舅父。

——舅老爺在家嗎？

——出去了。

——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

她轉身朝上房嚷着：

——媽！

秦太太走出堂屋，問她什麼事。

——你今早同我乾媽說了沒有？

秦太太不曉得她應該同朱太太說什麼。

——我說的是舅舅。

秦太太由她的提示驚悟過來。她完全把這個忘了。她一心在燒香上，就沒有記起替

兄弟託情的事；不僅是這一件，連那窮老婆子的印象她都忘了。她看着繡雲發呆，半晌沒有言語。她迂徐地搖着頭。她記起女兒那天對她的表示。她有些不好意思，一時尋不出遁詞，嘴脣機械地顫動着。然後她看見老何從廚房走出來。她發氣地看着老何，覺得他毫不中用。老何明白太太的亮煌煌的眼睛，迅忙從月牙門溜出去。過了月牙門，他忘掉他明白些什麼，然而他記着太太在發氣地看他。

四

她們找來通用憲書，在面前打開；洪太太是不識字的，只好立在秦太太的身旁聽她順着月日一行一行地低誦。

——「三月初一日：宜祭祀，結婚姻，宜用午時。」

秦太太停住，摘下花鏡，看着洪太太。洪太太猜出她的猶豫。

——我瞧就是這一天好。親家太太怎麼樣？

秦太太思索着。

——不太趕趁點兒？洪太太，不怕你笑話，我這裏什麼都還沒有預備哪！

洪太太急忙接住道：

——親家太太過於客氣！其實是把女婿娶回家裏來，原也用不着大張羅。而且他舅舅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走，怕也就快了。我瞧，親家太太和雲小姐受點兒委曲罷。

秦太太是沒有不可以成全的，說實話，早已看準了這日子。她同秦先生就是這天完婚的，那已經是三十年的事了。三十年的事，她一閉上眼，就和三十小時的一樣。那時夫妻還是恩愛似海，從來沒有想到老年的景況；現在老年還沒有來，夫妻便反目如讎，往事真不堪設想。然而每一記起那夜的輝煌的花燭，她對丈夫的怨恨，便輕減了許多。然而如今她游疑着，不肯冒然答應。她怕這天妨了小夫妻的將來；他們便是例證。但是她愛這天，通用憲書上明明地說是好日子。於是她告訴洪太太，等她到東安市場問了先生以後，她再回話。現在無妨假定是三月初一日。

洪太太回家等着她的問卜的音信。

同時陳蔚成的心身的恢復有延宕的情勢，這是洪太太所最焦灼的。他自己無所知覺，電流所燃燒的地方雖不易於見好，卻也沒有皮肉的苦楚。傷口是不起膿的。右腿的機能漸漸復元，唯有右臂的筋絡依然弛緩着。有時他顯出苦惱，然而他的痛苦是迷漠的，渾沌的，彷彿在他的意識的範圍以外的一種不能形容的精神的活動。

他的神經是始終矜亂着，從來沒有完全清醒過。他的目光是稚氣的，柔和的，籲求的，有時透出懼，懷疑，狂喜，隨着外界的事物或者內心驟然的殘象而變動。他的精神是遊散着；言語愉悅，每每可以做幾方面的解釋。他不時問到他的去世的母親，以為她還生存着，而且在一起同居；他往往把舅母稱做母親；漸漸他覺出他的錯誤；減少對於母親的惜戀。他唱，好像他的內心充滿了輕怡的忻愉的感覺；這種欣快的喜悅就和浮萍似的夏雲一樣，浮游着，在浩渺的空間縱橫着，沒有邊涯，然而變幻無窮，彷彿不具形體。他生活在過去的童年的復活中。他忘掉他的現世和他最近所受到的痛苦；這些好像沒有在他的生

命裏出現過。沒有人在面前談到他的尋死，他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每天睡在牀上，但是他睡在牀上。

他的嚙語是沒有終始的，沒有目的的，和着哀婉的、陰柔的動情的調子送出來，彷彿細流上翻起粼粼的微波。他曉得他的孱弱，不做堅強的抗拒，但是有時和一個恃寵而驕的孩子一樣，無禮地，執拗地，撒嬌地要求着。屋裏餘下他自己了，他倚住枕頭，望着空中，非常沈靜，好像一位探索真理的哲學家。只要有在他的牀邊，他就開始談起話來，和開了閘的水堤一樣，和上了弦的話匣一樣，無論聽者印象的好壞。但是他微笑着，永久地微笑着；在他的微笑裏蘊蓄着一種溫存的魔人的力量，便是舅母的心情也因之柔和下來。

洪太太用各種的方法來試探他的領會。

——你曉得你爲什麼躺在這裏嗎？

他不遲疑地，悽清地答道：

——我病哪！我問你，芳妹妹怎麼老不來呢？你沒有告訴她我病嗎？我從樹上摔下來，

摔折了胳膊。她站在地上害怕叫我，我一閃手從樹上跌下來。她前天還來看我的。她親眼看見我摔下來的。

洪太太疑懼地看着他。

——那是誰呢？

他忽然害起羞，口喫上來。

——那……那是……芳妹妹！

她坐在牀邊追問下去。

——芳妹妹是你什麼人呢？

他喫驚地看着她，然後狡譎地微笑起來。

——嘿噫！嘿噫！你知道你還要問我，娘娘真不是好人！芳妹妹就是芳妹妹，還有誰呢？還有誰呢？娘娘，她剛纔給我唱這個歌兒，逗我笑了半天。她也笑，她撲着我。娘娘，你別走，讓

我給你學。我一聽就會。

小哥哥來小哥哥，

勸你回去把親說：

年輕之時倒好過，

老來之時無下落！

娘娘，我唱的沒有她好。她的嗓子又高又尖。可是下半節我唱的好，這是男孩子唱的：

你是那家小么婆？

管哥親事說不說！

管哥親事討不討！

和尚無兒孝子多。

她哭了哪！她罵我學她唱，可是她先唱給我聽的。她一點都不講道理；她儘欺負我。娘，是真的，我捺住她還揍了她一拳！我下次不敢了。她跑到她家門口，站住，瞪了大眼睛看我。她還揩着眼淚。下次我發誓不敢了！

洪太太聽着他的娓娓不斷的自述，有些失望。這是真的？一個人的神經錯亂了，什麼樣的話都說出來。她明白他講的全是家鄉的事跡，平日鬱積在心裏沒有提過，或者簡直沒有想過，現在和觸到的泉眼一樣，兒時的憧憬於不知不覺中激蕩上來。這究竟使她安心，因為在他的嚶語中間他始終沒有暗示到舅家的生活。然而他這種癡癡的情形什麼時候纔有一個結束呢？醫生說這不會永久的，然而這好像要永久下去。

於是她截短他的無頭無尾的話緒。

——你知道，你快要成親了！

他看着她不言語，將信將疑，略帶一點受驚。

——真地我要成親了嗎？

洪太太憐惜起他來。

——你那天不是說想成親嗎？

和一個女孩子得到她所祈望的珍寶一樣，在衆人面前，又是喜歡又是羞澀，他向她

點頭。然後他從牀裏斜身向外，倒在舅母的身邊，他爲熱情的欲望和真摯的謝意激動着。

——你真好！好人，你真好！你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我早有這心，可是沒有人問我，我也沒有法子和人講。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她。我時常夢見我抱着她，我總想抱她；我沒有！白天我不敢。

他慢慢地縮回身，等着他的赤裸的肆言的反響。他是譎詐的。他枕着很高的被褥。他凝視着迎面的紙窗。他的目光並不帶着瘋狂或者癡愚，但是那裏面所含蓄的失望和牠的悠悠的魔力！

他的優柔的心理的錯綜絕不是羸汎的瘋狂所能形容的。他的表情是嬌憨的。他彷彿一隻舌如弦簧的小鳥，在溫馨的春天，不自主地圓囀着，永久是那一個調子，然而絕不簡單，帶有一種悲雋的質樸，反而意外的動心。他生活在清醒的夢境。他靜靜地倚在枕上，彷彿思索着，其實心地澄明和一塊脂玉一樣，在牠的滑淨的浮面綺麗的過去慢慢地顯出形象，而這些形象又多半需要外物的指引。

洪太太看着他這種如癡如癲的情形，回頭想到她的安排，心中不由有些寒慄。她必須負着多大的擔子！事情辦的好，她這方面可以洗刷乾淨；辦不好，總不會有好的在前面等她。她看的清清楚楚，正因為這樣，加以她的自私，教育的缺乏和社會地位的低下，由微而漸，道德的良能從牠們所編織的搖籠篩下去。家庭的艱苦，丈夫的庸懦，環境的孤絕，和她的銳利的自覺，把她磨練成一位有識有爲的婦人。那怎麼能夠是她的告錯呢？並且她從來沒有想到她有過不是。但是眼看陳蔚成這樣一天一天下去，到了佳期秦太太和她鬧起來，她該怎麼辦呢？她不能夠把事情完全推搡在別人的身上；沒有人相信她。這層憂懼在她的心上就和一塊潰瘡漸漸往大裏爛，揉好的生饅頭往大裏虛虛地發一樣，然而她絕不向丈夫提一個字。

洪先生臨睡總機械地問她道：

——你瞧他今天怎麼樣？

其實他自己未嘗不明白外甥的病況，然而他沒有主見，不大憑信自己。他完全依賴

着太太。他每晚所得的答覆總是

——還是那樣。

如果洪先生是有鬚眉氣的。她一定繼續問道：

——你瞧該怎麼好呢？

然而她把這句話留在舌尖上，因為洪先生說在她的前頭：

——你瞧該怎麼好呢？

於是她只有嘆氣。但是她心疼他，正因為他的怯懦。她對於他的忠實就和母親看待她的長子一樣。

洪太太已經連着幾夜失眠；這種現象她從前很少有的。白天的勤勞和終日的憂慮使她疲憊已極，然而夜間她難以安息。劉媽說太太操心過度，臉上落了兩塊肉。但是洪太太有什麼法子呢？一點芝蔴小的事也得她分神。她曉得洪先生的性情，有時非常感應，有時非常麻痺。他能夠難受，難受完了懺悔，然後平平易易地躺下安眠，就和精神上沒有經

過戟刺一樣。而且他的心靈容易麻醉在物質的追求中，洪太太在這點上很寬縱：還有什麼能夠使男人安心呢？她看着他在中道滿足了，閉住眼，躺在她的身旁和豬一樣地打呼：還有比他更蠢的可憐的東西嗎？她心疼他。

——你還沒有睡着嗎？

洪先生開始感到她的反常。他已然從一覺裏醒過來，望見月光映滿了紙窗。她的眼睛睜着，望住月影的移動，在朦朧的紙窗上。

——沒有。

洪先生心中惶恐起來。他把左臂無聊賴地搭在她的胸口。他關切地問道：

——你怎麼老睡不着？

她仍然望着清淡的月光，回應地伸上右手握住他的摸索着的左手。她的聲調有些幽怨。

——我怎麼睡的着？你知道那邊已經把日子訂下了，今兒個打發老何送的信。三月

初一是好日子，東安市場的先生說，可是成禮的時辰總要在午時。這自然再好不過。早些完事，早些安心。可是你瞧我們那位外甥，到了那天要還是這樣瘋瘋癲癲，你說可怎麼好？將來說起閒話，這都是我舅媽的不是。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喫了睡。我瞧咱們早晚是要到南邊去的，衙門裏暫且託同事簽個到，好等上月薪領下來，趁這工夫你也各處走動走動，張羅張羅你外甥的親事。我已經想好了，錢雖然由秦家墊，主婚人卻總是你的。眼看還不到半個月，你就打些精神做個舅舅樣子，也免得這時外人笑話。只要他們新夫婦坐上花馬車，我們就算把手洗淨了。那時我們要走那裏就是那裏，絕沒有人有挑剔。

——好，我就照你的話做。可是你知道，他那種瘋瘋癲癲的勁兒什麼時候纔會好呢？

——什麼時候！睡罷，別操那些閒心了，大夫說他慢慢會好的。

他們半晌再沒有言語。她鬆開他的左手，閉住眼，預備入眠。他開始在她的身上摸索。

——你上了年紀，皮還這樣嫩！

她轉過身，背向着他。他失望地沈默起來。然後他搭訕道：

——這兩夜沒有聽見他唱了。

她慵慵地應着。忽然想起他在這件事情上的迷悵，她便加以解釋道：

——他現在好多了，除非有人在面前，他纔開開話匣子。我想趕到那天，他會好了也難說。

她的話很有效驗，他的心胸舒展了許多。

——我告訴你，你說他尋死究竟爲了什麼呢？你說他是害了單思病。我總覺的有點兒怪，說不出怎麼個怪法。他真地就爲想娶媳婦嗎？

洪太太乾脆地答道：

——就爲這個，和你一樣沒有出息。

從這句話以後，洪先生又沈默下來。他覺出她的煩膩。漸漸夫妻前前後後地都睡熟了。

幾天以後，洪太太對於陳蔚成的病況漸漸有了希望，他的右腿的筋絡已然復元，右

脚的傷口結住痂，他可以下牀漫步了。他的右臂的夾板還沒有取消。他站起身第一件使大家驚異的便是他的體高縮矮了。躺在牀上大家看不出，等他一直立起來，這儼然躲不過觀察銳利的人們。他的頸項本來不短，現在卻抽在一起，彷彿一個大頭坐落在肩膀上。這到了眼裏是很醜惡的。大家紛紛議論着，奇怪着，然而都沒有向他直講。他自己覺不出來，也想不到照鏡子。

他的腦力一點一點甦醒過來，不像以前那樣完全的癡癡。這最使大家歡喜。他認出他的舅母，很少時候把她錯呼做母親。其餘人的印象在他比較地淡薄，然而並不像整個茫漠的神情。只有舅母一個人具有一種特異的勢力網照着他的全心神；在她的面前，他懾伏着，彷彿一位受辱的臣民執命於殘暴的君主。舅母利用她這種神祕的勢力主宰着他的病態的心靈。她曉得他的內心對於她的憎惡。她拋開從前冷漠的態度，對他一舉一動都顯出極端的柔媚，絕不給他厭膩的機會。

病 心

對於婚期他抱着一種不安的歡迎的情緒。在他的癡想中，他總以為他要同他的童

年的愛人結婚，忘掉她已然逝世。直到婚期的前幾天，他纔略微瞭解他的錯誤，於是他非常失望，整日沒有開口。舅母竭力來改正他的執拗的觀念。她向他擔保秦小姐是怎樣地美麗，溫柔和可愛；沒有男子見她不醉心的。她沒有見過他的「芳」，然而她相信秦小姐的像貌和她相近，都是美人的胎子。

聽到這裏，陳蔚成坐在椅上嗚咽起來。

他不想結婚，然而舅母的語言含着蜜樣的醉人的魔力，在牠底下他的意志麻痹着。他掙扎，他希望；他給自己建了一所光明的綺麗的海市蜃樓。於是他依順下來。

舅母明白他的弱點，不斷向這方面挑逗。從她的談話，她暗示着恩愛的快樂，物質的享受，戟刺他的搖搖未定的衰微的心靈。她告訴他，只有一個知心的少女能夠增進他的世人的幸福。她清楚他的意志如何地薄弱，爲全然征服起見，她把他的愉悅的情思往魔道上引誘着。她最後宣稱秦小姐是「芳」的後身。那怎麼能夠錯呢？秦小姐還沒有見他已然愛上了他。她聽見他的名子就臉紅。

於是他熱烈地祈盼着婚期，以爲他不久可以同「芳」永生在一起。他的腦力始終有些不清楚。他記起他的右手爛成一片，右臂不能移動；然而他從來沒有想到爲什麼他要尋死。舅母說他爲了單思病，他想她的話是對的。他歡迎舅母同他談色彩濃厚的和引誘性豐富的話。他潛沈地聽着，然後他露出一種孩氣的欲望，急切地道：

——那麼我能抱她了不是？

舅母嬉笑地敲着他的泛紅的臉龐。

——還用說，傻孩子！你要想她怎麼，她就怎麼。她是你的，也只有你是她的。他感到一種預期的沈溺的醞釀。

——那是不是明天？

舅母安慰他。

——別着急，還有幾天，只有幾天了！我們都在爲你忙着。

他的右肱下的夾板取消了，垂在一邊，無力舉動。他總在屋內；院子很少出來，他怕見

陽光舅母說他怕見陽光。從他移到前院那天，他的屋門便上了鎖，後院也再沒有人去。胡先生因為洪太太的諷喻，已然搬到旁的地方，便是前院也顯出清靜了。劉媽暗地裏唧噥，表面和主人們一樣地盼着那大喜的日子。

五

現在什麼事都可以說是妥帖了。秦太太心滿意足，從朱家拜訪回來。最使她舒展的是她的兄弟的差事有了着落。還要她怎麼樣呢？她盡了她的心力來裝璜女兒的佳期；她不願意有一個人在那天愁喪着臉，強爲歡笑，招惹衆人的掃興。而且這是秦太太的大小姐的喜事，外人不明是非，說三道四，總是責怪母親的。其實一個人活在世上，這樣忽忽的一生，經過不知多多少少的風波，任勞任怨，都是爲了什麼？爲了自我的生存？不是的。她不清楚別人，但是她自己是爲了兩個女兒。只要女兒快樂，她看到眼裏，聽見別人稱道，這就是她的老年的慰藉。

她同朱家的交情的親密，和朱家這次爲她幫的忙，讓她簡直吐不出半個謝字。還有人比她更幸福的？親友見了她都向她道喜。在濟南所不放心的，是女婿，如今女婿早已見過，就等後天成親了。女婿是好學上進的；從今人們可不能夠再說她沒有撐持門面的人，至少他是半子。她覺出自己的驕傲。爲什麼她不該驕傲呢？她活着就爲了女兒。有些親友譏笑她把女婿招贅到家裏，意思指她自私。親友總是這樣的，只好不理。女婿成過婚，她照樣打發他上學，絕不擔誤他的功名；便是將來他要帶太太到外省做事，她也絕不攔阻的。爲什麼她不成全，反而要妨害他們年輕人的幸福呢？誰要說她貪圖女婿的方便，她啐誰一口。

現在便是兄弟她也對得住。還有比他再可氣可憐的？在家鄉不好好的，偏偏趕到濟南，當着丈夫同姨太太的面前，爲姐姐不爭氣。然而他總算她的兄弟，一個男人，替她支應門戶，也少些閒人欺負。兄弟卻一心一意要謀事，不領姐姐的盛情。她看出他對她的不滿意，精神不振，寡言少語，而且面孔十足。天下誰能夠滿誰的意呢？難道他就不體貼她有女

兒要招親嗎？姐姐只有他一個近親，他卻立在一旁看笑話。她不願意爲了這種小事生氣，他是她的兄弟，長短好商量。如今好了，他的差事已然穩定，從此他不該再拉長了臉，在大喜的日子同她過意不去。

她下了車，如同少了一塊心病，輕輕鬆鬆地走進家門。

——舅老爺呢？

——在屋裏罷。

她在月牙門前停了停，決定先到她的兄弟的房間，把謀好的事告訴他。家裏這樣忙亂，他藏在屋裏不出來張羅，便是下人也看不過眼。然而他是她的兄弟，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她在窗外叫一聲子青，然後推開風門走進屋子。

吳子青仰睡在牀上，枕着疊起的被褥，癡癡地望着頂棚出神，他早已盼望於謀事了。連盼望都好像在他的感覺以外。這幾天他只看見人忙亂些和他不相干的喜事，他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地酸溜溜的滋味。每天有走不斷的親友，裁縫，下人，都從他的眼邊過去，

都沒有看見他。他在這羣人的中間沒有事做，然而姐姐又不許他和前幾天一樣地溜魂。而且他聽見那些下人在議論他。

——那是他家的什麼人？

——哦！沒有什麼，一個窮親戚。

他們都指着他，露出不屑的神氣。這讓他太難堪了。他看看自己，一身的打扮原和別人相差無幾，而且有些不如。最初他立意和他們在一起打混，給秦太太丟臉；出乎他的意外，羞辱反而落到他自己的身上：他覺出大家對於他的侮蔑。他們異口同聲稱揚秦太太的仁德，秦太太的福泰，和秦太太的容忍。他們不給他褒貶她的機會。

這使他忿怒。他的羞辱，他的杌隉，他的艱窘和他的失意：一切都由於繡雲的喜事。她在秦家一天，他詛咒她一天。不是嗎？他的遠大的前程完全毀在她一個人的身上。小妮子想要漢子，不知在母親跟前怎樣地掇擯，急着先成就她的親事。這樣陰險的窮兇極惡的女孩子，嫁出門會有好結果嗎？他要睜大了眼看她將來的笑話。這有惡報的。

他睜大了眼。然而秦家的喜事仍舊熱熱鬧鬧地照班準備下去，故意爲難他的預言似的。所有的房子都打掃乾淨，重新裱糊，煥然一新，便是廚房裏的火竈也泥了泥。來往的男女都是紅紅綠綠，春風滿面。只有他一個人躺在屋裏的牀上絕望着。滿院的欣快的氣息和溫煦的陽光彷彿窒嗆住他這位落魄的英雄；那些熙熙攘攘的親友，和他們的忘情的喧囂，不絕地，嘲弄着他的末途。

忽然他的姐姐站在門邊，和鬼一樣，不聲不響地望着他。她向他挑逗地笑着。

——兄弟，你猜我今天到那裏來？

他瞪住眼睛，莫明其妙地望着她。他慢慢地直起身子，坐在牀沿。她有事要差遣他嗎？

他的癡悵把秦太太拐回二十年前做女兒的時代。這刹那的殘象！她記起腦中有一幅過去的圖畫正和今日的相同：她的兄弟仰眠在牀上，聽見她跑進來，直住眼向她發楞，然後慢慢地直起身子，在牀邊垂下兩條腿搖擺着。那時姐弟是怎樣地天真和愛，淘氣呀！這一幅情景如今明明顯顯地擺在她的眼前，和她返回到已失的憧憬的時日一樣。她從

來沒有想到他們的童年，尤其這樣小的無聊的一幕，然而這陡然變的這樣真實，在她不知是歡喜還是痛苦。她想起他的天資的笨拙，氣量的狹小，和心眼發死的可憐。那時她驟然從外跑進書房，喘着氣，向他報告塾師的歸影，說着同樣的一句謎似的問話。

她的心情格外柔和下來。她走近桌旁，坐在椅子上。

——子青，從今你可別再嘍囉了，躺在牀上半死不活的，在這大喜日子，讓人笑話。剛纔我到朱家去了一趟，你的事已經說妥了。朱先生說你明天就可以去，後來想到家裏辦喜事等人用，又替你推後了幾天。我想你的事已經定局，何況家裏正要一個親友照應，緩幾天也不算什麼。朱先生的好意又不能不領。

她停住，期望他聽了這消息，喜笑顏開。然而他癡癡地楞住，心口湧上一種迷濛的情緒，不知是歡喜，不知是失望。他懷疑地看着她，然後低下頭看着磚地，向牆邊唾了一口黏痰，隨着乾咳一陣，喉嚨有東西不利似的。

——什麼事？

秦太太覺得他的思路遲鈍的格別。

——自然是司法部，和朱先生一個衙門，好像錄事那類事罷，一個月也要二三十塊錢進項，總算過得去。

他又是一陣乾咳。他想站起來，挺起胸脯，唾她一口黏痰：什麼！錄事！他這樣的大書寫家只做一个錄事！然而他立不起身，好像有什麼重量覆壓在他的頭頂，同時她的熱切的目光炙灼着他的面孔，他決定表示態度。

——我不做！

秦太太聽不出他的意思。

——你不做什麼？

她的氣勢簡直令人無可忍耐，她差不多逼迫地問他。

——你要當錄事，你大後天到衙門報到好了，沒有我的事！

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反抗着，覺出他的尊嚴漸漸發煌起來。於是他又乾咳着，他覺出

秦太太的驚圓了的眼睛，不自信地向她的左右閃視着，然後直直地落在他的身上。

——兄弟，你這是什麼意思？一個人怪也沒有你這樣怪的！你先前不逼着讓我爲你謀事嗎？在濟南你吵着和我要事，好像我能把事給你變出來。今兒個朱先生好容易破着情面成全了你，不說別的，朱先生說各衙門都在裁員減薪，然而他還破着情面成全了你。你這一反覆，沒有別的，就爲的丟我這姐姐的體面。

秦太太的右手放在桌面上戰慄着。她的情急可以從她的高亢的聲調聽出來。

——我沒有告訴你嗎？

秦太太有些氣上來。她死盯住他的前額。

——你告訴我什麼？

——我要回家去。

秦太太覺得心裏一死。這是她的兄弟嗎？二十年前，他偷懶睡在書房，她慌慌張張地，帶着一番好意，跑進來通知她的愚蠢的兄弟。臨睡以前，他摸索到她的坑頭，低聲說：好姐

姐，你今天可救了我！那可愛的愚慧的知情的聲音！然而如今他變成這樣執拗，和他完全死掉，另換了一付心腸一樣。這是可能嗎？她努力收攏她的忿懣。她沈下聲音。

——我沒有聽你說過。你怎麼又想起回家呢？

他把兩隻脚一輕一重地在磚地上頓挫着，表示他的不屑與輕蔑。出乎他的意外，他坐在牀邊和膠住了一樣，只是站立不起。他和自己煩惱着。他簡直和自己生氣。爲什麼他要回家呢？他怎麼知道他爲的什麼？這和小偷一樣，冷不防鑽進他的腦內，而且立即讓人發見了。他必須尋出一個理由爲自己辯護，那怕不成理由的理由也是有意義的。他把兩隻手握成拳形，和脚一樣，在兩側的牀沿砸着，爲什麼要有理由呢？他沒有理由的，男子大丈夫，做事都得先說理由，豈不辱沒他的爲人嗎？他偏不說他的理由：他就是回家！忽然他記起一句成語，於是和機器一樣，驟然收住右脚，停住拳，然後疊架起腿，得意地興奮地唱道：

——「長安雖好，終非久居之地！」

他的無理取鬧激起秦太太多年鬱在心中的怒火。這樣的兄弟！在這樣的日子爲什麼？因爲她替他白操了心！她離開椅子，顫威威地立直了。她的面色很是蒼白。

——好兄弟，你有你的心思，我不打攪你！你不用引經據典，姐姐全明白你！問問你的良心，我秦家有什麼虧負了你？你說！你說！我已經是上五十的人了，你不用顛三倒四地捉狹我！你姐夫欺負了我十幾年，我忍着不言語，今兒個沒有想到輪到你來發威！好罷，你有話，請說明白，我不生氣。

她的口氣非常刻苦；她記起後天就是女兒的佳期。她氣忿不過地盯住他，見他不出聲，然後啐了一口，扭回身推開風門。老何同趙媽因爲太太的高聲引在窗下竊聽着。秦太太發怒地甩了他們一眼，走進月牙門。

繡英立在石階上迎住她，露出關切的模樣。她伸出手來攙扶母親。母親氣昂昂地從她的面前過去。她聽見母親在下面爭吵。她預備動問，但是母親的拒絕羞澀住她。她緩緩地走入上房，隨着母親的搖曳的身子，帶着狂風暴雨蒞臨以前的疑懼。莫非她們母女太

快樂了嗎？呵！夢幻的人生！虛渺的期望！來的會這樣地神速嗎？

秦太太一直走到她們姊妹的屋裏，坐在軟椅上，指住繡雲數說。繡雲坐在玻璃窗前，捧住圓綳子，在十字布上繡花。她將針和絲線停在綳緊的布面，擱下綳子，納罕母親氣咻咻的，容色發白。而且妹妹陪着小心地跟在後面。漸漸她明白母親是專向她一個人生氣。——都是你這好心腸有的好報應！我常說姑娘家少管閒事，輕易不多嘴，多嘴準壞事。這倒好，一身氣招到我身上來。

繡雲立起。

——真是地媽又怎麼這麼大的氣性？我什麼時候招惹媽的？

——不是你連三連四地催我給舅舅謀事嗎？

繡雲稍微有一點頭緒，然而實情還是茫然。

——媽不是剛從朱家回來？

——我剛從朱家回來，人家把你舅舅的事謀妥了，就等他過兩三天去就事。

繡雲舒適地好笑起來。

——我還以為什麼呢？嚇了我這一驚！媽告訴舅舅沒有？這總算趁了他的心。

秦太太沈痛地慘笑着。

——他說他不做事，忽然想起要回家！

姊妹彼此驚疑地盼望着，然後視線集中在母親的身上。秦太太的眼淚因為羞辱與傷心而流下來。為什麼她的命這樣苦呢？她只有一個親兄弟，然而他不知自愛，不知體恤姐姐，沈住氣故意同她刁難，又趁着女兒的喜事，她從大襟下取出一方白帕子慢慢地揩着眼淚。

繡雲早就想哭的，附和着抽噎起來。

繡英立在她們的中間，看着她們靜靜地對泣，奮然道：

——舅舅不是要走嗎？走好了媽又何必難受呢？給他些盤纏，明天就打發他走，我們這裏也不缺他。媽是姐姐情長，其實他這樣難伺候，惹我們不安靜，又何必苦苦留着他呢？

說實話，他幫不了事，反而害事。手無縛雞之力，架子比牛還十足！趁早給他些錢，打發他走。媽不好意思，我來！一無情，二無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秦太太止住淚，楞楞怔怔地看着繡英。這樣痛快的女孩子世上還有嗎？她的痛快使母親游疑；而且女孩子年紀輕輕的，說出話來便和斬鐵一樣，恩斷義絕，和處治一個不相干的閒人一樣：她忘了那是母親的兄弟，她是她的兄弟，這正是母親的難處。她不能夠因為兄弟而受外人的褒貶，尤其在這幾天。便是打發他回家鄉，也得過了女兒的喜事，那時隨他天上地下，她總算恩至義盡，無愧於過世的父母。

繡雲思索着舅父的反覆的脾氣。他何苦同母親為難呢？或者他自許甚高，不滿意於錄事那種官俸。但是他的沈鬱，和在這後面的儼然的威脅的暗潮，使她惴懼。世上最可怕的是不做聲而使氣的人們。何必這樣地黑暗呢？在這一點上，她同妹妹的意見相同。然而她不立即打發他走為然，這好像驅逐，在她正要結婚的時候。這好像是由於她，為了她——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

心緒紛煩，她的針眼遠遠近近全錯了，一面她還聽着母親同妹妹的辯論。幸而張媽有事把太太請過去，這場會議便毫無結果地散了。餘下她一個人坐在窗邊。最後她把綑子擱起，靜靜地出神。她在思索。忽然她站起身，向院外走着。

她鼓起餘勇，推開舅父的屋門。她的心脈加速地跳躍着，全身不覺抖擻起來。她收住步，在門邊踟躕着，向屋裏很快地一瞥。

舅父仍然坐在牀邊，全然沒有聽見她在窗外的稱呼。直到她進了屋子，他猛然擡起頭，見了她，不知所以地，惘然地盯住她。他認出這是繡雲；他更加驚異。

——舅舅舅舅！你怎麼啦？

他聽清這哀籲的祈憐的細弱的呼聲。她在求告他的同情。這無恥的丫頭！她爲了她的婚姻求他——求他什麼呢？求他歡歡喜喜地攙在下人羣裏成全她的體面。哼！他的心越加硬上來。他頑固地不做聲。

——你爲什麼同媽生氣呢？舅舅是她多年的親兄弟，還不曉得她的脾氣嗎？你何苦

悶住氣，讓媽一步也就成了。媽受了多少年的辛苦，舅舅這一點還不容讓媽嗎？

她等着他的答覆；漸漸她的心平靜下來。她忍住眼裏的淚水。爲什麼他這樣無情無理地固執呢？她缺望地吐出最後的話：

——舅舅，難道你是生我的氣嗎？你不願意在這幾天看我好嗎？有什麼不願意呢？你是舅舅！媽好容易盼到我的喜事，原是要一家人歡喜，舅舅不爲我，看着多年親姐姐的情分，讓媽把日子快快活活地過完了不好嗎？

他咧開嘴，譏誚地不出聲地笑着。他的尊嚴充滿了他的生命。他向醜陋的牆邊又黏黏地加了一口痰。讓她說罷！這懷春的無恥的丫頭！她居然向他說起她的親事，還有什麼事她不可以談的？也不嫌髒了他的屋子！哼！他決定不開口，看她狐媚到底。她狡猾極了！

——我曉得舅舅爲什麼生氣，嫌媽不給你早些把事謀好。這是媽的不是；可是舅舅一個男人家還輕易不成，何況媽一個同守寡差不多的女人家？我常常催媽，本來媽上了年紀，記性也特壞。

她忍耐地等着他的回應。

——那麼舅舅是嫌錄事官兒太小嗎？

他忽然鬱怒上來，現在他明白了，她完全在取笑他的無能，作踐他的爲人，諷刺他的沈默。然而同這種丫頭有什麼話可說呢？他乾咳着，他撓着頭，他抑制不住他心裏的憤懣。

——你找我這窮親戚幹什麼？要我給你擡轎嗎？

繡雲從他的屋裏飛逃出來。她向上房飛跑着。她倒在睡椅上，無能爲力地嗚咽起來。好像一夕的海棠，遭了風雨的吹打，撐持着，矜持着，終於零落滿地。她知道她的愚而無力。

——姐姐，別哭了！我聽見你同舅舅的話。你的心太好了！

繡英擠在那一張睡椅上坐下，伸臂圍住姐姐的身子。繡雲慢慢地，軟軟地斜在她的懷裏；只有妹妹明白她的苦心。

六

軍樂隊的小孩子們，一個一個的藍帽纓紅制服，擁擠擠，排成兩隊，坐在長凳上，在門道裏休息下來。他們那身鮮紅耀目的裝璜配着黑瘦的病色的面孔，帶着沒有洗淨的泥膩，給人一種說不出地奇譎的聯想。他們在門口已經吹打了一遍，教練在隊首指揮着。他的身量是又窄又長，平均比全隊高出一頭多的樣子。他對於婚喪的樂儀十分嫻習，樂調也非常熟練，因為他們從來就是那幾種樂譜，任何集會都可以應用的。

花馬車隨即在門前停住。

全巷的目光都集中在這輛樣式新奇的花馬車。在牆角聚起一羣野孩子，紛紛誇讚着立在車轅裏的兩匹高大的白馬；馬是白極了；彷彿剛從冬天的雪裏走出來；這羣鑑賞家故意放大聲浪，讓馬車夫聽着。從門道捧出兩杯茶，端到車座的旁邊。馬車夫謝過了，接住茶杯，慢慢地吮着茶味。茶盤斜支在左腋。車座上同車座下交談起來。新娘還沒有上好裝，一時出不來的樣子。然而也就快了。藍袍子，紅走邊，實在神氣；於是馬車夫謙抑着。不是好人家趕不上這種晴和的天氣。茶杯放在茶盤上，捧進門道。馬車夫從車座上跳

下來，站在門口的石階上。他的同伴立在兩匹馬的前面。

他們的打扮引起不少的注意。他們直起腰，帶着驕蹇的自足的神色。在牆角有一羣小流氓品評着他們的馬。他們決定這是外國來的。他們漸漸圍攏石階上的馬車夫，向他表示充分的敬慕。有一個大起膽向他問着馬的來歷。他揚起手，不耐煩地，尊嚴地，把他們叱散了。於是大家向他做着鬼臉。彼此嬉笑着，肆罵着。他們想起若干馬的劣點，完全放在這兩匹白馬的身上。

忽然從他的身後轉出一個不識者，光着頭，平常的打扮，一臉的陰霾似的鬱怒，唾出口又大又黏的痰，正好光降在尊貴的馬車夫的前。馬車夫忿忿地甩了他一眼，露出極度的憎惡。他沒有穿馬褂，而且胸前沒有插着紅的紙花。馬車夫不屑與他爭鬪，揚起頭，往空裏望着。這樣煦美的春天！在這醉薰薰的日子結婚，坐着時式的花馬車，年輕的人們是多麼幸福！新娘子一定是很美的。還有比她更爲愉悅的嗎？加以這樣做美的晴好的天氣……

那位在他的身旁的先生說起話來：

——這好的天氣，出他媽個殯倒不壞！

馬車夫瞪住他。沒有問題，這是從他的嘴裏骯髒出來的，和那口臭痰一樣。他看着花馬車，自言自語地詛咒着：

——媽的，誰見過馬車這樣大，還披着大紅罩子，簡直就是棺材嚟！

他轉身向着噎窒住的馬車夫，錯把他的驚怒的表情當做疑惑，加以解釋：

——你不信！我有一天在東交民巷口外看見一輛車上放着一口棺材，兩匹大白馬拉着……

馬車夫立在他的對面。

——小子你衝誰撒野？

馬車夫的洪朗的氣派，十足的聲勢震懾住他：這出乎他的意外，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他發癡起來。馬車夫和他的聲音招來一聲看客。馬車夫轉身向大衆道：

——媽的也不曉得這傢伙從那裏鑽出來的，站到人家門口，就他媽的棺材棺材地嚼着，也不睜眼看看人家今天辦喜事！媽的你不討個吉利，我還要求個順隨！告訴人家當家子的，小子有你苦喫的！媽的拔舌地獄少不了你這類畜牲！

——噫！何大爺來了！

——何大爺，我告訴你把那邊巡警叫來罷，這小子非把他帶到區裏懲辦一下不可！老何分開人羣，在當中站着。

——什麼事？

馬車夫指向他的背後道：

——這傢伙說你們府上出殯哪！你瞧那鬆樣兒！那賊眉眼！

老何回過身，喫了一驚。

——怎麼！舅老爺嗎？

一羣人在石階前有興趣地擠密了。軍樂隊的教練的藍帽纓伸在人頭上面搖拂着。

羣衆忽然沈靜下來，眼睛都盯在吳子青的身上。他的臉色從蒼白往紫紅褪着。他的嘴唇急切地顫動着，發出窘促的「唉，唉！」他的目光有些發直。

老何挽住他的右臂。

——舅老爺，你怎麼了？太太讓我請你到飯莊哪！我的好舅老爺，換衣服去罷！瞧你這一身！

他抗拒着。他揚起頭，嘴角連同鼻尖一起斜抽搐着。

——我這窮親戚偏不去麼！

老何仰求道：

——那裏話！好舅老爺，沒有你簡直不成！

老何扯住地，往門道裏踉蹌着。吳子青堅持住他的主張。

——那我也不去！我不去客少？

——那你也別在門口礙事呀！好舅老爺，到你屋裏坐一會兒罷。

羣衆在石階前和蜜蜂一樣地嚙嚙起來。人頭彷彿風地裏的向日葵東搖西擺着。馬車夫向大衆宣揚道：

——這傢伙準是瘋子！

吳子青在門道清清楚楚地聽着這句定論。他掙開老何的手，忿然轉過身，挺起胸脯，指住馬車夫暗噀道。

——不服氣嗎？是我向你撒的野！

顯然他現在纔想起回答馬車夫的第一句問話。老何使力把他揪進去。大家可以望見他不住地顛擺着頭。軍樂隊的教練沈住聲氣，帶着權威，向看客如有所獲地道：

——這位舅爺要不也是半瘋子！

老何好容易纔把吳子青安置在他的屋子。然後他出來看看日影，覺得該是上車的時候了，往月牙門裏走着。趙媽在院子中間搓住手發急，見他經過，止住他道：

——何爺，你沒有瞧見大小姐的戒指嗎？

老何詫異着。

——什麼戒指？

——自然是今兒個交換用底戒指！你想還有那一個？

老何情急上來。

——那怎麼會不見了呢？這不希奇麼！

——誰說不是你說你瞧見了沒有？上面小姐們着急死了，打扮都停當，就是不見那死戒指，也不知放到那兒了！

老何躁起脚。爲什麼今天遇見的都是邪事呢？他耐心聽趙媽嘮叨。

——何爺，你知道，那戒指是三陽金店打的，亮黃黃的真金子，太太自己挑的樣式，前天自己從首飾樓取回來的。我們都沒有瞧見，就是張媽有那眼福，說是光光的，就是一個圓圈兒。這一丟了不要緊，我們底下人卻擔着老大的干係。太太着急追問我同張媽，你瞧，我連牠什麼寶貝樣兒都不清楚，怎麼會曉得牠在那裏？那東西還帶着一個四四方方

的小紅匣子，太太自己記得鎖在小箱裏的，打開箱蓋卻遍摸不着。你說這不怪了嗎？昨天朱太太來看了一回，張媽說是怕太太放錯了地方，朱小姐也這麼說，宋小姐也這麼說。可是那樣要緊的東西，會錯放到那裏呢？又不光是一個戒指，還帶着四四方方一面紅匣子。太太自己記得又鎖在小箱裏頭。後來摸着了紅匣子，打開一看是空的，翻遍了小箱也沒有戒指個蹤影。

老何愁住眉頭。他問着，神情和問他自己一樣。

——不是誰偷了去？

趙媽恐懼地看住他。他的意思好像是冤枉她——這正是她所憂急的。方纔太太追問她同張媽的時候，如果不是想起這是大喜的日子，不曉得張媽會不會，反正她要哭的。然而她忍住眼淚。現在她同老何談論，主因也只是爲了給自己辯護。老何在廚房常常同她有說有笑。

——我不敢說別人，好歹我天天在廚房，很少在太太房裏走動。而且那個沒有良心

的，不怕雷劈，幹這沒有良心的事，偷人家拜天地的頭一件東西！瞧着太太和小姐們着急，連我都出了一身汗。朱小姐說趕到首飾樓買一個現成的。太太說這不吉利，沒有聽說頭天新婚丟了戒指，再買戒指的。大家把針眼地方也搜遍了，就只見戒指。你說不急死人嗎？大小小姐難受得直掉淚，撲好的粉也都溼了。二小姐在家也好，又在飯莊裏照應。何爺，你到上頭勸勸太太罷！

——我就說上頭怎麼還不發下話來，好像忘了正經時辰。軍樂隊打完了頭通鼓，也不見二次奏樂。有戒指也罷，沒有戒指也罷，好歹成禮的吉時別再錯了。我得給太太提提醒。

老何離開趙媽，走到上房的堂屋。門簾是掀起斜垂在釘子上，他可以望進裏間。秦太太回轉身，瞥見他，急遽地問道：

——老何，什麼事？

屋內的婦女隨着秦太太的問聲，看向老何。她們熱切地歡迎他的打攪。那個戒指差

不多把她們的頭腦弄暈了。朱小姐因為乾媽不採納她的建議，一味迷信，對於尋覓已然失去勇氣。其餘人們幫着秦太太瞎翻，最後希望很少了，於是大家圍住秦太太，勸她不用心急，暫且坐下慢慢地想。繡雲的裝梳已然上好，坐在鏡臺前嗚咽着：她一點不是爲了戒指的遺失。她不知道爲什麼她的心裏那樣地難受，這件不幸的事就和鑿子一樣，觸着她的哀傷的心弦，於是她忍不住就唏噓上來。母親的憂急加重她的煩躁。大家對於老何都懷着期盼的心情。

——太太時候不早了，我瞧讓軍樂隊奏樂罷。

秦太太立在屋心一時沒有言語，屋內隨着沈靜起來。她轉過頭望着左壁上的掛鐘。所有的視線都射在同一的方向。然而沒有一個人像秦太太那樣地盼望。分針已然指在一點三刻上。即使戒指尋到；現在也沒有人能殼插翅飛到飯莊。她的面色蒼白下來。她努力約束住她的緊張的爆裂的熱情。出乎大眾的意外，她極肅靜地向老何道：

——你吩咐軍樂隊奏樂好了。

老何反而遲疑着，朱小姐問秦太太道：

——乾媽，那戒指怎麼辦？

秦太太直起背，帶着非常幽沈的聲調，傲然道：

——沒有戒指就不能行禮了嗎？

老何從上房走出院子。屋內的婦女分成兩羣圍住秦太太母女。大家搜盡了枯腸，來慰藉這位倔強的母親和那位柔順的女兒。這種情境是很苦的。忽然嘹亮的抑揚的音樂吹奏起來，穿破屋內的掙扎着的苦悶。朱小姐開首歡笑起來，跳在義姊的身旁，重新檢點她的裝飾。於是小姐們都向鏡臺左右圍攏過來。只有幾位太太們陪着秦太太談命——神祕的，變化的，不可蠶測的運命。

忽然朱小姐欣喜地狂呼起來。

——噫！這是什麼戒指！

她打開鏡臺前一個小粉盒，預備往繡雲的淚痕斑斑的臉上敷粉。這粉盒是她們方

纔未曾動用過的。她偶然揭開牠的蓋子，拿起粉撲在粉面上揉着，彈着。她拿開粉撲，看見在杏紅的細粉中間露出一個亮黃黃的耀目的戒指。

——乾媽！你來看呀！

這正是她們百覓不見的戒指。牠帶着細粉在朱小姐的手心熠熠着。小姐們擠攏在她的手面的左右，驚異地睇視着，然而有所忌憚，都不敢伸手觸捫牠，好像見到誘人心懷的禁物。朱小姐把戒指遞在乾媽的戰慄的手心。

——說不定是我媽昨天看過，你老人家糊裏糊塗放到這粉盒也說不定。

秦太太承認這也許是她的錯，她的記性竟然很壞了。她的面色恢復過來，她的嘴角露出遺憾的自責的笑痕。全屋哄然好笑着。

老何站在門簾一旁，詫異地聽着她們的狂笑。張媽把情由給他解說明白。他一面驚喜地聽着她講，一面從她的左肩上望着掛鐘。分針指在十二點上。不用說，成禮的吉辰已然錯過。他原是提醒太太到了時間的，然而看見屋內的歡悅，便不言語了。

七

在觀衆的擁擠與歡囂中，新夫婦走上花馬車，同時秦太太走上後面的馬車。馬在黃昏的熱鬧的街心緩緩地小跑下來。街上的行人不禁收住步，對於過目的花馬車略略加以注視，有些是羨慕的，有些是讚美的，有些是嫉妬的，有些是揶揄的，有些是惡貶的。世上又多了一對幸福的伴侶，大部分的行人在這樣地想。然而誰真能夠猜出花馬車裏的小小的世界呢？正和地球上的渺小的人類對於火星加以假設一樣。

新婦縮在車內的靠右的犄角，和從雲端跌下一樣，惶忪着，迷悵着，竭力在回憶，在認清現實，並且來瞭解——這痛苦的浮幻的真實！還有方法可以挽救嗎？她沈下心神，等候某種玄異的神話的解脫，然而在她的耳邊只有馬蹄的整飭的清楚的得得的聲音，整飭的，清楚的，得得，得得，就和一個木匠機械地，用力地舉起鎚頭打下釘子，打牢棺蓋一樣。她惴懼着。她覺得氣悶。所有一天紛繁的醜陋的匆忙的印象都在她的紋亂的虛漲的腦子

明活地重現着。所有這些痛苦的印象都同她的眼前的男子結聯着：這是她的丈夫嗎？

他蹣跚在左面的車角，神情恍惚，好像落在一個奇怪的夢境。他坐在那裏好像離她很遠，中間隔着層層的障霧，永不會攏近她的生命。然而他不時偷偷地看着她，在她不防備或者以爲她不防備的時候。他的眼睛是大的，澄明的，然而射出的光是黯弱的，疑問的，猶豫的。有時眼簾彷彿觸到痛苦的浮塵，虛虛掩住，但是不久又睜開了，直向她的全身，尤其是面孔，攏射過來。他彷彿忘掉自己的存在，爲眼前的新人引誘住，迷魔住；她的幽靜的美麗充滿了他的靈魂——在這個空虛的靈魂裏貯滿了熱烈的期望；然而他從來沒有見過她；她不是他所期望的。

但是她踉蹌在他的身旁。她的現實煩擾着他的簡單的心靈；她的美麗驚愕住他，而更遠離開他同她的接近。她是誰呢？他枯搜着他的內心。他今天是來結婚的。他沒有敢擡頭看她；但是他明白那是不會錯的。現在他跟她坐在一輛馬車裏頭，他敢於端相她的容貌了；但是他們好像沒有見過面。那麼他們怎麼會坐在一輛馬車裏頭呢？這馬車要把這

一對不識者載運到那裏呢？載到貴州？載到世界的盡頭呵！那馬蹄在地上奔着，用了那樣大的力氣，發出那樣沈濁的刺耳的響聲，好像要鉆開了堅硬的不平的馬路。

這是夢嗎？

或者神話？

童話？

他窺探着她的微俯的粉靨：她的美麗，和那不斷的蹄聲一樣，提醒他這不是夢。她的粉頰異常地靜謐，然而他覺得她的全身在戰慄着；他以為她努力在抑制內心的熱情。她為什麼踟躕在他的面前不動呢？他希望她伸出手來，表示一點友誼，或許他可以把手覆在她的手背上面。他的視線忽然落在他自己的右手的白手套上。他舐望起來；他記起他的右臂是柔軟無力的。如果他同她調換一下座位也好，他可以用左手摸一摸她的衣緣：何以他上車時就沒有想到這一層呢？

他納罕她是否同他一樣地思索。她認識他嗎？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中，他不記得同她

會晤過。但是年月可以欺人的：她也許是「芳」。爲什麼不是呢？他們現在結過婚，坐在一輛馬車裏頭。這一定是他的童年的遊伴！他決定把他的思想告訴她。

——你不是芳嗎？

她疑懼地仰起頭看住他。她沒有聽清他的問話。她的眼裏含着畏葸的溫柔的清澄的光明。她遇見他的狂切的目光。她覺得臉上熱烘烘的，心也跳起來。她重新低下頭。

——你比從前大多了，像貌也變了，我一點認不出你來。你……你……你真好呵！

她聽清他的話。他的幽柔的聲調觸動她的同情。但是什麼時候他曾經看過她呢？她一點不記得。如果不是羞澀，她極願意問出這些話的來歷。她把頭更低下來。忽然她的耳邊響起歌聲；在那歌聲裏頭，她聽出一種不可遏抑的幽禁的欲望。他忘神地低聲唱着：

——清早起來爬大坡，

太陽出來露水多；

郎是金花開一朵，

妹是銀花開滿坡。

唱完了他沈默下來。他的歌唱的肆誕和他的沈默的考覈在她是新奇的譎怪的經驗。加着一天的暈亂和他的難堪的形貌，一層一層，沈沈地壓在她的柔脆的持久的心上。最痛苦的是牠們同她的過去的幽嫻的生活格格不入，加以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她完全不瞭解牠們的成因和將來她在牠們之下應有的變遷。但是她感到牠們的沈重的壓軋。她偷偷地注視着他那一雙長的白手套。

何以他的手上總戴着那付白手套呢？

她記起母親在飯莊的不快樂的表情。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奇特，都用力掩飾住驚異，只有母親最後向洪太太嚷出來。嚷出來有什麼用呢？他反正是她的女婿！洪先生主婚，朱先生證婚，新夫婦交換過戒指，行過禮，事情是千確萬確，無法改移了。忽然在席面上，母親向洪太太嚷起來。這有什麼用呢？當着許多的客人！然而母親有母親的心思，高聲嚷道：

——洪太太，陳少爺手上怎麼老戴着白手套呢？上席也不見摘下來。

洪太太結巴着，臉飛紅起來。全席的女客都看着佯爲不知情的洪太太。新婦哀籲地望着妹妹。繡英忽然笑向母親道：

——媽也真少見多怪！人家現在講究這個！

——可不是麼！

洪太太鬆適下來。這場風雲過去了。新婦出了一身冷汗，希望早些散席。她看出母親的心上還存着一個疑問，唯恐母親再嚷出來。然而她嚷出來：

——洪太太也奇怪，我記得那一回我看陳少爺，他好像比現在高些哪！那頸子——

新婦覺得頭暈。爲什麼這一切都出在今天呢？當着這許多的客人，她沒有聽清她們以後的爭持，紛囑與和解；她想死了也好些。然而這場風雲終於平平靜靜地過去了。

坐在馬車裏頭，她不由迷悵地想，這就是所謂的人生的幸福的開始嗎？母親，妹妹，自己，甚至於全家，所忙的不就只是今天嗎？呵，這痛苦的噩夢！何以她瞭解不來她的四圍的一切呢？而且那些嘈雜的聲音，尤其是馬蹄踏着地響，在她的耳邊永久地持續着。忽然馬

蹄的聲音住了；她聽清車後的馬蹄的聲音漸漸地也住了。母親先走下馬車，立在石階上，等候新夫婦出來。張媽和趙媽的笑聲。到家了！車裏的人們不禁輕輕地換一口氣。

但是這是誰的家呢？

他從來沒有到過這裏，這裏一切對他是生疏的，新異的。只有一個面貌很熟，彷彿見過，在飯莊他同新婦向她行過大禮，在這裏好像她是主婦，全家在她的支配和命令之下。她究竟是誰呢？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他記得清清楚楚這個印象，然而想不起中間的關連。他奇怪舅母爲什麼不在這裏迎接他們。這是他同新婦的新居嗎？這位老太太是她的母親；新婦這樣稱呼她——新婦的語調彷彿浸在淚水裏頭。那麼他是他的岳母。這新發見困惑住他：「芳」變了，她的母親也變了。看她們的穿戴，她們好像發了一筆橫財。何以他從來不知道呢？可是老人的面貌總不會改到什麼地步，這一定另是一位母親：究竟是誰呢？

兩位女僕一前一後地擁住新夫婦，只是嬉笑。他們跟住老太太一直走進上房。兩位

女僕撲在地上向太太道喜。新夫婦在一旁並肩癡立住。

秦太太仔細地看着新郎，然後向繡雲瞥過來。繡雲仰起頭，正遇着母親的自怨自艾的目光。繡雲自己的眼睛也是酸酸的，好像她做了對不起母親的事，心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的味道。

張媽叩完頭，站起向秦太太道：

——二小姐呢？

——待一會兒就回來。家裏的兩桌酒席弄來了嗎？

趙媽答應道：

——全好了。上席菜一熱就成了。

張媽走到門邊，回身道：

——請新姑少爺同新姑奶奶到新房憩憩好不好？待一會兒她們姐妹們一來就忙了。

繡雲在身後椅子上坐了下來，她憎恨張媽的恰巧的遙遠的稱呼。秦太太看出女兒的心情，立即向張媽道：

——還是大小姐好了，姑奶奶怪難聽的。又不是在別人家裏。舅老爺呢？

張媽帶着奇異的眼風瞥着趙媽，然後迂徐地應道：

——敢情多半是在屋子罷。沒有見他出來過，好像同他自己在嘔氣哪！

秦太太不高興地睨了張媽一眼，卻也沒有說她什麼，吩咐她請舅老爺上來受禮。

趙媽把茶斟上，然後她立在太太的身後，直眼望着新姑爺。

他仍然站在那裏。大家的內心都被他的存在動搖着，然而沒有一個人想到請他就座。堂屋在發黯的夕光中反而沈穆下來。這種無言的情境是不自然地自然，大家都感覺到牠的笨拙，然而都沒有心思來挽救。他們好像被黃昏的嚴肅攝住。借着鐘擺的迂徐的節奏，人生彷彿在暗中挪揄他們，他們這一羣愚而無力的人們。鐘忽然鳴起來。

——可六點了！

趙媽破開沈寂訝異着。沒有一個人回應她的感情。但是大家都伸長了耳朵移神地聽着；不言語，靜靜地，好像候着神聖的光降一樣。吳子青同張媽在月牙門邊嚷鬧起來。他的狂野的聲浪震盪屋內的婦女的麻痺。秦太太立即走出堂屋。

——子青子青！

她站在石階上向前院呼喊着。她的尖銳的焦灼的呼聲攝住全院。吳子青踉蹌到她的面前。

——兄弟，我一天沒有見你。你怎麼啦？

他噉着，他噉着，他噉着，他唧噥着。沒有人聽清他說些什麼。秦太太憐愍起他來。

——到堂屋來，讓孩子們給你叩頭。

他莫明其妙起來。

——那些孩子們？

秦太太微笑道：

——還有誰繡雲同她女婿。

他一面向後退，一面揚聲道：

——不！不！

忽然他好奇上來，不待人請，大步邁到門邊。爲了憎恨，他也要看新夫婦一眼！於是發死地看着他們，然後向新郎的脚前唾下一口黏痰，表示極端的輕蔑。他得意地哼唧着：

——哼！就是你呀！

秦太太以爲他和新郎從前相識。她向屋裏的趙媽道：

——把紅氈鋪上，好請舅老爺受禮。

吳子青倚在門邊，看着繡雲離開椅子站起來。趙媽在堂屋中間放平紅氈。吳子青忽然堅拒道：

——別鋪了！我可承受不起！憑我這窮舅舅也配受人家的頭嗎？這可不折死我這窮小子！

秦太太和石柱一樣呆在他的對面。她從來沒有想到她的親兄弟會這樣不成全她的體面。她的臉色死白上來。當着她的新婚底女婿！這彷彿一柄利刃插入她的胸膛。她極力來瞭解這新的艱窘的環境。

張媽在石階下忿然道：

——這是什麼話，舅老爺？你怎麼好白無故地窩太太這口氣！

秦太太努力鎮攝住自己，開口道：

——兄弟，你就受他們一個禮，也虧不了你什麼！

他的心裏鬱積的一生的潦倒爆裂起來。他憎恨她們！憎恨一切的人類！人世的榮華那一樁有他的分？他永久是磨挨着，忍受着，無聊着，窮迫着，氣忿着，接受着人們的譏嘲。他挺直了胸口，決定這次不再受人的羞辱。而且他還要嚷出來，請世人聽聽他的教訓。

——我沒有那福氣！你們別把我當做糖葫蘆轉了！我瞧着你們就不順眼！什麼時候你們想到我過？我埋沒了一輩子！你們快活了，拿我來做墊脚的！媽的！我不在這裏住了！我

要回家媽的！我也有老婆！誰希罕你這小東西磕頭！老爺子不在這裏住了，明天收拾收拾就走！不走是孫子！重孫子！重重孫子！

四圍的男女和遭了雷擊一樣，沒有人向前攔阻他。他詛咒完了，喘着，乾咳着，揚起頭。他陡然在自己的眼裏偉大起來。他站在全世界的對面，獨自一人，沒有伴侶，沒有知己。

然而這是秦太太的兄弟！自從同丈夫離居，再沒有比這使她痛心的。這要是真的，天下還有什麼公道可說呢？如今她真可以說是人世的最孤獨的女人了，有丈夫不算丈夫，有兄弟不算兄弟。還有什麼事比她的運命更壞的？在這樣的吉日！好像她今天所受的驚恐還不夠！從此她不再強硬了，軟下心，鎖上嘴，把世界交付別人。頭天新婚的女兒伏在茶几上慟哭。女婿站在女兒的身旁和木雞一樣，便說不如人意，頭天招贅在家門，就看見他自己還不如意的事。

出乎各個人的意外，秦太太忽然在她的兄弟的面前跪下來。眼淚順臉流下來；她的上身搖擺着，和風地的老柳一樣。雙手合十。

張媽在外面，趙媽在裏面，同聲喊道：

——太太！

但是秦太太沒有理睬她們，咽着淚，向她的兄弟哀告道：

——你走，走罷！兄弟，我不留你！有什麼用呢？我留你？可是秦家有什麼不是，你要恨，恨你姐姐好了！孩子們是沒有罪的。你也不用單揀着我女兒大喜的日子來和我嘔氣。我是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你要欺負，欺負我。可是她們還有爹，你得想個明白。不爲我想，也得爲人家爹的女兒們想。我因爲你是一個親人，把你留在自己身邊，這原是我的癡想。我錯了。繡雲左右催我爲你謀事，連她也是錯的。這就是我們母女的好報應！

全院在漸深的黃昏裏，頭越發沈靜起來。繡雲聽見母親的聲音，從茶几上直起身。她鼓起全身的餘勇，走在門限前，在母親和舅父的中間跪下來。她隔着門限扯住母親舉在胸前的手；她們的手合在一起，彷彿兩片飄零的葉子。

——媽媽！你起來！這都是女兒的錯！讓女兒替你求舅舅。舅舅生氣全爲的我。我知道！

秦太太轉過臉，向女兒道：

——繡雲，這都是我的孽障。我這一輩子就是這一件事對不起我的女兒。這割到我的心裏。繡雲，你就看生身母的分上，饒了做娘的。

繡雲只有哭泣。她明白母親的意思並不指舅父的吵鬧。自從到了飯莊，母親的失望的容色便涵着許多的難堪的深意。如今母親藉着這個機會都說出來了。

但是秦太太立即制住自己的狂放的情感，站起向她的木木的兄弟道：

——兄弟，你還有什麼不包涵老姐姐的嗎？小的時候，你曉得我多麼疼你。爹就是你一個兒子，就是我一一個女兒。那時候你追着我跑，滿嘴喊着姐姐，可會想到有今天這一天嗎？兄弟，在濟南你同我吵鬧，以為我故意不幫你謀事，你知道我是怕丟你的，我們爹的……哦！我爲了吳家的好。可是你變了。兄弟，多少年不見面，我完全不明白你了。我這傻東西，我還以為只有我這老姐姐知道你。你要走，走罷！今天你也不用再鬧了，明早我讓老何送你上東車站。我現在就給你取盤纏錢。

趙媽扶起繡雲，坐在椅子上。張媽跟着太太到裏間來。秦太太忽然收住步，在門邊向趙媽道：

——你陪着他們新夫婦到新房坐罷。一會兒二小姐陪着客人就該來了。打盆臉水給新房。

新夫婦隨着趙媽出了上房，從吳子青的身旁走過。電燈豁然亮起來。全院是光明，幽靜。只有吳子青一人在石階下躑躅着。他不清楚他爲什麼這樣來回地踱着；他和一個失了理性的瘋人一樣。起初他以爲他佔了上風，但是越想越沒有把握；她們當着女婿的面前給他下跪；然而她們並不堅留他，並且決定明天早晨打發他回轉故鄉；他漸漸覺得他的尊嚴掃地。他回家做什麼呢？他恨他這個念頭。不幸的念頭給他招來不幸的羞辱。

八 陳蔚成自記（上）

她說我看着她，眼睛動也不動，把她看的害怕起來。她坐在牀邊，我坐在她對面桌旁

的軟椅上。我曉得我盯住她——很長，很長；我竭盡我的力量追憶。我沒有方法形容她的閨秀的美麗；她的五官沒有一個地方配置的不非常勻適；她的手是柔膩的，細長的；她的全身平均地發展着；她的美麗帶些貴族的氣息，天下有這樣十全的美人嗎？她一定另是一個人，這慢慢地，慢慢地來到我的腦內。我懷疑着；我盯住她；我不懷疑了——天呀！這不是我的童年的女伴，我從來沒有想過「芳」的美麗；我同她處在平等的地位，天真的，友誼的。然而這位新婦第一個侵在我的眼裏的便是她的無上的美麗：在人性以外，在領會力以外，並且在接近以外。

那麼她是誰呢？這裏一定有絕大的誤會：我所娶的——這樣地名貴嗎？

沒有疑惑，她現在是我的新婦。她坐在我的對面，畏縮地竊覷着我；屋內的陳設是溫暖的，馨謐的，華侈的；紅色主宰着一切。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她是這樣地美麗！我只是一个從鄉間來的孩子！這和我成了仙一樣。那麼，我可以摟抱她嗎？

我有些想入非非了。她一定是人。方纔她還哭來的，哭的那樣哀婉，那樣的悲慟，滿臉懸

着珍珠似的眼淚，透出缺望的氣色。還有那位老太太，她的母親。那樣華嚴的富麗的老太太會忽然跪下來。還有比這可笑的嗎？她大約很傷心。她說她有一件事對不起女兒：什麼事呢？老年人對不起兒女在人情上是再可憐莫過了。難怪她哭。還有那醜惡的男子，嚷着，鬧着，和一匹瘋狗一樣。他是新婦的舅父。怎樣不與我的舅父相似呀！她的舅父是非常地兇狠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醜惡的活劇：牠的真實只有醜惡的人生纔有。她一定是人。那位老太太在我的腦內有一個淡淡的影子，太模糊了，我記不起在那裏和她見過。我從前見過那樣一個低陋的鼻子；她的鼻子低得真可笑！那低陋的鼻子……是的，我認識牠！

心
病

讓我來問她，我的好看的新婦。但是窗外忽然傳來那麼多的女孩子的嬉笑的愉快的聲音。老媽推開風門，進來打起棉簾，隨着好像捧進一株一株的明豔的搖曳的鮮花。我奇怪人世會有這麼多的年輕的女孩子。她們的笑聲我彷彿聽見過，在我的心裏有一種節奏應和着。那陡然而來的幸福的輕利的笑聲……在憂愁猝不及防的時候。

何以她們看我總是帶着一種怪的意味呢？好幾次她們看着我，那天真的燦爛的笑聲便忽然停止了，隨後她們檢點出這種疏忽，於是勉強地繼續着她們的談笑；然而沒有一個人用力掩藏各自的勉強。這些神祕的好羞的女孩子們！我曉得她們有些注意我的白手套。我很不舒帖。我希望她們離開我們的新房。她們要鬧到夜裏什麼時候爲止呢？

漸漸她們都走了。

只有一個還留在屋裏，新婦扯住她的手，帶着哀籲的眼色，不肯放她走。她們坐攏在一起，手握手，肩摩肩。新婦俯在她的耳際細語着。她的柔和的聲音顫擻着，和古琴彈出來的幽怨一樣，和弦子要折了一樣。那是她的妹妹；容貌是煥發的，英麗的，鼓舞的；她的神情拒絕一切魔鬼的誘引。她慰藉着新婦。她們以爲我聽不見她們的細語。我知道她們在談論我，因爲她們的畏意的眼神不時瞥向我這邊來，隨即又急急地縮回去。

——妹妹！

新婦差不多要哭出來。

——姐姐，你害怕嗎？

新婦掙扎着。

——我……我……你走罷！

於是她們沈默下來。她們顯然被一種深情感動着。那是什麼呢？這位妹妹坐在牀邊好像忘掉夜深的樣子。她的心靈一定是透明的。爲什麼她在這裏反而像一個主人呢？她把我同新婦扔在光明的陰影裏頭。她好像踩住我的呼吸。我在椅子上杌隉着。她看出我的心思。

——好，姐姐，我走了。我還要照料別的事。我叫張媽就來。

她從牀邊立起，走過我的身旁；她在我的身旁停住。在離開新房以前，她毅然向我道：

——姐夫，姐姐膽子小，你多多體量她些罷！

這是向我說的。我看着她，又看着新婦。在我的迷惘中，她悄悄地離開屋子。

新房就賸下我同新婦。我們都沒有動。

——她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她讓我不要欺負你呢？

我笨頭笨腦地問她。我想起舅母告訴我的那些關於結婚的話。

她飛紅起臉，低下頭。

老媽進來，她一直走到牀前，向新婦道：

——大小姐，您起來坐在這邊小椅上好了。

新婦委委屈曲地換過座位。我們都看着老媽抖開新大紅緞被。漸漸我覺出方纔我那句問話的野蠻來，我招惱了新婦也說不定，我的精神彷彿在我的肉體以外呼籲道：

——不！

我愕然四顧。聲音大的屋內未免都可以聽見。老媽在牀頭放平長枕，回身驚訝地問新婦道：

——小姐，您說什麼？

這「不」字是新婦嚷出來的嗎？我簡直不敢憑信我的耳朵。這好像從我的未亡的

靈魂裏擠軋出來，震動我的全身。

——我沒有說！

新婦煩躁地回答着。老媽露出微笑，退在我們的中間，向我們道：

——請新姑爺同新姑奶奶將息罷！太太房裏燈已經熄了。大小姐，您用我幫忙嗎？

新婦差不多惱怒起來，噴着她。

——你走罷！我不用你！

我聽清她的聲音。我不懷疑了，那聲否定的呼喊是她脫口而出的。老媽帶笑走出屋子。全院靜下來。新婦依然執拗地坐在牀邊的小椅上。她的神情是冰冷的，凜然的，懼懼的；看着我走到門邊，用左手把門從內倒拴住。我始終沒有摘下我的白手套。我知道她看着我的右臂。現在是我佔有了她的時間了；但是我們中間的距離是非常地遙遠的，和重峯疊巒一樣，她的美麗，我的疑惑，她的美麗，我的疑惑，隔着我同她的距離。

強，差不多擾亂着我的思路。我走到門邊扭熄了一盞。屋內只賸下牀前的一盞。我站在發暗的這面，看着她在明亮的燈光之下戰慄着。

——那位老太太我好像見過一次。我指你母親說。她有一個低鼻子，低得有些可笑。爲什麼她跪在地上，說有一件事對不起你呢？

我繼續向她問着。我的話有些傷她的心，然而把她戟刺起來。

——你真不知道我是誰嗎？

她幾乎一個字一個字地咬出口。她的鮮豔的櫻桃似的嘴唇微動着；她伸上手理着她的鬢髮。她的頭髮是烏漆的，在光下和墨玉一樣；她的手是細膩的，嫩白的。她的腳縮在椅子下面的黑影中。何以我先前沒有注意到她的腳呢？那是不是很小，和菱角一樣，可以握在手心，和舅母的修整的小腳一樣呢？我急於看見她的玲瓏的腳的樣式。

——你把腳伸在燈底下不好嗎？

我差不多帶着情火呼籲着。她的粉容忽然紅赧上來，把小腿更往椅子下面伸着，伸

着，同時兩膝綳平裙幅，發出絳繚的響聲。我的腦內充滿了淫慾的聯想。所有的疑難都在牠的火熱之下消溶了。

但是我聽見了什麼聲音，怪怪的，怪怪的，漸漸來到我的敏銳的耳官。我聽不清這是什麼聲音；然而牠使我煩躁，我不得不把心神移在這奇異的音響上面。在這沒有月光的黯靜的星夜裏頭，什麼東西這樣淒涼地叫着？好像要喚醒癡迷而留連於人海的靈魂。我走近門後；我的煩躁變成一種懊惱的痛苦。我想看看那清切的聲音；牠這樣地觸着我的同情。我回身望着新婦，她移在窗下出神地諦聽着。

——過大雁哪！過大雁哪！

我不禁向她感動地嚷出來。我的手停在門門上。但是她慢慢，慢慢地搖着頭，臉色慢慢，慢慢地泛上白來。她傾注全神在聽，她的兩手搭扶在椅背上，上身斜倚向前，一條腿半跪在椅墊上，一條腿拄在地上。她的姿態多麼妖冶呀！一剎那我忘掉那驚心動魄的斷續的聲音。我躡足向她那裏縮過去。她的面孔向着紙窗。忽然她低低地自語似地道：

——那是舅舅！他在哭哪！

她沒有覺察出我站在她的身後。我的心迸躍着。她的鞋面是粉紅的，花緞的；牠的沾着微塵的新皮底正向着我；但是這不是舅母那樣可以捏在手心的糉樣的小脚。我趨起着。忽然我支持不住了，撲在椅邊，扶住她的脚脛，狂吻着那粉紅的洋絲襪。

她驚醒過來，從椅子上跳轉身子，推開我。

——不！不！你太難看了！

她恐懼地不意地喊出來。她向牀邊退縮着。

我的左手扶住椅座立起來；我倚住桌角。我失望地慚愧地看着她的睜大的怯怯的眼睛。她的倩麗的粉靨透出處女的尊嚴。怒氣在我的胸裏漸漸發作起來。

——你是說我難看嗎？

她的紅脣戰索着。我繼續苛虐地問道：

——你說我什麼？

——我沒有……沒有說你什麼。

她倚住白紗帳，低下頭來，和一株雨夜的罌粟花一樣。銀壳的帳鉤在她的身右擺動着。

——但是我聽清了你說我難看的！

我加重語氣，向她侮蔑地重複着。但是我納罕實際上我究竟是什麼模樣。何以她厭憎我呢？難道我真變了形貌不成？我想起牆角的衣櫃，左面的半扇鑲着一塊狹長的鏡子。

我不記得我在鏡前站了多少時間。但是時間對我有什麼用呢？那裏面的窳陋的奇醜的像貌是——天呀！——是我自己嗎？無怪乎她的厭惡和懼懼。但是那究竟是我嗎？我不記得我是這樣的：然而那是誰呢？我伸過手摸着那平滑的鏡面：牠的冰冷把我引到現實。我極力追憶着我的最近的過去。忽然我轉過身向她澀澀地問道：

——你這裏有我的照像嗎？

我隨着她的目光望着一個黑邊的小鏡框，掛在右牆上。我過去摘下牠來，捧在手心，

走向衣櫃前，和鏡裏的眞我對照着。我不知道我發呆了多久，好像很短，又好像很久。那短的抽搐的頸項！那枯瘦的慘白的面孔！那鬼模樣！我認識這張照像上的圓胖胖的英挺的容貌；因爲牠，我曾經驕傲、自信而自愛。但是現在呢？我憎惡我自己！這不是我！然而這是的！這是的！我怎麼能夠否認我自己呢？我的醜惡存在着。這和我的靈魂一樣地破敗。我算完全頹圯了。

她站在牀邊疑懼地望着我。那無上的美麗的天仙在她的眼裏閃灼着淚水；在她的嘴角顯露出憐愍。我看着她；我們都沒有言語。我們的生活上有一點錯誤——那是什麼呢？我們的結合！我想着。我看着她。那個小鏡框從我的左手溜在地上；玻璃在我的腳前發出破裂的聲音。我看着她；我努力在追憶。

——你是秦繡雲！

我忽然憬悟過來。她點着頭。我支持不住我的全身的重量，癱瘓在身旁的沙發上。

——那電！那電！那電！

我呢喃着。最近的過去和一個火花一樣，暗埋在心裏，忽然燃着炸開了，每個隙孔都充滿了牠的焦炙的存在。我慢慢地褪下我的手套，露出我的乾皺的結痂的右手。我的眼裏湧滿了淚水。我聽見她的語聲，然而沒有聽清她說什麼。她壯起膽，帶着好奇和同情，走近我的身旁。她看着我的受傷的右手。

——你這手是怎麼的？

她迂徐地柔和地問着。

我遲疑一下，然後答道：

——在學校做化學試驗，讓鎚水燒的。

我向她撒謊。然而我何必告訴她我的痛苦的經驗呢？

——哦！那養養不會就好的嗎？

我舐望地向她點着頭。她出奇地看着我，然後憐惜道：

——那不痛嗎？

我搖搖頭。我變成了一個小孩子；她的女性的溫存潤適住我的痛苦的心情，然而同時使我煩躁。

——離我遠些！

我申斥她。

她帶着眼淚向牀帳那邊縮過去。我看着她全身失掉力氣地坐在牀沿，隨後倒在那血一樣紅的錦被上。我只看見她的下身，其餘讓白紗帳影住。她嗚咽着；她嗚咽着她的艱絕的運命。我坐在沙發上再沒有起來，想着，空白似地想着；漸漸她的泣聲變弱，終於止住。她大約睡熟了。我蹣跚在沙發上，想着，空白似地無效地想着。再寂靜不過的夜了。我聽清從院外傳來的哀號：那是什麼呢？好像在哭泣着我的不幸的運命。

九 陳蔚成自記（中）

她的舅父大哭大鬧，說我的新婦在他的姐姐的面前下了讒言，把他攆回家鄉。新婦

恨他這門親戚窮，怕在新姑爺的眼邊丟臉。但是他絕不在這裏停留了，每一片瓦他都帶灰氣。男僕清早打發他上了火車。

這位男僕從車站回來，向大家說：他好像在站臺上看見洪先生，正要上前招呼，轉眼在人羣裏不見了。秦太太說他也許是送朋友上車。男僕以爲他的打扮很像走遠路的樣子，手裏還提着大竹簍子。他看清在簍子頂上擡着洪少爺的紅氈帽。

我很沈默，同新婦偶然交談幾句，都是她先發問。她的表情對我緩和下來，然而我的杌隉越見濃重。臨到黃昏的時分，她簡直有些溫存的情意；我看出她用力來掩飾她的厭憎，特別當着母親和妹妹的面前。但是我們大半時是靜默的，各自思量着怎樣解決目前的人生。我覺出她的可憐的方法：承受一切。這容忍的女性的美德！但是我呢？我痛苦地無力地思索着。我仍然堅持着我在沙發上過夜。她的感謝的目光逼直向我射來。我倚在沙發上懨懨地想着。她從紗帳裏取出一條紅被覆在我的身上。

十 陳蔚成自記（下）

從門裏走出我的老相識，那顛頂的老王。我奇怪他爲什麼在這裏，但是他立即解說明白了。洪先生昨天辭退房子，全家搬走；房東接到信，下午派老王來看房子。只有後院我住的那兩間屋子還鎖着，東西沒有移動，說是洪太太臨走留下話，等我今天來了自己處理。他們已經猜到婚後的第三日我同新婦來拜謁他們。老王正在等我。

新婦坐在馬車門邊的內首，聽見我們的問答，她忍不住向我驚訝道：

——真的嗎？

我走近馬車，向她苦笑道：

——他們逃走了！

她看着我，忽然有所詫異地道：

——你爲什麼說他們逃走了呢？

我急忙改口道：

——沒有什麼，我隨便說的。你不下來看看嗎？我住的那兩間屋子還沒有動。

她有起興趣來，扶住車門走下馬車。她的粉頰上透出初為人婦的關切的熱衷。她極想知道我的神祕的過去，這從她的明澈的流動的目光就可以看出來。她已經曉得我的醜陋不足為她的禍害。但是我明白她不愛看我，而且她的看我對於彼此都不自然。我走在她的前面。

老王端相着新婦，然後向我愉悅地稱羨着：

——佳人才子，你們真是一對呀！

在他的老弱的花眼裏，美惡是沒有區別的。但是他的真誠落在我的心上全然和旁擊側敲的調喻一樣。他扶在拐杖上，在我的身前輕快地顛跛着，彷彿因為年輕人的幸福而幸福着。世上有這樣容易讓生活滿足的人們！還有比這更值得嫉妬的嗎？他的質樸是大自然的賦化，死了他不過回到他的故鄉。他很迷信，然而他不疑懼。

我們在各屋的門外向裏望了望，沒有進去，便往後院轉來。舅父顯然走的非常倉卒，許多粗笨的傢具還沒有發落乾淨，所值雖然不多，不過照舅母平日的節省，彷彿不應該遺留在身後。天下事說散就散，看見這些空屋子，還帶着他們的痕迹，然而不知在什麼時候，人卻已經絕離，便是想起他們的過失，我也不禁對他們有些惜戀。我給新婦解釋這些房屋從前如何地分配。

她所注意的是後院。老王開開鎖，讓我們走入從前我所住的房子。我立在門限前，向內癡癡地望着：除去牀上的被褥凌亂以外，布置全沒有變動，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好像荒棄了若干年。我踱到書桌的前面：那些文具仍然冷冷清清地擺在桌頭。我看着那盞電燈，從我搬出以後，大約再沒有亮過；有一股電線是剪斷的。便是剪子也還在地上。但是那封信呢？在桌面上只留下一個信封的痕迹；在這塵土擁成的長方形上，浮塵特別稀薄，可以透出桌面。那封信大約新近纔讓人取去的。這房子一定有人來過一次。不是舅母嗎？旁人不會關心要那封信的。

但是那起伏在我的胸口的情緒有什麼東西可以止住牠的爆裂呢？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剪斷了電線，失去知覺，也許我躺在地上正往死境進行，然而有人救了我，把我從死神爪下活抓了出來，活着讓我種下這第二個不可救藥的錯誤。殘虐的人們！仗義的人們！把我扔回人生的荆棘的路程，讓我永久後悔輕生的錯誤。

她站在屋子中心微笑着。向誰呢？向我嗎？好像這屋子有什麼可以使她微笑，這充滿了酸苦的屋子！但是漸漸她不微笑了，臉上顯出極深的疑惑。她用手指試驗椅子上的浮塵的厚薄。

——哦！好厚的土！這屋子好像……

她陡然止住，懷疑地看着我，但是立刻又把視線移到我的身體以外。

我決定不回答她的疑問。我拂淨兩把椅子，請她坐在向窗的那把，然後我坐在向左牆的那把。老王倚在門邊，開始向我談起話來。

——陳少爺，那鬼你記得嗎？那女鬼。他們說許久沒有聽她哭過了。她就在這屋子吊

死自己的。那已經很久了，很久了。他們說她回到人世尋找她的人，也許現在找着了，他們說從你住在這裏以後，她再沒有哭過。可是你舅舅爲什麼搬的那樣急呢？好像見了活鬼。這房子好容易賃出去，房租裏頭有我兩塊錢，我仗着牠們過活。我又搬回來看房子；我什麼都不怕。那女鬼讓少爺鎮住了。這房子乾淨了。

她聽着他的故事害怕上來。

——真地這屋子鬧鬼嗎？

——那裏有鬼！聽他胡說！

我轉身向老王道：

——老王，你在前院等我們好了。

老王的失望可以從他的呢喃聽出來。他歡喜我，因爲我可以容納他的煩冗，但是他招我厭煩。每次總是我攆他走，然後他唧噥着拿起拐杖，蹣跚出去。

我破開沈靜向她道：

——我有一個故事，你聽不聽？

她順隨我道：

——好，你說罷。

我看着我的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想了想，開始講起我的故事：

——我有一個同學，和我是同鄉，比我早出省一兩年。小時候我們常在一起，他的性情我曉得很清楚。他和我小時一樣，頑皮，淘氣，心性高傲，不實際，好務奇。他的生活是天真的，不知世事的艱辛，受着父母的寵愛。我們在村外的私塾唸書，然而在田野居多。隨後我們分手，直到中學在省裏又遇見。他已然變了。他的生活不像從前那樣爛漫。從我們分手以後，他所過的都是他所不能瞭解的事故。他的父親因為家庭的重負，環境的變遷，生活的艱窘，搬在省城以後，不像從前那樣對他和愛。他的母親因為弟妹漸漸增多，不能把心完全放在他身上。他開始在城中感到憂鬱了。然而這並不妨害他的自然的發展，他知道上進的。我同他在一個中學唸書，不久他的母親因為積勞去世。我曉得他精神上很受打

擊，然而在學業上他還沒有懈怠。一年以後，父親替子女娶了一位繼母。他同繼母感情很壞。他感到心情的沈悶與知識的淤塞。他決定到外省進大學。於是 he 到了北京，這裏是文化的中心，並且這裏有一門親戚照應。父親不願意他去的，終於他爭來最後的勝利。動身的那天，我親自把他送上轎子。

我打斷我的敘述，回頭看着她。她沈住氣，有興趣地靜靜地聽着。她用手指在桌面的浮塵上漫畫着。我繼續下去：

——一年以後，我也來到北京求學。我在他的親戚那裏遇見他。他完全變了。我幾乎認不出他來。這是我的老友嗎？我同他握手的時候，我難受的落下淚來。他穿的很破爛，他的臉又黃又瘦，他的眼睛看着我有些發死。我曉得他快沒有希望了。我追問他，但是他很少開口。他不願意把他的痛苦告訴別人。然而我慢慢地探聽出他的情況。他的親戚待他很刻薄，家鄉也始終沒有給他匯過錢，同時他的心性又非常高傲。他給父親寫信，父親說他浪費，但是不給他錢。他疑惑這完全是繼母從中做祟。他忍耐着；他藉着典當來維持他

的生活。他上了一個騙人的大學，畢業文憑隨時出賣，課程全是虛幌子。他交不上一個朋友。那些男女學生不是他所能同情的。每天他在大街小巷閒散着。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同時把他困住。沒有人能夠瞭解他的鬱悶的心情。他也不用功了。他對於自己失去信仰。他覺得世人待他殘苦，他自己又不替自己做臉。他每天躲在小胡同口裏啃乾餠，有時便忍住餓，熬到黃昏，轉回親戚家睡覺。他的親戚最後叫他搬到學校住。他曉得搬到學校住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得搬。就在這天，他接到父親的信，說曾經給他匯過六七百塊錢，全由親戚轉交。人世的變常他覺得只有一死了之。他曉得自己沒有出息，不如一死乾淨。我最後得到他的消息，便是他尋死了。他的死時時攪在我的心裏，使我不安寧。我奇怪我現在怎麼會想到他來。你不覺得他可憐嗎？他的苦惱追着他，就和他的影子一樣，一直把他追到末日。

327

我沈默下來。我的嗓子變的窄窄的，有些澀窒。我的眼裏湧滿了淚水。見我不言語，她回轉頭看着我。但是我的形體使她痛苦，於是她看着她在桌面浮塵上所畫的字迹。她輕

輕地問我道：

——他姓什麼，你不能告訴我嗎？

我看着對壁上從前掛皮袍的那個釘子。她不耐煩地等着我的回答。但是我沒有開口。她藏起她的情急，仍然安詳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桌面。她的聲音有些發顫。

——那不是你自己嗎？

我推開椅子，走到她的身後，向她笑道：

——那怎麼能是我呢？我還活着！

我看清她在桌面浮塵上所畫的那些字：歪歪斜斜，全是「不」字。我好奇起來。

——你畫這些「不」字做什麼呢？

她微微地羞暈着。

——哦！我寫着玩兒的，一點意思也沒有！我一面聽你說，手上癢癢瞎寫的。

我不再追問，看着她縮回的手指道：

——你看你的二拇指全是土！

她忽然推開椅子，站起向我道：

——你真不能告訴我那是誰嗎？

——他是我的同學。

——不！不是你！

我向後退着，移開她身後的椅子，向她苦笑道：

——那怎麼能是我呢？我有那種勇氣，我一點勇氣都沒有。尋死得有勇氣。我們何苦坐在這裏談這些喪氣的話呢？今天總算白來了，我們還是上馬車回去罷。真怪！我從來沒有覺得這屋子像今天這樣陰沈沈的。

我讓她在前面走。她的柔順深印在我的心裏。她和羊一樣，帶着羊的驚懼。我隨在後面，看着她的搖曳的苗條的身段，覺得這樣美麗的女子委曲一生，而且委曲在我的手上，實在是罪過。她已經準備好了犧牲自己，竭力來探索我的過去的生涯，爲她來日做張本。

她用心在征服她的憎惡的情感，這我曉得她將來有一天會失敗的。我決定藉故同她分離。這在我最應該不過，只有我能夠從這痛苦的漩渦把她釋放出來。她的美麗應該永生在人世，給失望的人們證實，這裏還有東西不可玷污的。

我把她扶上馬車。我從門蹬收回我的腳，看着她的身旁的空座，向她微笑道：

——你先回去，免得岳母不放心。我把我的東西收拾收拾，隨後坐洋車就來了。

她看着我的右手，懷疑道：

——你能夠嗎？我們一同回去，再打發老何來搬運好了。

——何必那樣麻煩呢？這裏有看房子的哪！你是怕我的右手……

她急忙掩飾道：

——不是！不是！我怕……

我把車門給她闔上。我向她點着頭，看着馬車從我的面前過去。我記住她那猶豫的無能為力的愛情，她的前俯的上身，和她的最後的明潤的目光。我站在門前，未免有些失

望，聽着那馬蹄一點一點地遙遠着，微微引起我的懊悔的心情，終於完全消失。

老王扶在拐杖上，立在我的身後。他的下垂的小眼向我擠逗着。

——少爺，你是有福氣的！

我們一同向門道裏緩緩地踱着。

——少爺，我見過那個唱大鼓書的，他們講她長的好看，所以她的琴師纔愛上了她，害了她。她不如「她」。你同她新結婚的，不是嗎？我不讚成自由戀愛，那唱大鼓書的就害在自由戀愛上。還是老式的好。自由戀愛會有這樣好看的少奶奶？我說你是有福氣的！守着這樣的女人，一輩子，男女一輩子，天下沒有不快心的事。這是真的。我的兒女長大，都離開我了，只有我的女人跟着我，她不嫌我窮，不嫌我老，可是她死了，這世上就多下我一個，我的女人死了。沒有一個人肯同我窮老頭子說話，我想着我的老伴兒，也許她正在人世找我，和你屋子那女鬼一樣。

我截短他的娓娓的話，讓他在前院等我。我獨自向後院蹣跚地走着。我的心情是特

別地平靜，彷彿正在計畫一件日常的工作。我站在書桌前，看着那些連續的「不」字發呆。聽着我的故事，她在否認什麼呢？也許她的動作是無意識的，或者下意識的，或者有意識的：這奇異的譎妙的心理作用！她大約在否認自我——這與自我掙扎的無上的道德心！

我用衣袖把桌上的塵土拂拭乾淨，然後移過椅子，我坐下來。我望着紙窗出神。然後我不知不覺地嘆息起來。我的心情漸漸有些浮動。我聽見烏鴉在槐樹梢頭的呱呱的聲音，隔巷的叫賣的聲音，同時在我的心裏好像有一個聲音。這是不可能的，在我的心裏有一個聲音！勿寧說在我的耳邊有一個聲音！那是什麼呢？牠呼籲着。

我翻開屈原的九章。

「命則處幽，

吾將罷兮；

願及白日之未暮，

獨瑩瑩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

讀到這裏，我的心境反而綏和下來。我不再游疑了。於是我拿起鋼筆，蘸着墨水，在一張破紙上，差不多很快就把信寫完了。我的左手因為過於喫力，有些酸痛。然而我很舒適。把信交給老王，我就可以走了，走到人世以外我能夠長久安息的地方。

十一

直到夜很深了，新姑爺還不見回來。老何披着棉袍，坐在桌旁候門，漸漸暈上來，伏住桌沿睡熟了。只有門道的電燈還炫耀着，四壁反映着慘澹的灰黃的顏色。繡雲一夜沒有安眠。陽光清早射在新房的紙窗上。她從牀上爬起來，覺得眼皮沈沈的。在那橢圓的手鏡裏頭，她看清她的紅腫的眼睛，四圍圍住一道黑線。暈暈的，頭重腳輕，她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桌前的椅子上，癩揚揚的，和糖錫一樣。

她聽着母親的煩燥的聲音。她曉得母親決定清早到前門觀音庵還願。慈愛的辛苦！的母親和她的無用的癡心！秦太太還以為女兒在夢鄉，走在新房的門前遲疑着，終於不忍打攪，便悄然出去了。然而女兒沒有睡；她怎麼能夠睡熟呢？她的頭暈暈的，坐在桌前，懶揚揚的，她連聲都不做。

隨後她聽着繡英吩咐老何，讓他到洪先生從前的住宅，看陳少爺是否在那裏過夜。老何領了兩角車錢，開門走了。妹妹走在新房的門前，以為她還在夢鄉，便輕輕地向上房去了。趙媽在抄撒廚房的火。但是張媽呢？

沒有一個人睬理她，好像忘掉了她。院子在清晨格外地清靜。喜鵲在房簷上咕噪着。麻雀在房簷下唧唧着。晨曦漸漸順着窗格往下擴展起來，從深黑往淺黃褪着。隨後喜鵲感到自己的單調，或者受不住麻雀的嘲哂，從房簷上飛起，向遠空謀生去了。

張媽輕輕地推開房門，悄悄地走進屋子。她沒有防備大小姐已然起牀，而且在桌前坐着。

——小姐，您洗臉罷？

繡雲沒有回頭看她一眼；她怕張媽的有閱歷的憐愍的和柔和的表情。但是她不能不答應一聲，否則張媽會以為她沒有聽見，和她糾纏起來。繡雲不歡喜人同她打趣。她唯了一聲。她後悔她唯了一聲。她的嗓音有些破，便是自己聽着，都不禁有些懷疑。這彷彿對人表示她有虧心事。什麼事呢？

但是張媽再沒有做聲，便悄悄地出去了。

張媽提了熱水壺進來；她依然坐在桌前，不聲不響，和石雕的一樣。

——小姐，您洗呢，要不水涼了。

她不得不再答應一聲。等張媽在牀前疊被的時候，她急忙往梳妝臺那裏逃着；她逃着。她曉得張媽不時在暗中窺伺她的容色。她用溼毛巾溫潤着她的沈重的眼皮。

繡英不知什麼時候走進屋子，站在她的身後。繡英是帶着話來的，然而看住她的姐姐的背影不做聲。她微笑着，慇懃地微笑着，溫存地微笑着。

——我給你上髮好不好？

繡雲讓妹妹爲她梳攏。這好像什麼都沒有變更，和從前姊妹住在一間屋子的時候一樣。繡英從來沒有替她挽過單髻。繡英經心經意地替她挽着單髻，不時擡頭看着鏡裏的面孔。

——姐姐開了臉更俊俏哪！

她忽然羨嘆起來。

——呸！

繡雲紅起臉，啐着。

但是立刻紅色從她的臉上褪下去了。她想起她的惡劣的婚姻，這彷彿過去了，過去了，和噩夢一樣。繡英看出她有心思，靜靜地把髮髻爲她挽好。等她們洗過手，張媽捧着臉水出去。她們聽着張媽往院角乾水桶裏倒水。

繡英坐在牀沿，看着帳頂。

——媽到廟裏還願去了。我說我去，媽不答應，說只有許願的人還願。媽這兩天太勞碌，消瘦了不少，做女兒的，看着心裏真不忍。媽說趕不上做佛慢，帶了二十塊現錢去。我瞧這回菩薩可眉開眼笑了。

繡雲截住她道：

——你聽，月牙門外好像有人走路。

繡英站起，走近窗邊，猜疑道：

——也許老何回來了。

然後她向窗外喊道：

——張媽！

張媽走出廚房，立在石階上，遠遠地答應着。繡英問道：

——老何回來了嗎？

張媽走出月牙門。她們在屋內靜佇着。

——沒有人呀！

她們聽見張媽的驚疑的自語。

——那麼是誰在外頭走動呀？

——沒有人；我同趙媽都在廚房哪。趙媽在熬稀飯，我在洗茶壺茶碗。有事嗎，小姐？

——沒有事。

繡英轉回身，向繡雲道：

——你聽錯了，外頭沒有人。

繡雲辯解着。

——我是聽見了的，脚步很沈重，好像在尋東西一樣。

繡英決然道：

——管牠哪，反正門關着，白天不會有人從房上跳下來的。

繡雲因為她再沒有聽見那陣步聲，也就不往深裏爭執。然而繡英的話卻讓岔開了，

一時想不起委婉適當的字眼，她不得不沈默下來。她們看着張媽進來給他們沏茶，再看着她出去。她們各自思索着。繡雲明白妹妹來的意，要從自己的嘴裏聽出她對於陳少爺的見解，但是寧可死了繡雲也不肯吐一個字的，她決定不對他加以褒貶。她要和他過掉一生。但是想到這裏，她不禁爲這無期的長年月的觀念寒怯起來。

——我瞧姐夫昨天多半跑到同學家，讓同學留住過夜了。

繡英真地說出口！繡雲恐懼着，妹妹還要說什麼呢？忽然她記起他昨天告訴她的事。她還沒有同任何人講過這件事。然而這在她的心上和暗潮一樣地起伏着。她的懷疑使她精神上痛苦。故事中間有些地方令她氣忿。

——我想他不會。他連一個熟伴兒都沒有！

話究竟從她的舌尖上溜出來。

——你怎麼曉得他不會呢？

——我猜他不在那兩間屋子歇下，就是……

——就是什麼？

——我只是瞎猜！

——瞎猜也不要緊。

——哦！我告訴你，妹妹，他多半是尋……

那個猙獰的字逗留在她的嘴唇上。她的焦灼的惴懼的目光迎住繡英的搜索的銳利的視線。繡英忽然會出她的意思，從牀邊跳下，楞裏楞怔地立在她的面前。

——姐，你怎麼會知道呢？

繡雲扯住她的手，嗚咽起來。她怎麼向妹妹訴說她這三天的新婚生活呢？為什麼她要聽母親的話成親呢？他在她的眼前，她忍不住她的恐怖的情緒；他一夜沒有回來，她又不得不爲他擔心。如果她猜疑對了，將來她該怎麼辦呢？她怎麼告訴人他們還沒有同過牀呢？這裏彷彿只有一條路，她和母親過活一輩子。

但是張媽在月牙門邊喊着：

——小姐，這裏有一個老頭兒送來一封信。

繡英走出，向張媽道：

——在那兒呢？

張媽向外指着。繡英走出月牙門。在門道那裏站着一個低低的老人，扶着拐杖，仰起頭向她微笑着。她不認識他。他的搜索的乾癟的毛手在胸襟裏摸索着，然後掏出一封信。張媽過去接住，遞上繡英。

——你昨天打扮的和今天不一樣，可是我認得出是你，小姐。他讓我當面交給你，今天早晨。我怕我來晚了。我走不動，我走的很慢。昨天你上了馬車，他就回到他那兩間屋子。我不知道他在那裏做什麼。好像寫這封信。那兩間屋子從前弔死過一個唱大鼓書的。好半晌，他從後院出來，讓我今天早晨把這封信送給你。他說他那兩間屋子的東西都送給我，由我變賣。他很好，他很有福氣。我要把那錢存下來。我上年紀了。

繡英看着封皮問他道：

——後來陳少爺呢？

——後來他從大門出去了。我送着他。他囑咐務必今早把這封信送到。我問他，是不是真把那兩間屋子的東西送我變賣。他說，那自然的。他就走了。可是他那許多書我怎麼變賣呢？他連書都不要了！我想不出他爲什麼把書都送給我。我想了一夜，後來我告訴我自己，現在的年輕人都有些怪。要不然怎麼連書都送給我呢？可是他就揚長走了，再沒有說一句話。

繡英吩咐張媽留他在門房喝茶，然後往新房走來。這封信是陳少爺給姐姐的，然而她可以先看嗎？繡英有些把持不住。但是他們在月牙門前說的話姐姐也許聽見了，隱瞞反而多餘。她決定同繡雲一起看這封信。

信文如下：

「女士：那個故事我故意同你講的。我已經安排好了主意。你的聰慧告訴你那是我，當時我否認，現在我承認了。那是我自己！怎樣地不幸呀！我死過一次，大約讓人們

救活了，然而我的形體醜陋了，這卻不是人們所能救治的。我從來沒有看過我的容貌。在我們的第一夜前，我的知覺還沒有完全復元。還有比我現在懊悔再深的青年嗎？我從你的明瞳看出你的本能的憎惡和恐懼。你的美麗分開你我——我是這樣地奇醜！我多麼祈盼我從前沒有輕生！正爲了你。然而這晚了，全然無效，我自己的錯誤把我自己判決了。這已經沒有法子追悔。我不能夠讓你爲我犧牲一生：你能想出那是多麼長而無聊的路程嗎？而且同我這樣一個人，少一條臂膊的男子！他將來喫盡你，就和他的良心要喫盡他自己一樣。我說我沒有勇氣：那是真的。但是不是沒有勇氣去死。我完全給你解釋明白罷，我沒有勇氣來生！所以你我必須分手。希望你來日的光明！

陳蔚成

又：你能寫一封信向家嚴報告他的可憐的兒子的結局嗎？我提不起筆來。在人世中他對我最失望，正和你一樣。」

老何把兩角錢省下，走去走回的；在門房看見那送信的老頭子，他喫了一驚。他去時在大街上遇見這老頭子的。秦太太是第一個趕到前門觀音庵還願的；僧人爲她祝福；她

把二十塊錢恭恭敬敬地獻上佛桌，隨後跪在紅氈上祈禱着；她忍不住滴下淚來。她在洋車上默誦着佛號，但是快到家門，看見老何在前面慢慢地走着，她的沈下的心情忽然沸躍上來。

她的兩位小姐正讀完那封不幸的遺書。

上海圖書館藏書

民國廿二年十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病 心”

(本 及 普)

*

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

著 者 李 健 吾

發 行 者 杜 海 生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公 司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總發行所

電 上 報 海 掛 福 號 州 路 七 〇 八 五 五 四 號 開 明 書 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子 鏗

— 集說小篇短吾健李 —

目次

影

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

最後的一個夢

獵

機關車

壕子

又一身

末一個女人

一個兵和他的老婆

分五角五 平本 ◆ 角 七 精本

行印店書明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091B

